



信義宗神學院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SBN 978-988-16349-0-0



9 789881 634900

百年點滴

信義宗神學院

二〇一三年一月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2013 Jan



信義宗神學院  
百年點滴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 百年點滴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百塔仰寶架傳真道 千徒喝活水宣祚年

*A journey of many steps under the cross  
sharing living water on the true path.*



# 百年點滴

主編：羅永光  
助理編輯：黃幗梅  
中文編輯：孫玉芝、張玉文  
英文編輯：Francis Borchart, Theodore I. Zimmerman  
設計及排版：黃志輝  
出版：信義宗神學院  
中國香港沙田道風山路五十號  
電話：(852)26911520 傳真：(852)26918458  
電郵：info@lts.edu 網頁：http://www.lts.edu  
國際書號：978-988-16349-0-0  
版次：2013年1月  
版權所有 2013 信義宗神學院

##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Editor：Pilgrim Lo  
Assistant Editor：Enoch Wong  
Chinese Editor：Ruth Sun, Charlene Chang  
English Editor：Francis Borchart, Theodore I. Zimmerman  
Design & Layout：Wong Chi-fai  
Publisher：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50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Hong Kong, China  
Tel.: (852) 26911520 Fax: (852)26918458  
E-mail: info@lts.edu Website: http://www.lts.edu

ISBN: 978-988-16349-0-0

Printed: January 2013

Copyright 2013 by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ll rights reserved.

# 編序

編者在《九十周年紀念特刊》的「跋」中寫道：「教育工作者的  
一句格言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信義宗神學院仍須本著『樹人』  
的精神，在這『樹木』之年努力，才能達『樹人』的目標。」在寫這  
序之時，「信神」仍在「樹木」之年，但當弟兄姊妹們看到這序之時，  
我們已經踏入「樹人」之年了。假如百年就是「樹人」的期限，那麼  
「信神」的成績表是如何呢？

從中國湖北灑口到香港的道風山，從道風山到白田村，再返回道  
風山，「信神」所經歷的，盡是上帝的大愛和恩典。約翰福音沒有把  
耶穌所行的事一一的寫出來，同樣，《百年點滴》也不能把「信神」  
的信心之旅盡錄。編者由 1977 至 1983 就讀於「信神」，又從 1993 年  
起任教至今，對「信神」可算認識匪淺，然而在編訂這本《百年點  
滴》的過程中，細閱了每一篇文章，仿如進入了時光隧道，「信神」  
過去的一些重要時刻或有趣瑣事，一幕幕活現腦海。文中所記所載，  
於人於事，不單能讓編者享受集體回憶帶來的溫情，更豐富了編者的  
生命。因為《百年點滴》是每一位作者的生命見證。他們所寫的不是  
官樣文章，而是藉著「信神」與上帝相遇的經歷：有笑，有淚；有堅  
持，有放棄；有失意的禱告，有感恩的讚美。相信當讀者們讀完了

《百年點滴》都會同意，甚至有感而發的說：上帝的恩典奇妙，他重用「信神」，為中國、香港和亞洲教導和培育教會的僕人，為華人和西方教會建立神學的交流平台。作者所寫的，就是「信神」百年的生命，「信神」的歷史就是這樣寫成。

《百年點滴》不是《信義宗神學院百年史》，不是學術作品。她以詩、詞、小品、故事和照片等方式講述「信神」的百年史。她屬於「信神」大家庭的每個人。作者包括同學、同工、校友、教授、前同工、前教授等；除了本地的，還有來自國內、東南亞和美洲的文章；更可貴的是，我們仍能收到湖北瀟口時期，已近「期頤之年」的校友的見證文章。能夠參與寫作百年一遇的《百年點滴》固然是一件幸事，然而，譜寫「信神」歷史的，並不局限在《百年點滴》。今天仍不是「信神」一分子的讀者，可能是下一個「信神」百年史的作者。長江後浪推前浪，「信神」本於馬丁路德的改革精神，祈求上帝為「信神」準備更多的後浪，繼續譜寫「信神」的歷史。

我們收到過百篇多采多姿的文章，難以按內容分類。思量後，還是以「信神」的發展時序編排——1913年於湖北瀟口創立，1948年因內戰南遷香港道風山，1955至1992年的白田村時期，1992年至今於道風山。編者衷心地感謝每一位作者，你們的參與使「信神」的歷史活現在讀者的眼前。由於作者之多，除了你們提供的自我介紹之外，編者只能翻查「信神」的記錄，簡單地介紹你們與「信神」的關係。

最後，編者願以「信神」的院歌為禱文結束這「編序」，也希望讀者們看完了《百年點滴》後，同樣的為「信神」祈禱。

學院榮神，信義為宗

肇始瀟口，遷道風

培僕百年，無分西東

智靈兼備，攀高峰

福音廣傳，踏遍佳蹤

合一為尚，神人融

捨己事主，艱苦從容

一紀沐恩，主唯忠

（杜治邦詞）

親愛的恩主：我們因你建立和使用「信神」感謝你，並求你繼續賜恩，帶領「信神」能榮神益人，阿們！

主編

羅永光

二 一二年十二月香港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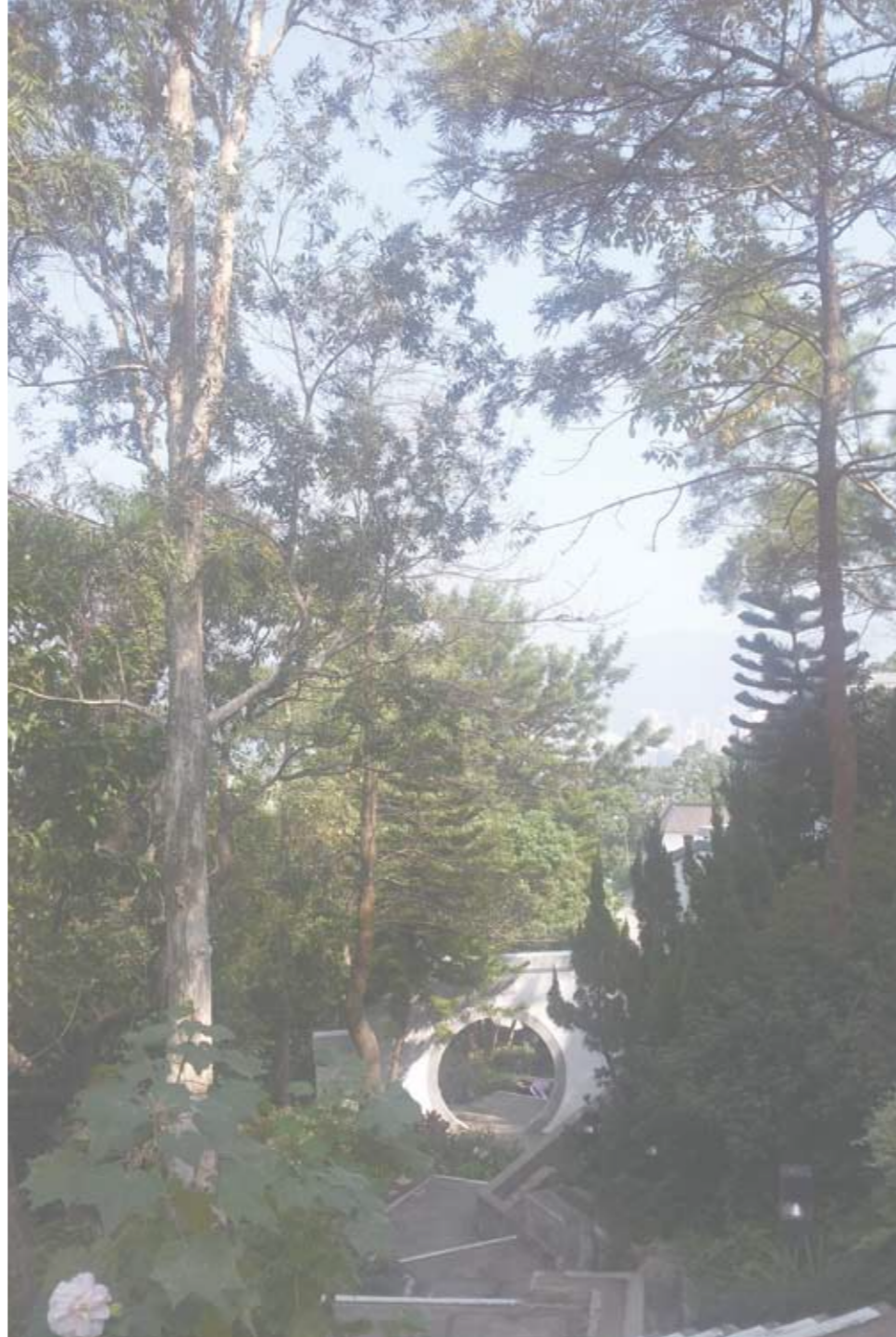
羅永光 III 編序

1913年：創立於中國湖北瀘口

1948年：因內戰南遷至香港

1955年：白田村時期

- 祖文銳 3 我的神學院生活
- 謝道泉 11 想母院要感恩
- 黎淦濠 14 踏實的愛
- 洪光良 16 祝福與時俱進更創輝煌榮歸上帝
- 戴浩輝 17 承擔更大使命
- 徐恩慧 19 恩典之路
- 李文旭 21 歷任信義宗神學院院長與福音信義會的關係
- 徐新民 23 點滴在心頭
- 朱炳強 27 始終如一
- 楊慧玲 28 神學院生活點滴
- 呂慶棠 30 難忘的一篇講道
- 李鴻標 31 敬賀 信義宗神學院百周年
- 黃承香 32 充實 淚水 勞碌 賞賜
- 賴國麟 34 白田 小橋 洋紫荊
- 朱潤深 36 白田村的輕狂歲月
- 李國泉 38 我在白田村年代「信神」的得著
- 陳培德 42 兩段情緣
- 張耀輝 44 那些年.....



- 李洪蘭 46 三月杜鵑紅
- 李錦棠 48 我在「信神」走過的日子
- 張佩怡 50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 范建邦 53 百年樹人
- 林俊 55 「受」與「施」
- 石林潤鳳 57 由衷之言

1992 至今於道風山

- 蕭汪郁卿 61 情繫「信神」八十載
- 朱運紅 72 情繫「信神」
- 劉其盛 74 難忘母校
- 蔡志雄 76 從白田村到道風山
- 黃虹青 78 那些年...我在「信神」的日子
- 林舜芳 81 我在「信神」的日子
- 張錦堂 83 栽培之恩
- 王紅 84 成長在「信神」
- 林雪文 85 詩篇 121
- 鄧鳳彩 87 蒙福的學習
- 麥少茵 88 我在「信神」的第一次
- 劉國強 91 「信神」斜坡
- 李文東 93 恩典的歲月
- 黃玉英 95 放下與離開
- 蕭美蓮 97 在「信神」的點滴
- 劉樹山 99 那些年的點滴 我在「信神」走過的日子

關烈雲	101	上帝僕人的搖籃
林家健	102	重要器皿
林海虹	103	與「信神」一起走過的日子
李多好	104	我在信義宗神學院深刻的記憶
鄭恩然	106	「信神」宿舍小插曲
曾清雲	108	可貴
梁偉佳	110	好日子
冼有基	112	有基在「信神」 培育成「有根有基」的日子
戴志雄	114	偶然遇上的恩典
林培芬	115	心靈緊扣「信神」
張麗英	118	與基督一同得分
任朝霞	120	感恩的心
林志雄	122	俗世奇葩
董泓	124	信義宗神學院與豹仔
丁瑞香	125	蒙召之恩
趙麗雯	127	平衡之道
傅昌權	128	情懷點滴於「信神」
徐展明	130	「信神」與我
胡育嘉	132	全是感恩
陳宇豪	134	諸聖相通
陳桂梅	136	張開雙手的基督
勞麗英	138	從前風聞有 ，如今親眼見 ！
林楨	140	漫長神學路



黃日強	142	我與神學院的一些往事
方倩文	144	「信神」百年，主恩滿載
蔡錦圖	146	全是恩典 我在「信神」的經歷點滴
周立群	148	良師益友
郭清容	150	一碗飯
黎淑美	152	「信神」與我
陳橋森	154	改變了的生命
張光富	156	人不能 神都能
朱健倫	157	緊緊抓住主恩
張俊容	159	我與她的不解之緣！
侯健婉	161	畢業典禮致謝辭
馬奮超	163	登道風山神學院
程慧儀	164	裝備與挑戰
鍾慧娟	166	從..走進..到成為
梁家燕	168	急風苦雨中的護佑
雷東超	170	上帝賜給神學生的恩典
蔡思樂	171	反覆不斷的故事
劉文亮	173	過客的家
楊美玉	175	昔與今之樂
謝玉秀	177	與上帝相遇之地
林培泉	179	「信神」：培育天國精兵的聖山
譚溢泉	180	精彩禮物
李玉成	182	點滴灌信徒

# CONTENTS

*Editor:* Pilgrim W.K. LO 185 **Preface**

1931: LTS was established in Shekow, Hubei Province, China

1948: LTS moved to Tao Fung Shan in Hong Kong

1955-1992: From Tao Fung Shan to Pak Tin Village

1992 till now: LTS was back to Tao Fung Shan and is still there till now

Wimon-Wipa Tanhasaitong 191 **Two Presidents 2 Campuses**

Soloman Wong Hon-fai 193 **Life at LTS, after LTS and with LTS**

Philip Q. Bauman 196 **Teaching in LTS**

Ackie Cheung Chung-kwan 199 **My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t LTS**

Kenneth Dale 202 **From A Former Short-term Teacher**

Deep Bahadur Singh 204 **LTS: A Foundational Rock of My Theological Life**

Lal Tin Hre 208 **Some Memories and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ith**

Joseph Keo Thuy 211 **Thanks Be to God**

Nathan Perng 212 **Little LTS' Thanks to Mother LTS**

San Sros Sarin & Chang Yasson Sara 213 **LTS Memory**

Lene Birgitte Bjolverud 214 **LTS Enlightens Me!**

Helen Bok 216 **The Best Religious Educators...**

Kirany Leap 218 **Amazing Grace**

Rita Wong Mei-lan 220 **My Ten Months at LTS**

Helen Mun 224 **"The Living Fountain of God's Grace"**

Jenny Tam Choi-fung 228 **Lord's Grace Shines on Rugged Road**

Mabel Wu 233 **My Years at LTS**

Enoch Wong 236 **Humble and Stronger!**



1913年：創立於中國湖北灑口

1948年：因內戰南遷至香港

1955年：白田村時期



## 我的神學院生活

祖文銳

1952年正科課程畢業

退休牧師

1948年秋的一天，一女五男同乘火車由長沙到武漢。一女，徐梅姿姊妹往上海江灣入讀中華神學院。五男，李復生、姜紹望、譔育清、蕭克諧、祖文銳同去瀟口入讀信義神學院。同一異象，來自同一地區，同一教會，同一心志。看哪，弟兄姊妹同蒙揀選，同蒙恩召，奉獻自己宣傳福音，現在去學習，去裝備自己，何等興奮，一路上有講有笑。徐姊妹，大姐，手頭寬鬆，買了一大串香蕉與我們分享。愉快的一段旅程。

五位去瀟口信義神學院的弟兄，到漢口信義公所歇腳。公所的管事代我們雇了一艘小船，送我們由漢口到瀟口，同船的還有由山東來的孫培根同學。船在湖中航行，別有一番滋味。船在瀟口信義神院校園後院靠岸。先到學院的高班湖南同學蔣文華、孫續之，還有他倆同班的好同學姜中原幫我們搬行李，帶領我們去選宿舍房間。

校園寬廣。一幢幢小洋樓是宣教師教授住宅。一座教學大樓，有禮堂，有課室。學生宿舍，一個學生一間房，床、書桌、椅、煤油燈、一罐煤油。多好的學習環境。同學多來自河南、湖南兩省，河南的稍稍多幾個。伙食一餐吃饅頭麵條，一餐吃米飯，倒也相安無事。但





少數同學吃得非常辛苦，有的一口米飯也不能下咽，寧願吃發霉的饅頭；也有同學吃不下那粗黑麵粉做的饅頭，和那白水綠葉煮的麵條。這是神學院多年來的一個問題，遷到香港才慢慢消失了。

開課兩個多月。我們在校園內安靜學習，外面卻是炮火連天。教授部開會，董事部開會，最後決定遷校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是北歐幾個國家教會的一個聯合差會，是由對中國佛教僧尼居士傳福音有特別負擔的挪威宣教師艾香德博士創辦。建築取中國廟宇格調，有雲水堂供僧尼掛單住宿，有齋堂供應素食；聖殿，早晚有誦經禮拜，禮拜天更不用說了。中國的，佛教的外衣；基督教的，福音的內涵。

決定了遷校，氣氛十分緊張。道風山歡迎神學院遷去，但地方有限。神學院當時有正科一、二、三、四年級四班，另有好些選科同學；最後決定正科生全部遷港，選科生全部歸鄉。先遣人員先將院方重要行李帶到漢口，由漢口過江上火車。千件行李上火車，很繁重的工作；我們雖不是文弱書生，但也不是真正的體力勞動者，但一想這次遷校的重要性，大家都幹得十分起勁。

宣教師教授坐臥舖廂，中國教授、家人、學生坐一節車廂，行李裝了一節或是兩節車廂，不太記得了。隆隆的火車開動，南方直奔。已在道風山就讀的同學蔡道堂、章靈光和龔天民一路上介紹著道風山和香港。當火車經過沙田時，他們指著道風山山上的燈光叫我們看。

火車到達尖沙咀車站。二十來部計程車由尖沙咀開往道風山。郊區沿路上的發光小燈，真叫我們這些鄉巴佬驚異不已。後來才知道是反光的玻璃小珠，裝置在路中間，有橡皮保護，叫來往的車輛小心，不可越線行車。

道風山熱情接待，立即煮好牛奶麥片為我等充饑，還有些什麼記不起來了；一路奔波勞累，大伙兒打開行李，在雲水堂就地睡下了。

行李全都運到了沙田車站，跟著的兩三天就是卸下大件行李，由貨車送上道風山，一一歸位。雲水堂右側一間房做了宿舍，四十來個學生床挨床地住下了。左側一間則做了課室，有間大講堂是禮堂也是課室。復課了，一切如常，一切中規中矩。讓我來講述一些大大小小、不大不小的事。

遷來道風山跟著就過聖誕。一般的節目就不用提了，最新奇可愛的就是那無核的新奇士橙和華盛頓紅蘋果，真是開洋葷。

除一般的課程外，馬師母領導詩班，有大詩班、八人小組、四重唱和二重唱；練習嚴謹，每次練詩前少不了祈禱。詩班獻詩一定要背唱歌詞，有時我們不會背歌詞，練來練去練不好，馬師母好似要急得哭出來一樣。

詩班曾借寶勒巷潮人生命堂主辦「無伴奏男聲演唱會」，印海報、縫製詩班袍、訂售門票、麗的呼聲錄音。香港灣仔西人循道會也曾邀請詩班獻唱，招待詩班在海員招待所住宿一晚。

我曾跟馬師母學過幾堂彈風琴。到她家去上課，她總要倒一杯牛奶給我喝，叫我注重身體，不要想家，交託天父；那時，我很瘦弱。

趙如影牧師，一位在大專學生中傳福音、有名望的牧者。頌主聖詩第 408 首「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穌」正是趙牧師寫的，鼓舞了不少人獻身傳福音。學院請趙牧師來主講培靈會。培靈會哪一篇、哪一段信息感動了多少同學，我記不起，只記得聖靈動工，叫同學們三三倆倆一同祈禱，眼含淚珠，彼此認罪。校園每一角落有祈禱之聲，這一熱潮持續了好些天。

那時，我們都是窮小伙子，與家庭斷了音訊，家裡不能接濟我們。最初帶的幾個錢花光了，買牙刷牙膏的錢也沒有，買一雙襪子的錢也沒有。各差會為贊助學生派發零用錢每月伍

元，後來增至每月拾元、拾伍元；好似再沒有往上增加了。那時，我們跑下山買一枝紅豆冰，吃得何等甘甜。偶而，買一斤腩肉、幾個薯仔、一瓶生抽，在溪邊燒一鍋紅燒肉，吃得多有滋味。聖經說的真是不錯：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 1）

設筵滿屋，大家相爭，不如有一塊乾餅，大家相安。（箴十七 1）

初到道風山一年多兩年，很少同學去過九龍和香港島，一是沒有必要，二是要花錢，三是地方不熟、四是言語不通，……。要買牙膏牙刷之類的東西就託蔡道堂，他是道風山保送的學生，或是託梁善生，他是廣東人。我們幾個湖南同學倒是去過幾次離島和長洲，因為挪威差會在那裡買了兩間房屋，作為宣教師撤退的中途站。

老師們教學很認真。我特別記得貝約翰牧師教普通書信，講解到雅各書二 1~8 節中教會重富輕貧，勢利眼待人，他說，誰都清楚這段經文教導我們不可重富輕貧，不可勢利眼待人，但我們都有這弱點，都有這傾向，不知不覺就犯了。他講的時候有一種十分真誠、自省、自責的態度。我十分感動，印象深刻不忘。

講講兩件小而又小，特別又特別的事。一是萬國兒童佈道團在香港展開工作，主辦培訓：使用絨布圖畫講故事、黑板粉筆畫傳福音、教唱兒童詩歌、製作種種的教材、如何講故事、怎樣傳福音……。有幾個同學去參加，講習結束，沒有火車和巴士坐回沙田，計程車想也沒有想過，就在山林道浸信會禮拜堂的長 睡了一晚。

又有一次，不記得是參加什麼聚會、什麼活動，活動結束；這一次是乘坐尖沙咀到荔枝角的六號巴士，到嘉頓麵包下車，步行走回道風山。行走中，幾個同事唱靈歌、經文詩歌，一路交談頗不寂寞，不覺辛苦地回到道風山，洗澡睡大覺。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難民湧進香港。有錢的難民這裡不說，沒錢的難民群聚於摩星嶺、東華醫院、馬鞍山礦場等地。言語不通，一直困在道風山的同學們有了活動的機會，有了工作的機會，三五同學組成小組到難民中傳福音，有一定的果效。

政府將難民儘量遷往調景嶺，福音的工作跟著難民走。當初要去一趟調景嶺可真是山高水遠，要從筲箕灣鯉魚門坐電船過海到茶果嶺，再翻山到調景嶺；也可坐五號巴士到牛池灣總站下車，走山路去；也可先到坑口雇小艇到達。好些同學不顧路途辛苦，熱心向難民傳福音。信義會難民教會建立了，最初用普通話，然後雙語，今天用粵語，是一間有規模的教會。

神學院第三年開始，每逢禮拜三和禮拜六晚，我到九龍塘村（九龍仔）東山里，在一群湖北安徽的難民中向他們傳福音。三枝小竹桿架掛上一盞煤氣燈，另一三腳架擱上絨布板，貼上法蘭絨布聖經故事畫，聽眾坐在自己帶來的小矮 凳，聽我講聖經故事、講福音。逢下雨，則到這一家、那一家去談談話。

這些難民，有幾家會用竹製響鈴到街頭一面表演，一面出售；響鈴是一枝小竹枝用一條細繩繫上一節竹節，旋轉起來、嗡嗡地響，可以玩出很多花樣，在舞台上，在雜技中也有表演。有的提著小藤箱，裡面裝著指甲鉗、鎖匙扣、鎖鏈、小鎖頭、打火機、耳挖等等在茶樓穿梭兜售。有的做散工，有的在巴士站乞討。

之後大家比較熟識一些，他們稱我「祖先生」，也知道我在神學院第四年快畢業了。談話中，他們不時提到：「祖先生，你快畢業了，畢業後到我們這裡來教我們小孩讀書識字。」我的回答則是：「到時候再看看。」

曾有話說，畢業就是失業；另有一種情況則是畢業後一定有工作崗位。通常神學生畢業，教會有一定的安排。我那一個年代，我那一班（1952 年班），我這個人卻有點特別。

大陸解放，新中國建立，各宣教差會多採觀望態度。有的決定撤出中國、撤出香港；有的決定在香港作有限度的工作，觀望等候。信義會的幾個美國差會採取了後者，挪威差會則採取了前者。美國差會為所培植的學生一一安排了工作，挪威差會則早早通知所培植的五位學生差會無意在香港開展宣教之事，除保留蕭克諧在信義宗聯合文字部工作外，其餘四位同學或留香港或回湖南可自行決定。回湖南，差會負責旅費；留香港，工作和生活自己負責；差會可向其他教會推薦四位同學，但不能作任何保證。

幾個月來，五位湖南同學特別是其中四位就思想著、談論著去留的問題，沒有一個打算回湖南。留香港怎麼個留法呢？去粵語教會工作，語言不通，不可能。去講普通話的難民中工作，生活費用從何而來，無著落。那些在難民中開展事工的差會，都存觀望態度，有限度發展，用自己的人，不用外人。挪威差會盡道義上的責任，將我們四位同學推薦到福音路德會去工作；路德會負責人接見過我們四位準畢業生，樂意接納我們到路德會工作，一個很圓滿的結果。

可是我的心很不踏實。接受路德會的聘用，將指派我到東區還是西區，到九龍還是香港島，我不知道。那一年多將近兩年在東山里傳福音，已建起一間小木屋（鐵皮屋），那「祖先生你快畢業了，畢業後來我們這裡教我們小孩讀書識字」的呼喚，能否將其拋諸腦後？心裡很亂很煩，不踏實。畢業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是否應聘路德會也要作決定回覆了，「到時候看看」的時候來到了。

一個宣教師，一個夜晚，一首詩歌，一個決定。

挪威宣教師吳平和小姐，原在湖南安化傳道。大陸解放，她短時間回國後，去了台灣馬偕醫院工作。她原是一位護士，她愛中國人，熱切的要向中國人傳福音。1952年春，她在台灣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經香港返回挪威休假，住在道風山馬天生教授家；一個晚上，我們

幾個湖南同學去探望吳教師。吳教師是位熱情的人，見面總是讀經、祈禱、唱詩；吳教師愛唱詩，又唱得很好，又會彈結他、風琴。

那一晚，她領我們唱了一首詩，這詩現在較為流行（頌主聖詩新版，418首），當晚，我們卻是第一次聽到。她教我們唱的是英文歌詞，第一句與今日流行的稍有不同。她教的歌詞如下：

1. By faith I take my stand to follow Jesus. (X 3)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2. 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X 3)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3. If no-one joins me, still I will follow. (X 3)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4. I'll sing and pray, and read my Bible. (X 3)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5. I'll preach the Gospel to every creature. (X 3)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6. When Jesus comes, hen I'll be ready. (X 3)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至今我只見過前三節，未見過四、五、六節。我試譯如下：

- 一、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X 3)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 二、十架在前面 世界在後頭。(X 3)  
義無反顧，義無反顧。
- 三、縱無人同行 我仍要跟隨。(X 3)  
破釜沉舟，破釜沉舟。
- 四、我讀經祈禱 我唱詩讚美。(X 3)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 五、我要向萬民 傳揚主福音。(X 3)  
萬膝跪拜，萬口稱頌。
- 六、我儆醒等候 恭候主再來。(X 3)  
坦然見主，坦然見主。

吳教師又將這詩歌的背景故事告訴我們。這是一首印度靈歌。印度人信耶穌不容易，一個印度人信耶穌，可能會被趕出家庭、趕出家族、趕出村莊。這詩歌就是說到一個印度人信耶穌的決心。學會了這首詩歌，聽了這詩歌的背景故事，我的心踏實了。我決定不去路德會工作，決定到東山里開識字班、傳福音。

1952年5月20日，我神學畢業了。感謝天父！

第二天，5月21日，我搬到了東山里木屋居住，開始當日所謂憑信心生活，自由傳道的道路。感謝天父！

## 想母院要感恩

謝道泉

1959年正科課程畢業

我是謝道泉（原名謝香泉），信義會道風山堂會友，1955年（25歲）9月初進入信義神學院受造就。1959年6月畢業，遂即奉差到新馬信義會傳道，先在馬來西亞上霹靂州玲瓏鎮的玲瓏信義會（兼柯打淡板村佈道所）工作。1964年1月初調到新加坡女皇鎮作全新的開荒工作，1966年4月新堂落成，獻堂典禮時成立了新加坡女皇鎮信義會，當天就有第一屆受洗歸主者19位，9月中再有兩姊妹受洗歸主。

1967年4月底轉回香港事會元朗堂主任職。1969年8月轉任職。1973年1月7日按立牧師主任（兼任堂會）。1979年校董石山堂改名「神召會榮恩堂」並續教會事工。1985年因事提早退事職，直至1996年7月即需全



奉，5月1日起任香港中華基督教九龍竹園區神召會鑽石山堂主聖職。隨後調任鑽石山康樂小學會決定結束鑽石山康樂學校，鑽遷往牛頭角定富街93號一樓，繼休，轉任「香港祈禱山」主任幹

然退休（因已超過退休期4年69歲了）。萬分感謝母院的栽培，令我能夠一生事奉主，餘下的時日是憑信心作自由傳道迄至今日。

近期接獲母院通訊，報導有關母院百週年（2013）慶典事宜，並計劃出版一本「百年點

滴文集」，要求眾校友賜稿。但不知該寫甚麼，惟即想到聖經教導，要「凡事謝恩」，也就列出謝恩的簡單項目一同感恩啦：

1. 想起當年學院在白田村一幢雙層樓的別墅園地，雖然可以容納 50~70 位學員，但眼見今日院校的龐大及其美麗，誠然從心裏發出敬虔的感恩；
2. 想當年學院的學員人數大約是 45~55 人，但現今學院的學員人數卻是數以百計，這是令人興奮的感恩；
3. 當年學院的學員純粹是男性，而今是男女兼收、一起上課，且有家眷住宿之設備。以前女傳道不准在正堂崇拜講道，現今卻有按立女牧師、能施行聖禮。這是該稱頌讚美的感恩；
4. 當年的畢業生，學院沒有頒發學位，直到 70 年代始有補發學位；但現今卻能頒發各類「學士、碩士、神學士、博士」等各學位，這也是應該要感恩；
5. 當年學院教授的授課語言純用國語，學員中超過八成是講國語的，講粵語的學員僅一成幾，而現今學院以粵語為主，還加上有英語教學。從前招收學員以華人為主，現今兼收外國學員，已成國際級的神學院，這不是更加要感恩嗎；
6. 當年學院的教授人數都不足 20 位，僅有兩三位博士；現今學院裏的教授有 40 多位，其中有 25 位是博士，這的確要大讚美的感恩呀；
7. 當年學院的圖書館看似書攤，以中文書籍、教義中譯的書籍、屬靈書和基督教文藝出版書籍等較多，英文圖書也不少；而現今的圖書館才是堂堂正正的圖書館，且設有館長，收藏中外圖書極多，中英文基督教各類屬靈書籍極豐富，堪稱全港各神學院之冠，這是更加要感恩的。

母院的發展進步所顯出的光輝，都是歷任院長、教授們忠心於上帝而殷勤教學的成果，是上帝的恩典。要感恩！

謹以詩作恭賀「信神」百年慶

信而受洗必得救  
義者捨命血證效  
宗仰聖道成肉身  
神旨救贖命永久  
學習耶穌的謙卑  
院士訓誨亦需記  
百依千順聽從主  
周知主愛萬般美  
年長日久傳真道  
院庭培訓作使徒  
慶賀百年顯光輝  
感謝稱頌讚不停  
恩比天高難以數

# 踏實的愛

黎淦濠

1959年經科課程畢業

1972年正科課程畢業

退休牧師

最近在教會認識了一位「信神」校友，她從香港來紐約探訪家人，又蒙上帝恩典在教會講道。在閒聊中，知道學院在 2013 年是創校一百週年，學院又鼓勵和誠邀校友舉起感恩之筆，藉著我們曾在「信神」就學以及和同學、師長們的關係，連結起這百年來的情誼史蹟。

我牧會至今 40 多年，今年 82 歲了，1990 年退休。現在，我每天早上七時都在公園內教太極刀、太極劍、太極扇；在家還設有查經班。退而不休，目的是竭盡所能，傳講福音，領人歸主，栽培、建立和造就信徒。

如今，回想在學院讀書的日子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學院於 1913 年創建於中國湖北瀟口（漢口附近），約 1948 年年底遷移來港。記得學院設在白田村，而宿舍則設在道風山上，我非常蒙福，能在那裡住了八年。當時「信神」設有三年制聖經學院和五年制神學學士課程。同學們讀完三年聖經學院後，才可以晉升學士課程。每位修讀學士課程的同學，除在學院上課外，也要在堂會內實習，相信學院期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學以致用。我能享有八年的神學訓練，真了不起！這是上帝賜予的恩典，是師長們生命的教導。回想每堂課都是生命之道！

猶記得吳明節牧師（下稱「老爺」）的教導，確實畢生受用；我至今仍然記得並應用之。無容置疑，我是最有福的，由於我精通水電維修，所以尾隨著老爺往東去西地維修、整理；

後為了方便、省時，又得老爺信任，我能擁有他家裡的鎖匙自行進出。因著維修、整理，我是老爺家的常客。

因為常伴老爺進進出出，因而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也多。由於學院是從湖北瀟口遷來港的，所以大部分師長都能操流利國語，也有外籍老師以英文授課。當時，香港以廣東話為主，老爺精通國語，卻不會說廣東話，所以他強調與人溝通，若不懂廣東話，便要學習謙卑；我學得謙卑順服是傳道者一生的功課。

我在學院畢業後，被差派到挪威信義會調景嶺開荒，那裡設有中、小學。無容置疑，開荒是辛苦的，蒙上帝恩典，祂的恩典滿溢，教會慢慢也建立起來了。在香港時，我也曾在荔枝角拘留所作監獄福音事工多年。

約 1970 年，我隨家人移民來美。蒙上帝恩典和使用，讓我有機會在美國信義會聖雅各堂拓展華人福音事工。當時藉上帝賜我智慧和能力，透過派送福音單張、家庭探訪和探訪鄰近學校的家長等，上帝引領一個又一個的慕道朋友到來，又藉著各種精心安排的活動作媒介，漸漸教會也興旺了。回顧數十年前的神學訓練，是我事奉的基礎；在這基礎上要如何再建立呢？

我以數十年的事奉、過來人的身分，勸勉眾學弟、學妹、主內同工同道：在教會內要踏實，留意人緣關係。因教會是一個屬靈的家，切記，這個家以愛為主！聖經也教導我們：「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 34 至 35）

願創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上帝，源源不絕地賜福並使用「信神」！更藉上帝話語，源源不絕地培養上帝忠僕！

# 祝福與時俱進更創輝煌榮歸上帝

洪光良

1969年經科課程畢業

##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建校一百周年 感恩慶典

香江立石百年長  
港臺內外播芬芳  
信而稱義三唯獨  
義理純正領八荒  
宗歸路德榮歸主  
神愛世人賜平康  
學道學術學基督  
院史院風院輝煌

建構宏博育多士  
校譽守正棄輕狂  
一心一志舉十架  
百呼百和行三常  
周天乾健坤載物  
年歲冠冕承恩光  
感謝上帝賜永福  
恩筵靈膏總繁昌

慶賀母院百歲壽  
典雅新潮共吉祥  
祝願神家開新紀  
福音大業廣傳揚  
與主同行同負軛  
時代責任不敢忘  
俱體而微深鑽研  
進退有節近君王

更上層樓望高遠  
創新棄舊更堂皇  
輝赫神學無邪道  
煌燁靈光有康莊  
榮上添榮壽添壽  
歸根結蒂思炎  
上德因信足稱義  
帝鄉可即天一方

## 承擔更大使命

戴浩輝

1979年宗教教育學士畢業

1985年道學碩士畢業

本院 (舊約) 教授

參與神學教育已有二十年了，從一九七五年進入神學院到現在我與學院已有三十七年的關係。對一位神學院教授而言，他的學科往往是他畢生所投入的和愛好的；當然也希望學生喜愛他所教授的科目。然而，神學教育是否只有學科？雖然我是舊約的教授，我最好的成績不是舊約；我最難忘的也不是我的舊約，而是曾經教過我們的教授們和學院的生活。吳明節牧師一句話，使我畢生受用：「不曉得做人，一定做不好傳道人！」當時神學院的生活就是操練愛心、順服和做人的生活，那就是服事眾人，不斤斤計較。

回想在神學院的時間，感觸良多，不過都是感恩，因為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一九七五年我就讀信義神學院一年班，那時我們全校只有十六位全時間的學生，一年班的，也只有我和另一位女同學李惠馨是全時間學生（她後來未畢業便作了馬來西亞某牧師娘），還有一位來自馬來西亞又在浸會學院讀傳播的楊少峰同學。於是一切要花時間服事人的工作都落在我們身上。

第一件使我感到大壓力的是，我入學不久便擔任社關工作。當時神學院有服事鄰舍的工作，稱為「鄰童補習班」。每天下午還未到四時，白田村幾十位鄰童便齊集大鐵門前，準備入神學院補習功課。他們完成功課後，還會留下遊戲，直到我們的晚飯時間，他們才回家去。我的工作就是主理服事我們的鄰童事工，接手後不久，我還要承擔一個計劃。當時我們

學生會申請了青年實踐計劃現金支助，為鄰童添購遊戲和體育用品。政府當然不會有「免費午餐」，這實踐計劃最後是要在香港大會堂展覽我們的工作成果的。這回我真的吃不消，我要在十一月某日從早到晚準備參展的工作，卻沒有任何一位同學幫助或過問；因為大家都在準備中期考試。到了晚上十時左右，上帝差派天使幫助我了，在浸會學院返回宿舍的楊少峰同學，以他的傳播知識，助我一臂之力。我們兩人就通宵達旦的完成展板，並一起到大會堂展出。

這小小的軼事讓我體會很多感恩的地方，唸神學不僅是做好書本的學問而已，而是學習如何服事。第一個學期我的成績比不上我唯一同班的同學，但服事心志的操練卻使我日後能承擔更大的使命。神學院的「隱藏課程」就在於操練屬靈生命，一年級的社關服事經歷，使我在二年級承擔學生會會長一職。這兩年的學習事奉，給我很多回憶和幫助，因為在將來的事奉，確實要一個人獨自承擔責任，牧養教會。很多時愛心的服事，多走一里路，是不計較任何回報的。



左二為徐恩慧

## 恩典之路

徐恩慧

1980年宗教教育學士畢業

1997年道學碩士畢業

本院教牧學博士候選人

我於一九七六年進入信義宗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一九八零年神學畢業，直到如今，已經三十多年了。

許多人會問我為什麼會選擇信義宗神學院？真奇妙！我不是信義宗教會會友，以前也從未認識信義會信徒或信義宗神學院教授，我相信完全是上帝安排和聖靈的引導，為我預備一間完全適合訓練我的神學院。讓我的屬靈恩賜得到磨練，並使我缺乏的一面得以補足。



在神學學術方面，除了得到蕭克諧院長在宗教教育的啟蒙，吳明節牧師的牧養和訓導，還有許多滿有愛心的宣教士同工，他們來自英、美、歐陸等國家。我學會了寬容接納不同宗派的教會，這對我在機構事奉中的幫助尤為明顯。

在教會實習方面，吳明節牧師和聶爾生牧師教曉我開荒精神，經濟上和事奉上不是憑眼見的信心，要完全仰賴上帝的同在和供應，甚至面對香港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他們成為我學習的模範，並且在我的人生中仍要不斷學習信心的功課。

在同學相處及學習中，有很多自由的空間，同學間互相切磋和勉勵，確實使我一生銘記，也欣感許多校友都蒙上帝重用，在不同崗位發揮創意，事奉上帝。

三十多年來，我的事奉大約分為三個十年，第一個十年，即宗教教育學士畢業後，我在福音機構事奉，主要編寫主日學課程及培訓兒童工作者，喜見編寫的課程仍供應在國內的教會應用。第二個十年，建立家庭，生兒養女，育有兩女兩子，全職或兼職牧會，也回母校事奉及進修，完成道學碩士課程。第三個十年，與丈夫一起在商界工作，成立香港家庭教育協會，為家長和學生提供功課和生活輔導，到學校負責講座和教育主題攤位，在九一一事件及沙士經濟低潮下，我們與某教材出版社成為合作伙伴，建立及訓練一班銷售團隊，不但解決家庭經濟低潮，還幫助一班失業人仕有工做，更經歷上帝在困難中隨時的幫助。現在迎向第四個十年，我於五年前已有事奉長者的召命，於是開始禱告、等待、關心、及進修，希望明年完成牧養輔導博士學位，開展事奉第四個十年。

最後，感謝聖父、聖子、聖靈，回望奉獻事主三十多載的路上，是一條恩典之路；多謝歷年來在母校任教的全職或兼職的教授和牧師，每一次的進修，都得到你們的支持與肯定，使我事奉得力，工作得到休息，歸榮耀予上帝，阿們。

## 歷任信義宗神學院院長與福音信義會的關係

李文旭

1980年神學學士畢業

1991年道學碩士畢業

福音信義會創會會牧

際此母校信義宗神學院創校百週年紀念盛事，本人不能不讚揚歷任院長對創立本地福音信義會十四年的貢獻，本會全人謹致謝忱。

本人是1980年第三屆神學畢業及1991年道學碩士畢業生，也是吳明節牧師（前副院長）創辦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的會友及傳道人（1980-1988），曾先後13年在香港信義會四間堂會牧會；1994年蒙戴浩輝博士慕尼黑大學畢業後推薦，並獲德國二個州的國家教會聯合聘任三年牧養南德七個城市的華人教會。97年初約滿回歸香港，98年中創立基督教福音信義會互愛堂，開展社區教會。

蒙主恩典，本會在沒有海外差會及本地總會支持下憑信心於1998年9月9日註冊為香港特區非牟利慈善團體，同年11月1日獲香港稅務局豁免稅收。10月18日開辦第一間自立、自養、自傳的獨立堂會『互愛堂』，由當時已榮休的榮譽院長蕭克諧博士暨五位信義宗教牧同工支持祝聖禮及證道，而『互愛研習中心』也於金融風暴艱難時期的九八年七月成立，幫助莘莘學子及家長。

今天互愛堂已成立14週年，有160位會友共三間分堂；期間周兆真院長分別於二週年

暨新堂獻堂禮及十二週年蒞臨祝福証道；林德 院長更於三週年、五週年及六週年蒞臨証道；戴浩輝博士則於 2006 年八週年堂慶時，以香港信義會監督身份在百忙中蒞臨証道，支持本會的發展。

不能不感恩的是林德 院長在本堂 2003 年五週年感恩崇拜中以『耶和華要造一件新事』為題証道；他最後卻說互愛堂也要作一件新事，並且要與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作的。這樣宣告知識的言語，在信義宗教會實在罕見。

2004 年 3 月 4 日本會正式向政府申請批地建教堂暨護理安老院，2011 年 10 月 14 日地政總署及 16 個有關部門罕有地一致通過批地五十年與本會，在元朗劇院及新元朗圖書館中間興建一棟二層教堂（容 900 人或以上）暨五層「包食宿終老」的護理安老院（預算 150 宿位）及一層地下停車場共八層約 50000 呎建築面積，預算四年內完成建築獻堂，經費約一億元。這真如當年林德 院長預告前所未有的『一件新事』。請代禱記念我們。

以上四位神學院院長（除榮譽院長蕭克諧博士為教授外）均是本人在大圍舊院舍時的同窗；時光飛逝，他們均先後作過院長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祝願母校在他們的非凡領導及教育下，「學生不分國籍，教會不分宗派，兄弟不分你我，學院務實興盛」。這是前人命名『信義宗神學院』的合一宏觀及見證。我們要為此感恩。



## 點滴在心頭

徐新民

1982年道學碩士畢業

現中華信義會新竹信義堂退休牧師

前中華信義會總會監督

中華信義神學院首任華人院長

提起和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以下簡稱「母院」）的關係，可算是淵源流長，在我的親族裏有五位傳道人：大姨丈洪大衛、大姨媽金育賢姊妹、表兄洪性舜、表兄金明遠和我。我們畢業於三個不同的信義神學院（我先畢業於台灣中華信義神學院，再去香港「母院」進修道碩）。可是我們又被分隔在四個不同地區，有五種不同遭遇、生活、事奉。我們的共同點是至死忠心地服事主。

先是我的大姨丈洪大衛和大姨媽金育賢伉儷（上海）1920 年畢業於湖北瀘口「母院」第二屆，他們的兒子洪性舜（上海）和另一位表哥金明遠（香港）畢業於南遷香港的「母院」，還有在台灣的我 1982 年道學碩士畢業於香港的「母院」。

洪大衛牧師是韓國王族，因不願意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隻身逃往中國內地四川、湖北、河南等地，生活所迫在一位西國宣教士家中打工，因而信了主，從而獻身，進瀘口「母

院」讀神學並和同學（我的大姨）金育賢結為夫妻。畢業後被派往河南固始縣信義會事奉，途經河南省潢川縣我的出生地，曾來我家，抱過尚在襁褓中的我，以後洪大衛牧師夫婦又轉往山東青島，河南開封，最後在上海牧會。中日戰爭前大姨曾帶二位表姐、一位表弟來潢川看我們，在我家舉行家庭禮拜、禱告會。

我和洪大衛牧師首次見面時在 1970 年，那時洪老牧師已經 82 歲了，是韓國出名牧師，我從竹南到新竹東門聖教會參加聯合佈道會，聽洪老牧師講道，會後當自我介紹時，他不禁老淚橫流，口口聲聲主耶穌……見過、抱過襁褓中的我。1971 年我已調來新竹信義堂，洪老牧師又應台灣信義會之邀，自韓來台巡迴佈道，同年 11 月 28 日在我的按牧禮擔任講員，講題是「順從主命，牧養主羊」。洪老牧師講道鏗鏘有力，聲音洪亮，北方口音，強調認罪悔改，證道時所引實際例子感人至深，幾天相處從大姨丈口中學到許多服事神，為人處事的教訓，對以後服事有極大助益，也有道他是 1949 年從上海開往韓國的船回韓，大姨因孩子關係沒搭上，那知成了最後一艘，從此就沒再見面，洪老牧師自台回韓後不久蒙主恩召，葬於大邱墓園，1974 年趁去韓參加特會特去獻花致敬，他的墓碑是華文。

1950 年我在高雄鳳山軍官訓練班受訓，曾和在香港讀「母院」的表兄洪性舜書信來往，軍校畢業郵寄一本英文聖經為賀禮。洪性舜「母院」畢業沒像有些同學留在香港或來台灣，原因是他的學費由差會支助，大姨說：應遵守差會意見派遣，而返回廣西桂林牧會，從此輾轉又回上海，可見大姨是位講求信用又順從的信徒。洪性舜為人拘謹，不苟言笑，生活簡樸，自律甚嚴，外號叫「小聖經」，可知對聖經熟悉程度。他精通中、英、日、韓等國語文，常以文字為主見證，我在「母院」進修時也和他互有書信來往。首次見面在 1993 年陪三位中華信義會美籍宣教士去河南禮母會，途經上海，有美好交通，2001 年和小女兒去上海看他，2006 年大女兒去上海出差特去拜訪他，還送紅包給女兒，洪性舜仍在上海，偶而

電話書信聯繫，洪性舜已 87 歲了，孤身一人，仍能堅持對主耶穌信心，以文字服事主，榮耀歸神！

另一位表兄金明遠，河南上蔡人，全家信主，曾在元朗信義會服事，因精神欠佳，住在療養院。感謝神的是：香港信義會眾多教牧兄姐，都盡力照顧，衷心感佩。至於我和「母院」始自吳明節牧師 老爺，大約 1965 年我任中華信義總會青年部幹事，例行事工舉辦夏令會，趁老爺來台佈道特請任講員。老爺講道深入淺出，幽默風趣，與會青年均得造就奮興。1973 年 12 月老爺曾帶幾位同學來台宣教，記得有在加拿大的區彩嫦，真理堂牧會的王炫美牧師，梁金英、葉美美和黃恭儉弟兄，以後又有專講「受託」的祖文銳牧師來台巡迴講課，對「母院」才有較深入認識。又承老爺推介鼓勵來「母院」進修，問題是教會已自立自養，何況結婚較晚，兩女幼小，又沒差、總會支持，經費無。感謝神！透過蕭克諧院長在德國鄉下一間小教會募捐得美金 2500 元，在當年足夠學費、飛機票及眷屬來港費用；再加上內子郭珍岩承擔信義堂牧會事工，長執也同意支持。感謝主！終於在 1980 年順利入學接受裝備，又因我是牧師，並曾任監督，不用實習，每主日都外出講道，最多一個主日講三堂，每堂都有謝禮金；還有芬蘭差會支助，雖然忙一點，經費卻足夠開支，神的恩典足夠又有餘。1981 年放暑假回台，才知道台灣中華信神學院（以下簡稱「台灣信神」）董事會已通過，畢業後聘我任院長職，也是第一任華人院長，自 1982 年夏至 1989 年計 7 年。「母院」早期是以宗教教育課程而聞名，主講教授為蕭克諧院長。課程有宗教教育概論，了解學生，教育行政，教學法，論文寫作法……都是必修課，對擔任「台灣信神」院長的我有實質幫助。我又選修了大眾傳播，誰知在台灣基督教幾個電台也有了服事機會。雖然年逾半百又曾是牧師、監督，蕭院長並不優待，和一般同學同等要求，令我更謙卑學習，甚至等巴士也在溫習功課。蕭院長偶而也請同學到家用餐，餐後會打開筆記本，說出同學姓名、生日，像家

長一樣代禱祝福，令同學不勝驚訝感動。1982年內子郭珍岩傳道帶兩個幼女來港參加畢業典禮，就住在蕭院長家，盛情接待，留下深刻溫馨的回憶。2003年3月中旬去吉隆坡開會回台，從前服事過的教會信義堂鄭志仁牧師告訴我，蕭院長自香港打電話找我，原來是祝賀我3月29日，「75」歲生日，（讀者諸君會知道我已84歲了）真愛感動，雖然立即寫了封謝函，虧欠的是，不知道老師生日，2003年5月25日蕭克諧院長蒙主恩召，留下學生對老師愛心眷顧，難忘的回憶。

令我難忘的還有吳明節牧師 老爺，對學生要求，不只課業，更重要的是靈命、生活、服事、為人等。比如：每天作早操、早晚禱告、受難節禁食（不勉強）禱告，定期檢查宿舍內務，男女生互相觀摩等，有點像軍事管理，我當「台灣信神」院長時，就從老爺學了這一套。

本文不是特別高抬兩位老師，而是從他們有較多領受。事實上「母院」每一位老師不論中西，不論用廣東話、普誦語、英文都是學有專長，教導有方又認真，職員同工都有奉獻心志，同學之間相處和諧，彼此照顧，都是值得題醒學習。我的親族從洪大衛老牧師，金育賢師母，洪性舜，金明遠到我在「母院」所受造就，甘背十字架事奉主，雖有難困孤單，靠主恩典無怨無悔。幸逢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也是我的母院將歡慶一百歲（2013）的大日子，在母院的學習和領受真是神的愛點滴在心頭，不能不傾心吐意。應邀撰文是因甘心奔走天國路至死忠心，是因在母院所受的造就。

## 始終如一

朱炳強

1982年神學學士畢業

我是1982年畢業的，回想起來已是30年前的事了。

還記得1978年8月底帶著簡單的行李，在大圍巴士站下車後，往白田村校舍方向前進，穿過農田和荷塘，附近散落著一些村舍，終於走到神學院的門樓。心裡想：我今後要在此好好地裝備自己，為主所使用。四年的造就，既有簡單的生活，又有學習上的艱辛；笑容與淚水夾雜著鼓勵和勸勉，塑造了一個始終如一，直到今天仍是戰戰兢兢，終日不敢怠慢地在堂會裡服事的我。

是上帝巧妙的安排，我的良師有院長蕭克諧牧師、副院長吳明節牧師、教務長胡聯輝牧師、教授聶爾生牧師、韓安德牧師、甘娜博士、席立庭牧師。我的益友，是與我同一學位畢業的林培強、李淑嫻、楊慧玲、梁淑賢；與我同窗同課的好同學張幼麟、鄧慶森、謝達昌、李潤洪、黃婉嫻、陳國權、陳錫妹、周兆真、戴浩輝、李廣生、羅永光等。

謝謝你們，謝謝信義宗神學院，直到如今，我仍喜愛在堂會裡事奉，樂在其中。

## 神學院生活點滴

楊慧玲

1982年宗教教育學士畢業

宣教事工牧師

1978年9月初，我帶簡單的行李到沙田大圍白田村信義宗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四年的神學院生活讓我獲益良多，每位教授盡心盡力的教導我，不單在神學知識上，也在我的屬靈生命上指引我，我很感激他們。轉瞬間，今年（2012）是我畢業30週年，感謝主！

回想在神學院的生活，充滿忙碌、喜樂、感恩、學習，現將我在學院生活上的一些點滴與大家分享。

1. 神學院要求學生早上參加早操，有時功課做得太晚，早上爬不起來，我的好同學知道我的處境並不是懶惰；他們看見吳明節牧師到了操場，便通知我立即起床刷牙洗臉去做早操，不然我就會偷懶一次。我很感謝吳牧師，他這樣辛苦來監管我們做早操，都是希望學生們有強健的身體來服侍主。
2. 神學院規定六點鐘吃晚餐，有時夜裡難免感到肚餓，幾個頑皮學生（包括我），沒有正式告假就偷偷地溜去大圍吃宵夜。記得有一次，有位同學因太急忙，在緊張下不小心「呼」一聲把頭撞到宿舍的窗，額頭上頓時腫了起來，大家不禁哈哈大笑。
3. 神學院為促進同學有更多的合作機會，除要應付功課之餘，同學們都要參加課外活動，例如演話劇，如：十童女、受傷的小鳥等。透過綵排、練習和合作，同學之間的感情不覺地建立起來。回看那些相片，真是個很美好的回憶。
4. 每星期六吃完中飯便要前往教會實習，星期日晚上6時前就要回到學院。在實習過程中，

有些同學需要負責很多教會事工，感到很辛苦和吃力，難免有些怨言。吳明節牧師說：「合理就是訓練，不合理就是磨練，你們要學習順服。」回想吳牧師的教導，對我一生受用。

5. 課餘時間，吳明節牧師喜歡邀請同學到大圍飲茶。有一次，梁淑賢、李淑嫻和我與他一起飲茶，帳單來了，我們爭要付錢。吳牧師說：「你們付錢也要讓我看清楚帳單，不應急付款。」結果，真的發現酒樓多收了我們的費用。「凡事不要過急，樣樣要看清楚」，這正是他當時給我們的教導。
6. 蕭克諧院長手上拿很多街市買回來的菜蔬，剛巧碰見幾位同學，我們就說：「院長，你也到街市買菜？」他眯眯笑對我們說：「院長都要吃飯，吃飯就要買菜，這不一定都由師母負責，我也有責任分擔家庭的工作。」噢！真是我們的好榜樣，蕭院長煮得一手好菜，我想很多同學都曾經品嚐過。
7. 在讀書期間，有機會與同學們去探訪教授，如蕭克諧院長、吳明師牧師、聶爾生牧師夫婦、伍中恩老師、胡聯輝牧師、Dr. Kena、Dr. Wrangler等，我看見基督的愛從他們身上流露出來，回想與他們相聚的時刻，是何等的喜樂，甜蜜！

信義宗神學院在2013年就進入100週年，我衷心感激神學院對我的栽培，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導，和我一起學習、一起生活、一起成長的同學；感謝主，因你們，豐富了我的生命。最后，祝神學院繼續訓練忠僕，直到主臨！

## 難忘的一篇講道 (原載信義報第四十期, 1991年)

呂慶棠

1983年神學學士畢業

1991年道學碩士畢業

不知道那一次算不算講道，但事隔十年，當中的一句「你們要彼此相愛」與及講者的面容，仍清晰在目，經常盪於腦際不散。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星期三）的下午，當天是神學院例行的新生訓練。不知何故有人傳「令」，所有新舊同學均需齊集圖書館，接受「老爺」——當時的副院長兼訓導長——吳明節牧師的訓話。

由於剛過去的暑假我被派到台灣實習，故此還不知道「老爺」在六月底曾昏倒在地，腦部有瘀血而引致後來全身癱瘓。但見平日健步如飛的「老爺」，如今卻要在同學攙扶之下，一搖一擺地到來，立時全場肅然，深知必有重大事故發生了。眼前坐著的，原本是聲如洪鐘，壯似公牛的「老爺」，如今卻顯得何等纖弱。只見他氣若游絲，多次欲言又止。不時無意識地擺動右手，像要在空中抓下要說的話，又像要在口中刮出心中的意念。時而望著我們無奈地「傻笑」，時而感慨地一聲長嘆...

十多分鐘就這樣過去。曾是妙語如珠，能言善辯的「老爺」，現在只能半吞半吐、半推半就的，說出唯一的一句話：

「你...們...要...彼...此...相...愛。」

「老爺」已主懷安息多年。但每當看到或聽到「你們要彼此相愛」這句經文時，昔日的情景仍常常浮現。當日，「老爺」有千言萬語也不說，就是只有這一句寶貴的贈言。



## 敬賀 信義宗神學院百周年

李鴻標

1985年神學學士畢業

2002年道學碩士畢業

信者稱義本乎恩  
神恩常偕眾師生  
百載耕耘滿桃李  
周而復始立工人  
年月與時播佳音



## 充實、淚水、勞碌、賞賜

黃承香

1985年神學學士畢業

2000年教牧學碩士畢業

白田小徑稻花香 篷門飛鳥迎客忙 流水淙淙輕合奏 青山環抱客人來  
玉帶為君添引路 登上凌霄參聖恩 學像先賢明真道 事主殷勤效忠心

小弟於 1981 年 9 月入讀信義宗神學院，同期只有 6 位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教友入學修讀神學學士學位。四年後，畢業生共有 13 人，神學學士有 8 人，其他 5 人則為第二個學位。

神學院的四年學習生活，是充實而又繽紛、淚水中又夾雜笑聲、勞碌後得著憩息、付出後又有賞賜；我們就在這樣相互交替的矛盾中漸漸成長。曾經有同學這樣說：讀神學就好像是打木人巷一樣，不斷擊打我們內心的我，直至把自我完全擊倒後就可以畢業了。說實在，讀神學是沒有畢業的，一生都在學習中。

在神學院內，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個活生生的美好見證，他們都從無數的艱難中走過來。老師們固然是學識廣博之士，也有不少牧會經驗豐富的牧者參與，他們的歲月都滴滿了上帝所賜脂油，發出閃亮的光彩。同學們有來自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日本……等東南亞國家的教會領袖，他們帶著教會的托負和使命來到信義宗神學院學習，日後，他們就要回到當地教會擔任領導的工作，成為接班人。

在神學院生活中確實有不少難忘的事。吳明節牧師常藉聖經教導我們很多做人的道理，他曾說過不懂做人又怎能會懂傳道。可見，神學院是一所教導如何做人的地方。傳道人如果

不懂做人的道理，就會失去傳道的見證。「學做人」並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種紀律生活，記得神學院的教授說，我們雖是自由的，但是為了基督的緣故，我等也當放下自由，成為受約制的人。當我們是一個神學生時，就要按著神學院的日程表過學習的生活。

1981 年的暑假，吳明節牧師因中風入院，不能授課，教授的人手更顯不足。為此，開學不久，蕭克諧師母發動清晨祈禱會，每天早上六時三十分在小課室舉行。參加的同學雖不多，氣氛確十分良好。祈禱會結束後，七點鐘就要參加由同學們輪流主領的早操會；早餐後接著要上八點鐘的課；每天晚上也要參加晚禱會。當吳明節牧師康復回來後，恢復每週一次的「老爺時間」，每位同學都必須出席。老爺對我們後輩的訓勉都是出自他肺腑之言，字字珠璣令我們獲益良多。雖然有些同學聽不太懂河南話，但仍是津津樂道享受這寶貴時刻。如今回想，仍感到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圖書館是我們醉生夢死的地方，大堂的乒乓球桌就是我們的運動場所。

神學院的生活是多元而又多彩多姿的。除了書本上的學習外，校方還會編排同學們參加校園服務，例如：圖書館晚間當值、清潔校園……；同時，同學也會分組輪流擔任沙田禾輦學校每週六上午舉行的福音聚會。學院生活雖是編排得密密麻麻，但是，回顧那段日子總感到一份滿足。實用和充實的訓練，不單提高自己屬靈生命，更為同學們提供一個團契合作的機會，加深大家相互的了解和認識，為日後在教會服事帶來一個共事合作的穩固基礎。

昔日神學院的訓練模式都是按當時教會需要而設計，目的是培育神學生在心靈、意志、知識的合一而為教會所用，促進他們作為教會的棟樑和福音的伙伴。母校不經意地踏入一百年的日子，祈盼母校能繼往開來，繼續為教會培育更多的忠心僕人，收割廣大的禾場。



## 白田、小橋、洋紫荊

賴國麟

1978年神學學士畢業

1986年道學碩士畢業

那些日子，信義神學院坐落大圍山中白田二區，小橋把校本部與女生宿舍及正副院長的大宅聯繫一起。

某年，與蕭院長在學院前遙望山火，克諧院長說道：「燒白鞋好了，千萬不要燒黑鞋！」蕭院長家有兩 P.H.D.；他是博士，家中有 Philip, Hannah, David；兩個 PhD 選擇燃燒的地方是需要他而又可展所長的，兩崗位相比較 需要他而又可展所長 資源緊絀是上選，留下較富裕的崗位給需要福利多一點的同工。這份情懷，只有為主燒盡的心，學生們實踐起來實不容易。

中文打字班的何佩芬老師接納進度慢的同學；找字，記位置，特別字...是技術，也是服侍。老師教了要教的，同學也學了要學的。時移世易，科技推陳出新，不變的是...？

回想當年，每週三晚，在繁忙的課程下抽出一個多小時坐在老爺 吳明節牧師充滿各種燈飾的客廳中，似乎是常心不在！一點一滴的為師、為父、為牧的心聲，配以校外課程傳譯的耳濡，夜間陪行走回神學院的閒聊，漫漫地留下牧人的風範，歷久彌新在心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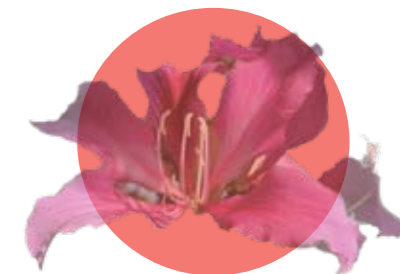
沒有公路、沒有橋樑的亞公角，只有從馬料水前往的擺渡，是黃惠恩西方宣教士帶領我

們認識佈道的地方。其他如：黃竹楊、大埔偏遠的山區，都留下這位熱愛中國人不斷傳福音者的腳跡，是聖靈的行傳，正如她所教授的使徒行傳。

愈寒冷，愈朽槁，洋紫荊也就在春天愈艷美，它默然看 校園添上「嗎哪園」「十架」小山，以及球場上每天清晨早操的同學，下午泰國、台灣、馬來西亞和香港的羽毛球賽歡呼聲。七十年代來自泰國可愛的國漢同學邀請從未品嚐榴槤的本地生下午茶敘；自建道轉入本校三年級的李永成大哥為了「維繫」兩地民族情誼，吩咐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赴會，都要吃。那潤滑柔軟的看相，伴 特殊的「清」香，大家只好閉目、吸氣、一咬！至今，這三十多年，每年夏日，已是我家常備少不了的「清香」！

就那天下午，在眾多默然注視、無異議及旁觀伙伴夥同下，榴槤的外殼放進了永成大哥的床下；過不幾天，永成大哥說榴槤果然不得了，似一曲繞樑，猶有餘香。若不是那晚在二樓電話間與女朋友「煲粥」，看見地下大堂幾位伙伴與房主人有所商議、或者默然無語的伙伴為表無辜而樂於一致行動，嘿嘿，小子居高臨下，目睹一切，那晚，定難過非常。 與女友道別，輕快地走下樓，再轉往上三樓天台的樓梯，走進天台，從窗外伸手入內關上門，就是精明的人或者不為己甚的永成，說門上鎖了，平台當沒有人！那晚就平靜了，各歸各房。

第二天，伙伴仍是伙伴，兄弟仍是兄弟，一宿之後，天仍常藍，那有水火？只有笑中的淚水，辛勞後淚中的微笑；心中有的是火，為主而燒的火。





# 白田村的輕狂歲月

朱潤深

1986年神學學士畢業

現職商業銀行

翻開日記，那些年在白田村的日子，彷彿重現眼前。看不到敬虔度日的雪泥鴻爪，輕狂歲月的足跡，倒有不少。

82年秋，自以為風華正茂，有年青人的熱血及發問精神。無論在課堂上，或是週會中，對教授及講課者的觀點總有著批判性問題。問題問多了，「問題」就來了。曾經被貝扶理博士指責，不尊重他；被陸中石先生批評，驕傲自大。最嚴重的一次，上了幾堂的「中國教會史」後，被李志剛博士嚴厲地「勸退」。結果，「中國教會史」這一科，要等到86年的春學期，才靜悄悄地完成。

年輕人，少不了「少年維特的煩惱」。83年秋，學院來了一位外籍教授。像不少的神學生，對德國神學有情意結；想不到對神學的渴慕，竟然變成對教授的傾慕。單方面的思念，是說不得的秘密；但「少年維特之煩惱」，在旁人眼中，是個滿懷心事的學生。後來，謝扶育博士找來傾談，他以為我是受到神學思想的衝擊，在學習及信仰上遇到困難。那天，在操場的長椅上，談了整個下午。但 Dr. Schaefer 卻不知，我心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天晚上，當年在靈工堂實習的堂主任周兆真教師，登門造訪。他懷對後輩之關切心，敲我的房門，也敲我的心門。說不得的心事，不再是難言之隱。事情發展到最後，我鼓起勇氣寫了表白信，放進教授所住單位的信箱。翌日，教授笑問我：“How old are you?”

神學生活，免不了退修操練。有一次，與幾位學院弟兄組織了一次另類的退修。那

次「活動」，沒有聖經與經課，也沒有祈禱默想的操練；陪伴我們的，是香檳酒與不同的賭具。那一晚，我嚐了人生第一口的香檳，也經驗了第一次開香檳的興奮，並學懂了「天」、「地」、「人」、「鵝」、「梅」等非神學性的知識。慶幸的是，該次的「退修」活動，沒有被吳明節牧師所知；否則，認罪、悔改，一定少不了。

當年的神學生生活費並不多，無謂的消費，並不會花。有一天，相約學院弟兄齊去「嘆」下午茶，但地點不是美林的餐廳，而是五星級的麗晶酒店 coffee shop。數十元一杯的咖啡，是否香濃？精美的甜品糕點，是否美味？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但堂皇的裝飾，高雅的氣氛，是一次難忘的 high tea 體驗。如此收入與支出不相稱的消費，四年神學生涯，只此一次。

曾修讀路德神學者，對先賢的 table talk，一定不會陌生。當年，也曾參與不一樣的 table talk。但 table talk 的地點，不是學院的飯堂，也不在教授的宿舍；相聚的地方，是沙田市中心的夜店。當時，我們沒有捧路德的大小問答，沒有唱古老的詩歌，談論的也不是信仰基要。在夜店裡，手拿「Screw Driver」雞尾酒，聽歌手唱流行曲，說的是漫無邊際的事。這樣的 table talk，維持並不久，傳聞是被俞繼斌博士叫停。

回望三十年前的輕狂歲月，似水流年；細看那些年走過的日子，回味心頭。忽然間，記起先知的說話：「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或許，這就是『以馬內利』的精義，主與我們同在的奇妙信息。



## 我在白田村年代「信神」的得著

李國泉

1987年道學碩士畢業

2001年教牧學博士畢業

為著寫這篇文章，我特別找出一批舊相片和舊日記重溫，多年前就讀信義宗神學院（「信神」）道學碩士課程時的人與事再次浮現。我心中充滿感恩，讚嘆上主在這段日子給我的祝福和我的得著。

### 白田校園

那些年日是在白田村校園上課。當時我在沙田青少年中心任職社工，全時間工作，十分忙碌。我通常上午在神學院修課，午飯後到中心工作，至晚上約十時多才下班，接著返回白田村校園溫習至深夜。雖然我正式身份是走讀生，實質卻是長期留宿生。有同學笑我是走讀的住院同學，剛好有另一位留宿的同學經常離校，形成一個強烈對比。事實上我十分珍惜校

園生活，積極參與同學各種活動，與好運動的男同學踢足球、打籃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同學當中足球技術公認最好的是張幼麟和李廣生。羽毛球最出色應該是林崇智。而我與韓琪威的乒乓球較量則互有輸贏。每年全校師生旅行，神學生日、節期慶祝、新春拜年、同學結婚等活動，我都盡量參加。記得有一年林培強、朱柄強、李淑嫻等同學穿上和服扮日本人十分精彩。當時確實有幾位日本同學到訪留校數個月，形成一股日本熱潮。那時又有一股中國熱潮，同學自發舉行關懷中國小組，我盡量參與，也曾分享返大陸遠程旅行的心得體會。我也喜歡參加教授帶領的家組聚會，能夠暫時放下繁重工作與教授和各組員吃飯談心，是我忙碌工作中減壓和快樂的事。

一切都發生在白田村校園內，直至有一天在回神學院路上，看見政府通告說要收校園建公路…。不久蕭院長就在早會中分享他讀以賽亞書得到的異象：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 同窗學習

記得同期在白田村校園上課的「信神」同學，包括周兆真、戴浩輝、伍德強、楊少峰、楊台莉、李文旭、林崇智、黃若梅、徐新民、葉泰昌、陳國漢、吳丹華、馮綺梅、陳調端、陳美莉、李淑嫻、梁淑賢、楊慧玲、余寶金、林培強、朱柄強、周偉誠、張四維、賴敬心、李惠馨、姚喬君、李潤洪、黃婉嫻、李廣生、羅永光、陳堅麗、陳國權、扶銘功、何笑馨、陳羅以、顏美潔、屈素梅、鄧慶森、呂慶棠、李雪微、謝達昌、韓琪威、黃承香、王音發、曹瑞雲、余自力、吳麗卿、張幼麟、徐玉心等人（不分先後或年份，單憑本人記憶）。各位同學來自香港信義會、禮賢會、崇真會、港澳信義會和台灣信義會等不同背景。在課堂上各人當然在教授引導下發表不同觀點。但最精彩卻是在課餘，同學分享所屬教會或宗派的內幕故事。當時信義宗神學院剛由信義神學院轉型不久，會員教會間聽聞仍有許多磨合和張力，又有信義宗書院計劃與神學院合併的風波等，都成為同學間高談闊論的話題。那時有一

班同學特別喜歡飲茶，往往在午飯時偷偷走去大圍或美林的酒樓茶聚。又有一班留宿同學喜歡宵夜食粥，都少不了我的份兒。

回想當年可以與這多傑出的同學一同上課研習神學，實在是本人莫大的榮幸。後來這些同學中許多成了教會領袖或著名學者，擔任牧者、教授、院長、監督等要職，我也沾上一點光彩。

## 名師教授

那時「信神」教授團陣容極之鼎盛。我曾選修多位華人名牧和教授的課程，包括吳明節牧師（老爺）、蕭克諧院長、胡聯輝牧師、李志剛博士、李景雄博士、丘恩處博士、鄧肇明先生、趙聰先生、俞繼斌博士等。他們都是學有所成，獨當一面的學者，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充沛的靈命。老實說，課堂所學的未必記得，但這些教授的言行舉止，信仰實踐，卻深深影響我的生命成長。

「信神」又有許多外籍教授，我十分喜歡選修他們的課程，無一放過。至今印象仍深刻的外籍教授包括王廣林博士 (Dr. Wangerin), 謝扶育博士 (Dr. Herbert Schaefer); 施福來牧師 (Rev. Thor Strandenaes), 甘娜博士 (Dr. Kena); 文德惠牧師 (Rev. David Vikner); 谷必克博士 (Dr. Wolfgang Kubik); 席立庭博士 (Dr. Wolfhart Schlichting); 聶爾生牧師 (Rev. Donald Nelson); Dr. Johannes Renner 等。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芬蘭、挪威、澳洲等地。他們學識廣博，文化差異卻大，因而擴大了我的眼光和視野。

教授團中有保守的，也有自由開放，甚至有所謂新派的神學思想。信奉聖經批判的教授，接受了聖經不同源頭的學說，例如舊約的 JEDP 和新約 Q 版本等。他們的講學對我的衝擊非常大，好像將我的聖經撕裂，將我的信仰破碎。不過所有教授都有心培育後輩，將他們認為最好的傳遞給學生。我就嘗試從他們各人身上吸收精華，希望整合一套自己認為符合

聖經和個人經歷的信仰系統。這些啟蒙老師，實在幫助我建立信仰穩健的基礎。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師。我不會忘記各位老師的身教和言教。

## 未完功課

在白田村學習的日子，我唯一未能完成的學科是胡聯輝博士教授的耶利米與以西結。因為青少年中心的工作多而忙，後期我又獲得獎學金準備申請去美國進修社工碩士課程，結果未能按時呈交這科的功課，成為極大憾事。亦因此憾事，激發我後來很留意這兩卷書的釋經發展，特別是有關以西結書中枯骨和聖殿的種種解釋。例如美國惠頓大學神學研究院講座教授 Daniel Block 早前來港公開主講以西結書時，我就慕名參加。

在美國進修社工碩士課程期間，我邀請就讀的大學一位博士班教授督導我撰寫道學碩士論文。在這位美國教授指導下，我在美國收集了論文有關的數據和資料，在獲得社工碩士學位回港後不久就寫完道學碩士論文。但因為那位教授要求十分高，是以博士論文的程度來督導我。雖然我完全滿足了道學碩士所有的要求，包括 96 個學分和這份碩士論文，然而我心中並不滿足，好像有另一份未完成的功課，總希望有一天可以撰寫真正的博士論文。若干年後，神真的引導我再報讀「信神」的博士班，五年內修畢了博士課程和完成論文。那是在道風山校園「信神」的事了。

取到博士學位後，我更深感自己很多不足，絕不敢有一半點可自誇的。以前總以為憑著自己努力就能得到好成績，今天回顧才領悟其實每一步都是上主在背後的引導和祝福。正如保羅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2-14）。這是我在信仰過程中最大的得著，是由白田村年代「信神」開始的。

## 兩段情緣

陳培德

1988年道學碩士畢業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執行長

我和信義宗神學院有過兩段深厚的情緣。

1983年春，我以特別生身分開始在「信神」學習。那時，因我在教會出版社擔任業務經理，經管委員會同意每週可作半天進修。同年秋天，因轉職到 FES 大專部事奉，可調配選課的時間增加了，教務長謝扶育博士鼓勵我轉讀學位課程，遂註冊成為宗教教育碩士科學生。至 1986 年又因決定全時間進修，經母堂（信義會天恩堂）賈永振牧師推薦轉攻道學碩士科，由於已經完成了 32 個學分，故能在兩年裡完成餘下課程，成為「信神」新制第十一屆畢業生。撰寫畢業論文時，我嘗試去整合福音書研究和教會門訓事工，題為《馬太福音中作門徒之研究》，在施福來博士指導下有很好的學習。

1991 年春，當時的教務長林德 博士在我所事奉堂會（信義會鴻恩堂）兼任聖禮牧師，他力邀我考慮返母校擔任院牧。經過禱告尋求等候，加上堂會長執支持和諒解，乃大膽答允邀聘，在次年一月起履新，成為母校首位華人院牧。堂會更為了成全此美事，進一步通過提名我給教會按立牧職，通過審查後在同年 11 月 17 日舉行按牧典禮。由於當時院牧經費是由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專案撥款支持，我也順理成章地兼任了山上小禮拜堂的牧者。

院牧生涯頭一年仍在白田村校舍上班，我每天從道風山叢林蓮德樓家中下山，與訓導長周偉成博士共用辦公室。那時，學院正全力催谷新校園建築工程，籌劃搬遷大行動由全院上下同心分擔，其中尤以圖書館要搬動五萬冊藏書最為艱巨。1992 年年底搬遷時，全院分配和加製鑰匙工作便落在我身上，要趕及讓師生順利搬進新校舍的辦公室和宿舍。

我愛母校院牧事奉。能親眼見證神學生歷經多年鍛鍊成長，這是最叫人興奮雀躍的事奉回報！院牧主要的職責自然是與同學建立緊密關係，關心他們的學習和靈性光景。從宿舍生活管理到輔助學生會，從住宿生早晚禱到個人身心靈輔導，以及學生實習督導，都是我的工作範圍。此外，院方每日早會和週五的週會安排，主持節期崇拜（如聖週、聖誕節等）和週年性活動（如院慶、畢業典禮），都是我的職責。有段時期，我還兼任了訓導長的職務。

然而，新舊校舍更替帶給師生巨大生活適應和校園文化變遷，學生增多（走讀和住校生）、外籍生和中國內地生也愈來愈多，促使院牧事工也變得愈來愈龐雜。明節堂後來又開放接受外借婚禮申請，安排禮儀主理和婚書簽署等行政自是不能避免的。此外，我又兼任為院方的出版主任；1993 年是院長蕭克諧博士榮休前安息年，他和師母赴美休假。那一年，他和我分隔兩地，透過電郵和國際電話，完成《信義宗神學院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寫製作，趕在同年 10 月之八十週年院慶前面世。不要忘記我同時又是堂會和叢林的牧者，忙得真是不可開交……。

我擔任院牧到 1994 年底止，這三年真是一段又忙碌、又快樂的時光，永難忘懷！

## 那些年……

張耀輝

1988年神學學士畢業

1998年道學碩士畢業

敬賀「信神」，主恩常在。並祝願母校百年校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久違了，信義宗神學院。教我先後體驗白田舊址的花香滿徑，以及現時道風山新院古色古香建築群組，叫人心曠神怡，如浴主恩愛河之中。借用陶潛詩句，凡涉足此境，皆能得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焉」之神往。

讓時光倒流廿八，那些年的日子。孤身一人未婚上路，卻在母校尋得同路人甚多，彼此惺惺相惜，為天國福音事業同學習，齊奮鬥。難忘吳老爺、蕭院長、余繼斌等等牧長教誨，浮游如沐春風的美好時刻；也難忘個別男生為女生宿舍擔任打鼠打蛇等英雄事蹟。記得在節日期間，學生會為全體師生舉辦諸如中秋、春節等傳統中國節慶聚會，集合不同國籍、不同膚色、不同文化的同學們，共融一處，以身言志表達基督徒那份合一的見證。再者，也記得徹夜難眠趕作業、應考試的日子。是，一點也不好受，各有各忙，壓力也不少。然而，縱難過的日子也熬過了，仍是那一片天——同歡欣，同快樂的天地。容我多說一句：「我們在這裡真好！」（可九5）

再讓時光倒流十八，那些年的日子。人物不再依舊，景物也是全非。回顧九十年代，是我感覺異常良好的窩心十年。事緣九一年受按為禮賢會宣教師，此乃一榮。其後，改為研習中國法，九三年取得法學學位。又接續在母校新院舍進修，跟隨眾牧長的提攜指導。難忘林

院長、周院長、戴監督、羅永光等等諸博士的教誨，見證母校「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換舊人」的新舊兩代交替，順利銜接之情景。眼見你們對神學教育的執著與熱誠，身教與言教，孜孜不倦的講學。終於九七香港回歸之年，再度獲得法律及道學碩士的進深雙學位。夠了，夠了，想來也有點愜意，對如此十年似覺自吹自擂，如數家珍。還看主恩數算，全賴白田村四年神學所打下，及至往後數年學習所收割的果子。當然，最值得我珍而重之的，始終是九五年獲得禮賢會授予牧師銜，得到教會充份肯定我牧養的職事。凡此種種，更為肯定讀神學的那些年，確實改變了我的一生。總之，一切榮耀皆歸主；如今，我常向我所牧養的羊群表明我乃無用僕人的心跡，既說是上主僕人，當然也是眾人之僕，共勉之。

八古之言似乎說多了，也覺厭倦了，是時候為學晚心聲作結。回想那些年，所住過數載白田村山腰舊院舍的築跡，跟從未住過的新學院建築群比較，始終沉醉於那份昔日遊子的情懷。畢竟，舊事物固然值得保育，但新事物也須不斷拓展。適逢「信神」校舍擴建工程，跟我所牧養的禮賢會元朗堂原址重建並舉，令我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得了暢快。」（門7）

願耶和華早日「領（堂與校）出了那地（曠野），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迦南）！」（出三8）



## 三月杜鵑紅

李洪蘭

1989年神學學士畢業

1999年教牧學碩士畢業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作曲：黃友棣）

三月迷霧，瀰漫 神學院的思憶……

校園裏的杜鵑花開遍了，是同學們拍攝畢業相的時候，庭園內外盪漾 歡笑，同學面上流露出喜悅。

那潮濕的地板，古舊的酸枝桌椅，供同學們課餘及飯後娛樂的乒乓球桌，都滲透 暖和平和的情味，迎送了無數上山下山的同學及嘉賓。

「清早起來看，紅日出東方……」是蕭院長摯愛的歌曲，他喜歡在早會時帶我們唱。在清晨日出的景色裏，這首老歌常在我心中迴盪，我彷彿看見院長那精神抖擻，朝氣勃勃的樣子。

院長愛用記事簿記下每日的事，也每天翻查，因此，「當年今日」事，他能一一說出。他甚至記下同學們的生日，到時到候會記起你。別人驚訝他的記憶力，其實是他下過不少工夫。

「同工不是『同攻』」是我們眾人「老爺」吳明節牧師的名言，我第一個學期進神學院，

上「聖工入門」一科，便聽了這句話，至今仍謹記遵行，與同工配搭，愛護支持。

「你要用愛撫摸琴鍵」是聖樂老師 Mabel 的教導，她雖是我們的老師，卻與同學親近如朋友。每當聽到熟悉的古典聖樂，我腦海中就出現 Mabel 彈奏的神態，那雙優美、充滿 愛的雙手，在琴鍵上飛揚。

細小的禮堂、優雅的佈置，是我們上過無數課堂、早禱會及週五專題會的地方，這裏體現了同學們互助的精神。神學院是微型的聯合國，有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翻譯是必須的，這工作由英文能力較好的同學擔任。有些翻譯使者為了幫助同學們「精神一點」，有時在翻譯裏加插一些笑話或有趣的事，我們只見那些帶 耳機聽翻譯的同學忽然笑起來，其他人卻不知就裏，便知道是那些可愛的同學做了「好事」！

一道小橋連接 上課地點與女生宿舍，四年樂趣無窮的住宿生活藏在那古舊的兩層石屋裏，所以我情願與丈夫「分居」，與同學們同住（我於第四年開學不久結婚）。

早起精神好，學院為鍛鍊同學的體魄，早上七時許有早操時間，由同學輪流帶領。在冬日寒冷的清晨，溫暖的被窩特別誘人，常要經過一番搏鬥，才能掙脫它的糾纏。現在回想，這種體力及意志力的操練是必須的，否則怎能應付繁重的事奉工作及面對各種困難？

排隊輪候是宿舍生活特色之一：洗澡、洗衣、打電話、取開水，人人都很有秩序，清潔打掃則輪流做。

圖書館的門一關上，便展開宿舍的黃金時段。同學們做功課或溫習至深宵，歌聲樂聲從房門滲出，即食麵的香氣沿走廊漫舞，整棟樓房充滿 讀書聲、交談聲、歡笑聲，樂也融融……

一聲聲……一頁頁……融化在三月的迷霧裏……融入在杜鵑花叢中……

## 我在「信神」走過的日子

李錦棠

1989年宗教教育碩士畢業

香港路德會呂祥光小學校長

信義宗神學院建校百周年紀念，本人有幸成為「信神」的一份子，實在深感榮幸！

猶記得在一九八六年，我仍在台灣準備完成大學最後一年的學習，很多同學都忙著預備托福試，投考研究所或其他的專業資格試，亦有同學忙著準備個人履歷表，預備投身社會工作；而我很早就清楚神的呼召，於大學四年間得到台灣信義會真理堂很好的裝備，擔任男舍靈修，又加入麥子小組，回港後先在宣道園工作一年就申請入讀「信神」，決心要走全時間事奉的道路。

當決定申請信義宗神學院時，心中確實存在很多憂慮：聖經知識貧乏（雖然之前在台已修讀多個信徒神學課程）、經濟因素（剛剛新婚）、語文能力（英文水平）等，最後，經台灣教會的推介，冒昧夜訪了在信義宗神學院任教的俞繼斌牧師；意想不到，只是初次的拜會，俞博士竟拿著手電筒從學院宿舍走到山腳守候，親自引領我到他的書房，詳細講解有關入學的事宜，並作了一個親切的禱告。這次的拜會，讓我更堅定和羨慕要成為一個好牧人。

經過填表申請，終於接獲學院的通知，安排筆試和面試。那天的情境，相隔了差不多廿五年，依稀只記得有幾位一起跟我報讀的學友，印象最深的有張振華同學（現任香港信義會副監督），他個子瘦瘦，聽聞曾患上肺炎，一身書卷氣，載著圓眼鏡，十足書生味；另一位是葉青華同學，聽他說剛從國內天山遊歷回來，將來預備當宣教士；還有一對從荷蘭來的夫婦，文均華和淑儀，他們日後都成了我的好同學。在兩年愉快的神學院生活中，期間得到吳

明節老爺、蕭克諧院長、俞繼斌博士、以及許多外國名師的啟蒙及指導，讓我的神學知識得到紮實，並留下深厚的師生情誼。

時光飛逝！神學院畢業至今不覺已廿二年，而我自「信神」畢業後曾從事漫畫事奉，小學宗教主任，大學研究員，直至二零零零年起擔任基督教小學校長。多年來從未間斷在主日崇拜講道、主領佈道或培靈會、開辦聖經培訓課程等，實在處處蒙恩！

今年適逢信義宗神學院百周年，本人再次感謝母校昔日的栽培，生命影響生命，在此祝賀「信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繼續為主發光發熱，桃李滿門，榮神益人！





##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張佩怡

1989年神學學士畢業

轉眼間，信義宗神學院植根中國土壤培育上帝的僕人已達一世紀，若以文字去描述及祝賀神學院百年院慶，相信「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正貼切地表述了她過去一世紀在神學教育上不朽的成就和貢獻。

神學院的牧長先賢在百年裡培育了千千萬萬的上帝的僕人，他們不單有華人，亦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群體，曾被喻為聯合國。而這些僕人受業後回到不同的群體中繼續授業，以致千千萬萬的生命蒙受教導，代代承傳下去。

僕人畢業於 1989 年，與有榮焉地執筆分享在神學院蒙教誨及蒙建立的感激之情。現謹以一套台灣電影及一首歌來喻表心中情。該電影是《搭錯車》，主題曲是閩南語歌「酒干倘賣無」，由歌手蘇芮演唱，是「有酒瓶子要賣嗎」之意，是收買酒瓶的叫賣語。

故事主人公啞叔是曾參加過抗日戰爭的退伍軍人，在一次戰爭中被刺刀割斷聲帶變成了啞巴。後來到了臺灣，靠撿破瓶子為生，他家裡的牆壁是由一個又一個空酒瓶疊成的。他用噴吶吹出「酒干阿倘賣無」的聲音收購瓶子為生。有一天他撿舊瓶子時撿到了一個女棄嬰，附有信寫著：「她叫阿美」。他抱女嬰回家，但不為妻子接受並離開他。單身而又窮困潦倒的啞叔願意養育這未滿周歲的嬰兒。阿美長大後，結識了一懷才不遇的青年，常常一起學習音樂，一起唱歌。阿美終於成名，卻忙得沒有時間回家陪伴啞叔及見該青年。

有一日，阿美召開記者招待會，阿美的經紀人在一旁阻止她與落魄患病的老人相認。其後阿美終於成了臺灣當紅成功的歌星，她吩咐經紀人帶 20 萬給啞叔，希望啞叔能買新房子，過得比以前舒適。阿美並非冷血，她也在無奈的矛盾中掙扎。之後，父女倆一直沒再見面。阿美要開演唱會，青年為了喚醒阿美，為她寫了一首歌，歌名是《酒干倘賣無》。青年在演唱會前把歌送到了她手中。阿美看了歌詞，痛哭流涕，她不停地學唱那首歌，父親辛苦撫養她長大的一幕幕全都如潮水般湧向眼前。演唱會開始了，當阿美唱完第一首歌的時候，鄰居趕來通知阿美，啞叔心臟病發，快不行了，阿美趕到醫院，但啞叔已在阿美跨進病房前停止了心跳。啞叔至終也沒見到女兒最後一面；阿美痛哭流涕，傷痛欲絕。演唱會快要結束時，阿美含淚唱出《酒干倘賣無》……觀眾感動落淚，並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 《酒干倘賣無》

多麼熟悉的聲音，陪我多少年風和雨，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沒有家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養育我，給我溫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護我，我的命運將會是什麼；  
是你撫養我長大，陪我說第一句話，是你給我一個家，讓我與你共同擁有它。

雖然你不能開口說一句話，卻更能明白人世間的黑白與真假；  
雖然你不會表達你的真情，卻付出了熱忱的生命。  
遠處傳來你多麼熟悉的聲音，讓我想起你多麼慈祥的心靈，  
什麼時候你再回到我身邊，讓我再和你一起唱，酒干倘賣無...



「多麼熟悉的聲音，陪我多少年風和雨，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沒有家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

儘管在神學院的良師牧長與我相處短短數年，但你們卻陪伴我經歷多少風和雨；走過多少艱難崎嶇的路；教導、督責、提攜、錘鍊、破碎本來粗糙不起眼的器皿成為美麗、滿有恩典的、蒙上帝所使用的僕人。恩義難忘！

儘管你們並不是我的肉身父母，但你們再造之恩比起肉身父母的恩情同樣重要。你們是我屬靈的父母，為我提供了溫暖屬靈的家。「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沒有家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沒有上帝，那有我；沒有神學院，哪有今天的我；沒有愛我的良師牧長，哪有今天能以愛羊為己責的我。你們像道橋，延伸天父愛，你們是我一生的典範！

儘管不少曾教導我的良師牧長今日已在天父的懷裡，但你們的慈愛面容和語重深長的教誨卻永遠難以忘懷。你們無私無悔的愛和照顧之恩情刻骨銘心，此生不忘。「沒有你們哪有我」！

儘管在世上仍有不少良師牧長、同窗同工散落在天涯海角，但仍有不少仍是咫尺天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卻沒有珍惜，只因大家都太忙了。讓我們不要做「阿美」，在無奈矛盾中掙扎，此情不再時，悔恨難追憶。深願同心同行同攜手走這「恩典之路」，在往後的一世紀，一代一代將上帝的愛傳遞、延續下去。

## 百年樹人

范建邦

1989年神學學士畢業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

欣聞母校信義宗神學院（簡稱「信神」）建校一百週年紀念將至，實為母校歡呼和感恩！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能成為母校「百年樹人」其中一份子，真是感到萬分榮幸，感謝我的上帝！也感謝我的母校，更感謝培育我成長的蕭克諧院長及各位師長！

我至今還很清楚地記得我到「信神」申請入學的情景，因為這是我一生之中多次重要轉捩點的其中一天。1985年春，我在一次偶然機會裡認識當時在「信神」任教的鄧肇明老師，他知道我有讀神學的願望後，就帶我到大圍白田村的「信神」（舊址）見當時的代院長 Dr. Schaeffer（因蕭院長剛好到美國度年假）。當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我頓時覺得很緊張，因為原來要見的是一位高大威猛的外國人，而我那時剛從內地移居香港不久，只懂幾句簡單的英文會話，怎麼辦呢？幸好有鄧老師在旁鼓勵並傳譯，我心才漸漸放鬆下來。

談話間，我感到 Dr. Schaeffer 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他慈祥又專注地聆聽著我分享個人經歷及蒙召獻身的原因。記得我曾向他表達我對入學的幾點疑慮，其中最主要的兩點：一是我當時從廣州移居香港還不夠一年，在香港舉目無親，完全沒有經濟基礎，直接地說就是無錢交學費；二是我在內地只是初中（即香港的中三）畢業，英文水平很低，擔心跟不上學習進度。

Dr. Schaeffer 細心聽完我分享在內地的成長過程，尤其是「文革」期間受苦的經歷，以及我家三代蒙恩作傳道的見證之後，他很激動地說：「請放心，從來都沒有一個真正得蒙上

帝呼召而獻身的人，卻因為沒有錢而不能讀神學；對於學歷低，只要你願意倚靠上帝，又能將勤補拙的話，一定可以完成艱辛的神學訓練。」聽完鄧老師的傳譯，我內心也非常激動，深信這是上帝給我最大的鼓勵和祝福。

正是因為 Dr. Schaeffer 的這番話，就成為我在「信神」刻苦學習的動力，也開始了我在「信神」這個大家庭的生活。雖然，四年來我面對不少學習上的困難，特別是英文方面，但是，因為 Ms. Schaeffer 在英文課及英文打字課堂上的循循善誘，耐心教導，使我從英文不及格到能夠閱讀英文參考書，特別是得著學長們的幫助，有課堂中的傳譯，使我能順利完成四年的神學訓練。更深刻的經歷是，1988 年，「信神」讓我有機會到泰國暑期宣教實習，靠著聖靈的感動，我竟然可以在探訪時用英文分享聖經，並得著同學的幫助能在主日崇拜中用英文講道。哈利路亞！讚美主！若不是上帝的同在，我這拙口笨舌的人豈能有此作為。

另外，我這身無分文的新移民不但能成為「信神」的神學生，更在日常生活中見證了上帝的奇異恩典和豐富供應。在「信神」就讀期間，我得到學院的推薦得到北角浸信會教友黃昌義醫生夫婦的神學助學金，直至學業完成，實在要感謝上帝的預備，也衷心感激黃醫生夫婦。不但如此，在我身邊更是有不少「天使」照顧著我，很多時候，我房間的書 或信箱裏都會出現一些不具名的信封，內裡包著愛心禮物，使我真正體驗使徒保羅所說：「似乎貧窮，卻是...富足；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林後六 10）

在「信神」這四年，是我人生最豐足的四年，因為師長們的言傳身教，使我獲得豐富的神學知識，以及學習如何作主僕人的榜樣；也因為同學們愛心的分享，讓我在「信神」這個大家庭中領受基督無比的愛，以及學習如何與人分享上帝的愛。在「信神」這四年的屬靈操練，已經成為我畢業至今牧會二十多年的穩固基礎，讓我隨時隨地都以母校的精神，常存敬畏上帝的心，謙卑地服事教會，服務社區裡有需要的人。阿們！

## 「受」與「施」

林俊

1989年道學碩士畢業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充滿「受」和「施」的關係；不論其有否意識到「受」和「施」。上帝當然是我們整個生命的賜恩者，我們所蒙受祂的恩惠是豐盛而持續不斷的，祂不但直接地賜恩，也透過其他途徑施恩於我們。

我的事奉生命之所以有明顯成長，主要是在「信神」（信義宗神學院）受到了薰陶，在她慶祝創立一百週年的時刻，我要分享一下在這學院生活裡的回憶。我深感她是一個活現神是「恩典之主」的地方，學院對學生、師長對學生，總是恩典「掛帥」。我從這裡的生活學懂如何享受在恩典裡，就是學懂欣賞老師的付出，學懂用感恩的心享受學習生活中的恩典。那段時間雖是「走讀生」，我卻感覺猶如全讀生，所以我畢業至今廿三年裡仍持續參與班會的活動。

在受恩後，我也常想著若有機會，也可作「施與」（報恩），回饋學院。我所有的其實只像聖經中窮寡婦的兩個小錢，是微小和不起眼的；但當學院有用得著時，我非常樂意為她付出。在畢業十年後，我得以成為「信神」同工的一員，先後參與「中國研究計劃」和「差傳及文化研究中心」事工。雖只短短五年，卻是一個寶貴和榮幸的報恩機會。其實在回饋中也是受恩的，在與院長、中外教授和同學一起相處中，學習到教學和行政的技巧，同時也增加了在學術和實踐上的反省機會，尤其在推動和實踐宣教事工上有更多更廣更深入的體會。而我也從學生們的生命經歷中看到神的作為和帶領，更看到蒙召生命的成長，使我讚嘆神的奇妙作為。此外，我也有份參與學院發展的經歷，無論在硬件和軟件上，看到神引領學院步向

更全面和更成熟階段。尤其感恩的是神學院認定宣教的方向，也有承擔宣教使命的決心和毅力，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受恩」和「報恩」是基督徒恩典生活中很美的循環，我在「信神」的日子都經歷了它，真可說是此生無憾了。



## 由衷之言

石林潤鳳

1991年宗教教育碩士畢業

感謝母院的培育，一九九一年畢業後讓我有機會加入母院事奉，擔任延伸課程部主任。那時，新院正興建中，我是新舊兩院任職過的同工，也有幸與兩位敬愛的院長一同共事，而且挺合得來。

我懷念白田村舊院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那些年，那個凝聚師生在一起的「大客廳」，我們一同歡愉分享，彼此切磋交流，非常和睦融洽，經常笑聲處處聞。那時我要負責出版及寄發院訊，每逢院訊出版後，需要人手入資料寄發，我只要走進「大客廳」便遇上熱心的同學，一呼百應，超過千份的郵件很快便預備好了。遷至道風山新院，環境幽雅，充滿靈氣，學生宿舍寬敞寧靜，大部分同學變得深居簡出，要是找人協助院務，總要聯絡半天才能奏效。

我懷念和藹可親的蕭克諧院長，他一生為信義宗神學院，竭誠盡忠事奉。蕭院長培育後進不遺餘力，除了積極提升師生的水準外，更為「信神」致力儲訓人材，使母院成為一所具國際性和普世性的學府。此外，蕭院長努力推動教會合一，使華人信義宗教會聯合起來，組織成信義宗神學院，強化母院的後盾。我欣賞蕭院長的高瞻遠矚、堅毅、勇氣、信心、魄力和盡責。當面對不可知的將來（1997問題），仍然勇敢承擔興建道風山新院，又為教會開辦「信徒與神學證書課程」，造就、培育信徒，讓神學教育普及化，提升平信徒的素質，裝備他們成為教會的事奉人員。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二年興建新院期間，困難重重，蕭院長歷盡無數的挫折，靠著那獨行奇事、成新事的上帝，新院終於建成。

我仍記得蕭院長分享所領受的異象。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母院首次收到政府逼遷通知

次日，蕭院長從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18 至 21 節獲得異象和三個寶貴的信息：1. 不要留戀過去的成就，因為那不是我們自己的功勞；2. 不要害怕現在，因為神要為我們作一件新事；3. 不要忘記未來的責任，即述說神的美德。這三個異象信息已應驗了。哈利路也，讚美主！

蕭院長沒有戀棧權位，一九九四年他全然把新院及院長職交給林德 院長，交接過程順利，充滿信任、和平，沒有鬥爭，只有愛的叮囑。林院長滿腦子大計，很有活力，是奮進型，也是開創的先鋒。擔任代院長後不久，他就提升我的職位為拓展主任兼校外課程主任，工作包括為母院籌款、出版通訊、為教牧、信徒預備進修課程及營會、安排神學講座、成立「信神之友」、參與校友會推廣、聯絡教會安排神學教育主日等等。最難忘記在一九九三年母院八十週年院慶，我們分別在三個日子舉行盛會：十月九日院慶感恩會及「信神之友」成立典禮；十月十二日教牧研討會；十一月二十六日院慶暨籌募圖書館發展基金及獎學金基金餐會，筵開約四十席，非常熱鬧。這是母院首次舉行的籌款餐會，我擔任上述活動的統籌工作，令我印象深刻，感謝教會和校友的支持協助。還有，當年林院長提出放開神學院給香港教會，無分宗派，歡迎全港教牧及信徒來使用「信神」的圖書館設施；又經常舉辦跨宗派的講座及研討會等。新院啟用後，林院長吩咐我在暑假期間舉辦多個營會：長者義工訓練營、教會幹事分享營及單親家庭生活營等。一九九二年至九三年期間，蕭院長休假，周偉成博士離職，母院人手嚴重不足。雖然要一手包辦多個營會及負責許多院務工作，令人疲乏。但從參加者的口中知道他們獲益和得著祝福，一點辛勞又算甚麼。至今我還記得長者歡愉滿足的笑容，幹事彼此交流互勉後得著鼓勵；單親母親淚流的分享，她們得著安慰與醫治，靠著同路人的扶持與代禱，跨越人生的風雨，勇敢迎向明天。

林院長承先啟後，在他努力及帶領下，教授陣容鼎盛，母院不斷進步提升，學生人數屢創高峰，並且備受各方讚賞。感謝上帝的恩典，我們要為兩位盡忠委身的院長拍掌喝采，因著他們的貢獻，母院寫下輝煌的歷史。

1992 至今於道風山





## 情繫「信神」八十載

蕭汪郁卿

1992年道學碩士畢業

本院圖書館榮休館長

「我樂意宣揚至高上帝向我所行的神蹟奇事」(但 4:2)

信義宗神學院前身信義神學院，是 1913 年由四個信義宗差會在湖北瀟口建立，在風雨飄搖中經過了一百年。我們現今在這風景如畫、充滿靈氣的道風山校園慶祝母校成立一百週年，心中有說不盡的感恩。感謝神親自的帶領與保守，感謝無數東西方前輩畢生無私的奉獻與辛勞；更感謝神在這一百年中親自藉

學院造就了許多的忠心牧者、傳道人、文字工作者、教授們，同心傳揚福音、建立教會。1977 年，信義宗神學院成立，標誌華人信義宗教會的合作，繼續帶領信徒們一同負起培訓教會人才的重大使命。

我一生的道路離不開「信神」。我在湖北瀟口信義神學院出生，抗戰期間父親領著我們一家去了重慶，因為「信



蕭克諧院長合家照片

神」在重慶復校；抗日戰爭勝利後，又回到了瀟口。後來因為內戰，又遷來了香港，寄居在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接著，又搬到大圍白田村自購的校園，現在又住在道風山上美麗的「信神」校園內。「信神」一百年中的五個階段我都經歷了；「信神」的一百年，我在其中就經歷了八十個寒暑。

先父汪堯教授是湖南益陽人，根據他自己在本院金禧紀念特（1913~1963）內所寫的一篇金禧文集，他中學畢業後曾在信義聖經學校攻讀了一年。當時，聖經學校是不需要讀希臘文的，但該校校長挪威宣教師唐務道牧師見先父年紀尚輕，就單獨教他一人希臘文。一年下來進度神速，除讀完希臘文文法外，還精讀了希臘文版的馬可福音、約翰福音和羅馬書。畢業離開聖經學校之後，因對此古代文字很有興趣，就繼續自己自修，不懂之處便向精通希臘文的宣教師請教。經過兩年的工夫，把全部希臘文新約讀完了，還能背誦一些特別的章節。因此，當他1920年再進入瀟口信義神學院唸書時，希臘文老師認為他希臘文程度已經很好了，就另找個人時間教他學習古代希臘哲學家的作品。1924年信義神學院畢業後，他去了湖南湘中信義會堂會牧會。

1926年，信義神學院伍禮德院長來信請他回瀟口信義神學院教書。最初教希臘文，後來又教國文和新約釋經這二門課程；總共在「信神」工作了37年。先父是「信神」自己培訓的第一位華人教授，他能有如此成就，一方面是他自己勤奮好學，另一方面是他遇上了不平凡的老師教授們，能因材施教，不惜用他們的課外時間來教導一位他們認為是可造之才。他們為培訓一位學生無私的奉獻出時間與精力，實在令人敬佩。1930年，先父與先母（一位湘中信義會傳道人的女兒）結婚；接著，我們六兄弟姊妹中有五位相繼在瀟口神學院出生，我是家中老二。

1922年，蕭克諧父親蕭翰蕃入讀瀟口信義神學院，比我父親低兩班，但有兩年時間他們是同房室友（那時只收男生）。1950年代，王敬軒教授常談起他的同班同學蕭翰蕃不但成

績是全班第一名，連玩象棋也無人能勝過他。但先翁在神學院的最後兩年常有腸胃不適病況，很是痛苦。神學院為了讓一位學生能順利完成學業，不惜破例地安排先翁蕭翰蕃的妻子帶孩子前來學院照顧他的起居飲食，使他能順利完成學業。因此，蕭克諧是在1926年他父親畢業前一個月即是五月出生於瀟口神學院，我雖然比他晚幾年出生，但我們同是謝受靈教授師母接生的，是在學院內出生，而不是在醫院。先翁蕭翰蕃畢業後，去了湖南接替我先父的堂會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先父帶我們一家來到湖南安化投靠外公，當時，外公已由湘中信義會退休。父親常不在家，去益陽教神學生，因這時瀟口「信神」已停課；後來又停辦，他就去了安化縣與另外兩位信義會書報部同工（書報部原設在瀟口信義神院校園內）一起繼續信義會的文字工作；只有寒暑假才回家。抗戰時期不能住大城市，因為有日本兵，我們住在鄉下，小市鎮小鄉村沒有日本兵。但是生活很艱苦，甚麼物質都買不到，母親要為我們做衣服，做布鞋子，也沒玩具買，有時候我們自己做一些小東西玩。

我小時候，母親常告訴我一件事，當我還只一歲多的時候，有天半夜發高燒，喉嚨說不出話來。瀟口沒有醫院，父母馬上將我送去漢口市最近的一間醫院，但他們不收我入院，說是太遲了，沒得救了。父母又趕緊送我去另一間大醫院，他們同樣不肯收我入院，也說是太遲了。父母苦苦哀求他們盡盡人事、救救命，這才將我收進醫院治療。父母當時就跪在醫院裡的會客室，祈求大能的主上帝醫治他們的女兒郁卿，並應允若蒙神醫治，必定將女兒郁卿獻上，一生事奉主。這故事，讓小小年紀的我知道是神拯救了我，父母將我奉獻了，所以，我的生命是屬神的。我得的是白喉病，那時沒有預防針，很多小孩得這病無藥可醫而病死了。

1944年夏，我剛讀完小學五年級，父親帶我們一家七口，連同信義書報部兩位同工的家庭一起去四川重慶，因為信義神學院要在重慶復課；雖然艱苦，還是要為教會培訓人才。沒有汽車，沒有火車，我們得走路，或有的地方是坐小木船，因為逃難的人多，交通工具不夠，常常是走走、停停、等等，好不容易才到達湖南西部沅江上的一個大城市沅陵，從這兒才可乘搭

公共汽車經過一座高山去到重慶。但是，等坐汽車的人太多了，我們等了一個月也買不到車票。後來，靠著人事幫忙才買到我們一家七口的汽車票。

坐長途汽車那天，我們這些孩子們十分興奮，因為這是第一次坐汽車；大家都坐上公共汽車上等車子開動。不久，站長上車來問我父親可不可以將全家七個坐位讓給另外一批人，因為他們要趕時間去重慶。我父親是比較和的人，就答應讓位，站長也答應讓我們坐下一班車；我們就在巴士站等著搭下一班車。湖南和四川的邊界是一座高山，從湖南到四川，必須走這條山路。當我們這班車開到山上，我們看見早一班的巴士正停在那兒，乘客都在車外談話；原來，他們被假扮成士兵的土匪搶劫了，每個人的貴重財物都被土匪搶光了。不久，我們的車子開動，司機很小心地注意前方情況，若看見有類似士兵的人在前方路旁坐，就叫我們不要談話，不要望向車外，小孩子們不準哭叫，他說他要開快車；等通過了那些士兵以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到了公共汽車站才有東西買來吃，但是沒有放鹽的食物可真難吃呀。這是因為沿海城市都被日本人佔領了，因此，沒有鹽運到後方來。

經過幾天如此的折騰後，才到達了重慶。抗戰時期的首都重慶，成了全國人們躲避日軍的大後方，人口激增。神學院只租了一個小地方做校舍，但我們三家人，根本無法租到房屋住。最後，我們三家坐汽船去了另外一個名叫合川的城市，租到德國內地會教堂旁三個房間。只有三間房間，只好一家人同住一個房間，人多的一家住最大的一間，共用一個廚房、廁所、浴室。能有電燈，有自來水，大家都很开心。美中不足的是我們這些孩子的爸爸們，只能在寒假、暑假回家。我家小妹最有福氣，能在教堂內由兩位德國女宣教士辦的幼稚園讀書，這是我們這些大孩子不曾有過的經驗。我們都去了上小學，比我們鄉下的小學大多了，四川話不難學，我們很快就能聽能說。1945年，我們三家的三個大孩子小學畢業，我考上了國立第二中學，學費、住宿費全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這是天大的好消息，大家都跑到街上狂呼。由於交通工具不這麼多人同時回歸故鄉，只能等到1946年我們就讀的小學和中學放暑假後，我們三家人才能搬回重慶。我們等船回瀘口，好不容易等到了船位，三家人經過美麗的三峽，到達宜昌，又得下船，繼續等船位，繼續坐船。幸好書報部的一位同工有一本英文的「天方夜譚」，他自己白天先讀，到晚上在星光下講給我們小孩子聽，那些故事如阿拉丁神燈等等，真是吸引我們。

1946年深秋，我們終於回到瀘口我出生之地的信義神學院。抗日戰爭初，離開瀘口時年紀很小，沒有多大印象，現在才看清廬山真面貌。信義神學院坐落在一個廣大平原上，佔地很廣，有一座禮拜堂；離火車站也不太遠，但沒有我們可上的學校。中國教授和信義書報部職員們，每家都各自住在一個西式獨立房屋，相隔不太遠。回來後的第一個聖誕節，第一次在外國教授家吃到西式蛋糕與甜點。

1947年春，我和哥哥去湖南上寄宿學校。哥哥在益陽信義中學，我被教育局分配到省立中學，抗戰時期曾就讀國立中學的學生都被分派到各自省籍的省立中學，我這所學校離長沙很遠，但一切費用是全免的。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天我們正在上課，學校突然叫我們暫停上課，要大家都去禮堂聽演講；原來是一位外國宣教士和一位中國年輕人來校開佈道會。對一位初中一年級才開始學ABC的初二學生，這位高高瘦瘦中國年輕人的英文真是太棒了，外國人說的英文我一句也聽不懂，他居然可以一句一句很清楚地翻譯出來。會後，他們來找我，因為我父親托他們帶一點零用錢給我，我這才知道宣教士是湯格柔牧師，中國年輕人是蕭克諧。這是我們兩人生平第一次見面。那一年他們在湖南各地向中學生傳福音，很奇妙的是他寫信去接洽的所有非基督教學校，沒有一間拒絕他們去傳福音的。只有神知道，幾年後，湖南所

有的教會學校和教堂都被關閉了，他們這一年所撒下的福音種子，就存在這些青少年的心中。時候到了，上帝會叫他們生長、開花、結果。1948年秋，蕭克諧入讀瀟口信義神學院；該年12月1日，神學院遷來了香港道風山。

當初，神學院計劃只帶高年級學生來香港，一年級同學則留在湖南益陽，由我父親和一對挪威教授夫婦帶領和教學。但在遷校前不久，醫生吩咐那位挪威教授夫人因健康原因必須離開中國，如此匆忙中，我父母和四位弟妹先隨同神學院來到香港，我和哥哥仍然留在寄宿學校讀書。

我的學校比較偏遠，沒有汽車也沒有火車。寒暑假中，哥哥學校離外婆家近，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去外婆舅舅家住，我只能跟其他不能回家的同學們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當時訊息不發達，沒有報紙也沒有收音機，老師和同學們也沒有人談論國家大事，我也不知道父母和弟妹們為甚麼都去了香港。

1950年春，父親自香港來信，要我去長沙考護士學校。我去了，也通過了筆試和口試；但學校卻說我有肺病，不能錄取我。我只好寫信給父母告知我的情況。

父母親得信後很難過，特別是母親，常不停地流淚。因為當時人得肺病，就好像現在人得了癌症一樣的可怕。神學院的人知道了，學生會靈修部長蕭克諧立即發起全校為汪教授的女兒禱告。後來得知信義會監督要從長沙來道風山開會，他就把我帶到了道風山。大家看見我的樣子很健康，簡直不相信我有肺病。道風山有一位醫生宣教師為我打TB針，打過一兩次後見我不咳嗽也不發燒，就要我父親帶我去九龍醫院照肺部。報告結果是我沒有肺病，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肺病紀錄。到港後不久，香港與大陸的門封閉了，我哥哥無法出來；三十多年以後，媽媽才申請哥哥一家成功出來。

道風山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創辦人艾香德博士是瀟口信義神學院創辦者之一，也是學院

早期的教授。他為實現從神領受向佛教徒傳福音的異象而購買了道風山，且在1930年代興建了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他很關心為教會培訓人才的事工，神學院遷來道風山後，他還特地從挪威回到道風山為學生授課。

道風山突然來了這麼多人，住宿產生問題。學生全部住在山上，連樓梯門邊都有學生住，被戲稱為這是他的「黑宮」。教授們的家眷都要在道風山下附近租房子，也是非常擁擠。

我因為不懂廣東話，英文程度也趕不上，就重讀香港高中二年級。先有半年多我沒有上學，有一位外國教授師母主動為我補習英文，還為我取Anna這個英文名字。神在我青年期引領來到這充滿屬靈氛圍的道風山，我也生平第一次擁有自己的聖經。我如饑如渴地閱讀聖經，艾香德博士的兒子艾格美牧師為我主持堅信禮。這一段時期，主耶穌讓我親自聽見祂為我釘在十字架上，自此以後，每逢受苦節常使我感恩不盡，望十字架就會熱淚滿眶。嬰兒期，是父母將我奉獻給神；現今青年期，我親自將自己獻給神。每當看到神學院的同學們在山上辦主日學、少年團契，又去港九新界各地傳福音，他們的熱心令我敬佩也很羨慕。有一次，他們在九龍區演福音短劇，我和另一位教授女兒有幸擔任演員哩。教授和同學們這種廣傳福音熱誠，為往後成立的香港信義會建立了良好的基礎。

神學院在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寄居了六年半，終於在1955年夏遷入沙田白田村的自購校舍。1962年教授住宅落成，父母和弟妹們住進新宿舍。我和蕭克諧是在1959年結婚，在沙田排頭村租了房子住，蕭克諧在道聲出版社工作，我在信義中學教書。1965年夏，香港信義會和信義神學院為儲備教授而保送蕭克諧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美國信義會提供獎學金。因此，我們全家就去了紐約。大兒子恩澤（Philip）剛滿五歲，老二女兒芳潔（Hannah）三歲半，小兒子德沛（David）一歲半。我全心照顧小孩，好讓克諧專心讀書，他若想讓腦袋輕鬆一下的話，偶而也會下廚煮個晚餐或午餐，孩子們居然說爸爸煮的菜比媽媽煮的好吃一



點。為了讓克諧方便去學校，我們在紐約大學附近租房子住。該區有一所有名的小學，校內居然還有為學生而設的免費牙醫設備；孩子們非常喜歡上學，老是要我帶他們上公共圖書館看書及借書回家。

四年後，1969年夏天，我帶著三個孩子先回港。為他們找到了學校，我自己也經朋友介紹去了一間英文中學教書，我教英文和聖經，那位洋人校長居然還要我教普通話；他似乎有先見之明，預料到九七以後的情況。1970年初，我告訴孩子們爸爸已經完成了他的 Ph.D，很快就會回家了。孩子們私下談論何謂 P.H.D.？六歲的小兒子自作聰明地說：「P.H.D. stands for Philip, Hannah, David。」(P.H.D. 代表 Philip, Hannah, David)。

1970年春，克諧加入神學院教授部任教；1971年被選為第一位華人院長，我們全家也就住進了白田村宿舍，與吳明節博士為鄰，孩子們叫他吳伯伯。那時候，學院學生人數不多，孩子們也同他們玩得來，到現在他們還記得一些學生的名字。白田村教授宿舍很大，特別有一間大客廳，我們可以接待全部的住宿同學，開生日會，聖誕節、中國新年等等餐會或茶會，真是太美好了。

我家孩子們在白田村度過他們的青少年期。記得有一晚我在靈修中，聖靈指示我要為孩子們的婚姻禱告，雖然我覺得孩子們還這麼小，難道要這麼早就為他們的婚姻禱告嗎？但我還是順從聖靈的指引，在神面前很虔誠地為他們將來的婚姻禱告，求神親自引導他們。現在，我可以見證神真是聽了我的禱告，賜給每一位孩子都有很好的配偶。香港人介紹自己的配偶時，喜歡說：「這是我老公。」「這是我老婆。」我喜歡英文的介紹：「This is my better half；這是我更好的一半。」我真的感謝神，孩子們都有他們那更好的一半，他們大家都非常熱愛家庭，熱愛教會。更感恩的是克諧為三個孩子主持了婚禮並在婚禮中講道，也為六個孫兒女們主持洗禮。

1975年，吳明節副院長鼓勵我回學院管理圖書館；因為原先培訓的那人另謀高就，圖書館已很久沒有人管理。克諧沒有給我任何壓力，我只尋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不在意薪金的多少，經過禱告、默想、內心有平安，我就接受這一挑戰，甘願獻上自己讓神使用；神也讓我經驗主在我工作中與我同在的甜美。1978年，為了提高學院的學術水平，學院保送我去美國攻讀圖書館碩士學位，LWF 提供我獎學金。因我不能離家太久，我選擇兩年的課程，以一年加兩個暑假完成學業。那時，大學圖書館尚未電腦化，但在圖書館碩士課程中已經開始討論這問題了。

1977年，香港信義會、禮賢會、崇真會和台灣信義會同意聯合興辦信義宗神學院，從此以後，本院就成了一所由華人教會聯合興辦的人才培訓中心。這一改變，使學院迅速發展，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校舍亦不夠應付這新的發展。

1981年3月，我們全院師生從春季郊遊回來時，看見地政局張貼的通告要將整個白田村的土地收回作為發展用途，所有的房屋必須在該年底拆除。這真是一個大地震，震驚了全院上下每個人的心田。我們能搬到哪裡去？我們沒有地、沒有錢、也沒有時間。第二天，蕭克諧院長與全體師生分享他所讀以賽亞書四十三 18~21 經文，他從神那兒領受這樣的異象：「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很奇妙的是大家似乎都相信這一異象，相信神會為我們開出路，並且引領我們向前走。吳明節博士更即時寫了一首詩，紀念這事。本院新校園奉獻禮中，有本院詩班獻唱這詩。

剛過不久的一天，我清楚記得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全體董事來到白田村校園告訴我們一個大好信息，他們剛開完董事會、知道了我們的困難，全體董事同意將道風山另一大片土地送給我們興建新校舍。感謝神！我們現在有土地了。最令我們感動的是幾個月後，香港信義會青年團契聯會自發地、主動地為本院舉行步行籌款。第二年又舉辦了一次。他們的熱心，激

發了信義宗教會無數信徒為新校園熱心奉獻。後來政府主動地改變他們的計劃，不必馬上拆除我們校園的建築物。然而，這信心之旅最大的難處是錢的問題。

1985年，蕭克諧在學院工作了15年之後，第一次休假，為的是想要寫一本「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是為華人神學院教學以及各地華人教會之宗教教育工作之用。蒙美國舊金山柏克萊灣區太平洋信義神學院接待，以訪問學者在聯合神學研究院（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作為期一年的研究和寫作，他們還為我們買了醫療保險。我也在聯合神學研究院圖書館工作了幾個月，第一次經驗到圖書館電腦化的美妙，更妙的是能與各地圖書館做聯結；我夢想我們信義宗神學院也能這樣電腦化。

因為有醫療保險，克諧便做了一次免費體檢；結果發現他心臟三條大動脈有二條在某處有百分之百的阻塞，另一條某處有百分之九十的阻塞；必須馬上做心臟搭橋手術。當時，香港還沒有這樣的手術。這一次，我們兩人都彷彿走在死陰幽谷中。神終於救了他一命，也擦去了我的眼淚。更奇妙的是，克諧居然在休假完畢前一天完成了他的著作。在回港的飛機上，克諧一路不停地校對我為他謄寫的《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文稿，以便回港後，可馬上交給道聲出版社付印；這神蹟，有著我倆刻骨銘心的經歷。

神救了克諧一命，不只是為了完成這本書，祂還有更大更艱辛的使命交託他去完成，就是與信義宗教會、本院董事會同仁等共同肩負起重返道風山興建新校園的重任。這幾年中，建築費從預算的二千一百萬飆升到三千萬、四千萬、五千萬、六千萬...常令我們膽戰心驚，建校真是我們的「信心之旅」。阿，神是信實的，祂帶領我們一步一步地度過無數難關。

1992年11月29日，我們幸福快樂地在道風山上舉行了信義宗神學院新校園奉獻禮。我真有點像作夢的人！神果然為我們作了一件新事！回家後，克諧對我說：「神讓我們大家有機會實踐了一次偉大的受託。」

1994年春，蕭克諧院長退休。他告訴我他已同新院長林德博士交談，請林博士放心，七千多萬的新校園建築費全部付清了，還剩餘一些可留做經常費用。真的，神的恩典真是我們用的。感謝讚美主！

往後幾年，我集中精神將本院圖書館電腦化，經接班人鄧瑞東先生和幾位同事的共同努力，終於在我1998年退休前全部大功告成，我1985年的夢想終於實現了。如今，圖書館在鄧館長的領導下，蒸蒸日上，繼續為神學院以及眾教會提供一個美好的學習場所。

自從學院遷上道風山校園後，母院為教會服務的平台更廣了，不但為本港、中國大陸，也為東南亞多個國家的教會培訓人才。許多東南亞佛教國家的神學生在這兒接受栽培，回國後，他們向自己國內的佛教徒傳福音；這樣，艾香德博士從神所領受的異象也能經此延續下去。百年前，信義會西方宣教士們興辦信義神學院是為中國教會培訓人才；百年裡，我們不單是為中國信義宗教會培訓人才，也延伸到為多個國家、多個宗派教會培訓人材。我祈求上帝，讓我們在主的真道上合而為一，繼續不斷地為主培訓更多的工人去收割廣大莊稼。主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太九37~38）

慶祝「信神」百週年，我感慨萬千，我八十年與「信神」的這份情是難以分割的。我生於斯，長於斯，在此學習，在此與我美好的另一半共同事奉愛我們的主；現在退休了，我仍然住在學院宿舍內，並且總是十分喜樂地走上121階梯去參加早禱會，一邊走一邊背誦詩篇第一二一篇：「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詩人在詩篇七十一18的祈禱，也是我的禱告：「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不要離棄我！等我將 的能力指示下代，將 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

## 情繫「信神」

朱運紅

1993年「信徒與神學」三年證書課程畢業

2004年神學學士畢業

母校信義宗神學院（「信神」）一百週年校慶，是眾師生及歷屆校友的盛事！筆者身為當中的一份子，真心樂意以文寄意回憶當年情，細訴「信神」之旅帶來的深刻印記！

與每位入讀「信神」者一樣，筆者是帶著不少的掙扎與期待進入「信神」。意想不到的不但是在古樸清幽的校舍中遇上來自五湖四海的師生，還有就是生命中的不斷被破碎與重建，在每一過程中都有不少的同路人一起走過...張張臉孔常印在筆者心中，忘也忘不了！

眼疾是筆者生命裡（進修過程中）的一根刺，然而，更是經歷神恩最精彩之處。首先，老師和同學們的關愛代求給予很多的鼓勵與支持；另外，第二學年中奇妙的師生尋醫之旅，神卻為我預備了一段異地姻緣。心底猶然讚嘆：神的恩典在這根刺上實在顯得完全！

記得在尋醫過程中，不單與不間斷的課程、作業、實習和考試作戰，也持續和一劑又一劑的重量中藥搏鬥。在我的畢業講道中有感而發，用了「絕世藥方」作為講題，可想而知吃藥的滋味是何等深刻！

我的人生大事——婚禮是在「信神」舉行的，最難忘的是，整個婚禮籌備都在準備畢業的繁忙過程中完成。不得不驚嘆神奇妙的恩典和憐憫保守，額外的加能賜力，不然這位卑微女子真的會倒下去了！

以上種種，實是筆者在「信神」的難忘經歷。它不但提供一個與神親近、洗滌心靈的地方，更是孕育栽培無數奉獻者生命的搖籃，也是不計其數的尋道者突破重建生命之地！

筆者一家三口藉此難得機會祝賀母校信義宗神學院一百週年生日，願神大大賜福母校在未來的歲月裡，繼續造就更多蒙神重用的僕人，成為這世代與教會的莫大祝福！



## 難忘母校

劉其盛

1994年神學學士畢業

2010年道學碩士畢業

香港信義會靈安堂牧師



回顧過往本人有機會在信義宗神學院受造就，是上帝的恩典，是祂在眾人中揀選不配的我有份參與天國聖工，在教會照顧信眾，牧養初生，培育信徒，宣講福音。

我在 1990 年 9 月入學至 1994 年畢業，這時期是神學院遷校和籌款的重要時期。我們齊心為建校出力，分擔工作，在舊校的生活裏（校園地方雖然不大），各教授與同學的聯繫

就好像一家人，相熟程度較深，連個人患上小小的傷風感冒，也得 無比的慰問和關懷。

在新校地方寬敞了，同學們在優美環境下，學習時也覺「靈氣」充沛，甚至連宿舍各房子都安裝了空調，睡也睡得甘甜，豈不是上帝對同學的厚愛？

有一事令我難忘的，是在新校使用不久，有一天，女同學在女生宿舍浴室發現可疑人物匿藏格內，我便自告奮勇，單人匹馬走進浴室內，果然發現一位滿身被蚊刺傷的非法入境者，我與他對話數分鐘，他希望得到飯食，我答應了，帶他到飯堂，其他同學協助報警，警方就逮捕了他。事後，教授及同學認為我太大膽，不顧自身安危，徒手與他對話，回想時，也覺得太危險了，但內心只有向上帝感謝，是祂的保守，是祂的能力，不是自己可以做些甚麼。

這件事，給我一個啟發，原來為主作工可以大膽一點，只要目標正確，有從天而來的信心和平安，不懼困難，終可為主作一點成績。欣逢信義宗神學院成立一百週年，謹此祝賀學院堅定宗旨，培養神僕，造就教會，直到主來。

## 從白田村到道風山

蔡志雄

1994年宗教教育碩士畢業

1998年教牧學碩士畢業



在歡慶信義宗神學院一百年歲月中，我想到的是上帝過去所賜的恩典和帶領，是上帝現在所給予的同在，是上帝在將來仍然施恩的保證。我從以下三方面分享「信神」生活往事之點滴：

### 見證歷史

我在 1991 年開始入讀信義宗神學院宗教教育碩士學位，至 1994 年畢業；在 1996 年再進入「信神」進修教牧學碩士學位，至 1998 年完成。其中，我見證到學院由白田村搬遷至道風山及以下四件歷史大事：

1.1991 年 12 月 1 日，在道風山舉行新校園奠基禮及「獻磚運動」出發禮。

2.1993 年 2 月 1 日，新校園春學期開學。

3.1994 年 5 月 29 日，信義宗神學院第八任院長蕭克諧博士榮休暨第九任院長林德 博士就職典禮。

4.1998 年 12 月 1 日，舉行本院 85 週年暨遷港五十週年紀念感恩聚餐。

### 走讀生活

1989 年，我開始在禮賢會荃灣堂事奉，之後分別完成了信義宗神學院兩個課程。在教牧學課程中，我選擇主修靈修學，因可繼續入讀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之靈命塑造研究文憑，被塑造成為靈修指引導師及強化和實踐靈修生活。我期望日後能回應教會之需要，以達成主耶穌所託付的使命，廣傳福音，培育信徒，榮神益人。

當時，我一方面牧會，另一方面進修，過走讀生的生活是有苦也有樂。當學期考試及交論文作業時，我就會感到痛苦。因為一方面要面對學業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繁重的教會事奉。但是，當我能將神學院的學習，使用在教牧事工上的反省、培育靈性的成長和改進事奉的技巧、加強聖經和神學的基礎，以達致更有果效的事奉，我就會感到很快樂。

### 學以致用

我的宗教教育碩士論文題目是：「教牧心理治療在香港中小型教會之應用」，當我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後，就能幫助自己，亦能幫助別人邁向全人的健康。

我的教牧靈修學研究方案標題是：「耶穌禱文 心的禱告之應用」，這是理論與實踐並重的靈修操練。讓信徒能忙中尋靜，靜中會主及重投世界。

盼望信義宗神學院繼續努力，以聖經為基礎，培訓上帝話語之忠僕。

## 那些年...我在「信神」的日子

黃虹青

1994年神學學士畢業

2006年道學碩士畢業



感謝上主的恩典，帶領我在信義宗神學院（簡稱「信神」）接受裝備。今天的我，很大部份是「信神」栽培出來的。上主讓我在這裡遇上很多屬靈的長輩，他們培育我成為不一樣的我，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主耶穌的柔和謙卑，也學習到如何作眾人之僕及怎樣作一個好管家。

我是在 1990 年 9 月進入「信神」讀書的，四年裡我最感恩的有兩件事：第一是我有幸能夠認識兩位「信神」的掌門人——蕭克諧院長和林德 院長；第二是我有機會在兩所不同的校舍生活過。我第一個學位畢業至今雖然已十八個年頭，當日的一切對我仍然是歷歷在

目，每當我與人分享在學院的往事時，便忘卻時間已經飛逝，一切都彷彿在昨日發生一樣。畢竟那四年的學習及學院生活，不單是非常精彩及令人難忘，更重要的是認識了一群同路人，我們一起成長、一起學習，上帝讓我們的生命不再一樣！

### 兩位院長

蕭克諧院長是一位謙厚、沒架子的院長，看見學生總是兩眼笑咪咪的成一條線，就像慈父一樣跟你握手、拍膊頭，大家毫無距離；在蕭院長帶領下，「信神」就活像一個大家庭；在蕭院長的帶領下，「信神」由小小的舊址遷至道風山上美輪美奐的大院校。不過，我最怕是考試季節，因為蕭院長的試題總是選擇題或是非題，且以「倒扣」形式錯一題降一個 Grade，簡直心臟病發！林德 院長則是位風趣、沒架子的院長，最愛孔子、孟子這些好像與他外形不太相配的舊東西，但他卻又敢於嘗試、創新。1993 年，林博士任代理院長，因新院校剛搬遷，當中有很多事情要兼顧，以致院長辦公室往往成為林院長另外的一個家。我感謝上主給「信神」那些年有這兩位沒有架子、又滿有智慧的院長，難怪當時其他神學院的同學皆羨慕我們可以與院長如此親近。

### 兩間校舍

「信神」的舊校舍是在大圍白田村，地方不大，只有兩間課室及一個小禮堂，通常人數較多的課堂都會在小禮堂上課。小禮堂旁邊有一個小廳，是我們下課後聚集、談天、建立情誼的地方。二樓是圖書館，圖書館屋頂上的天台就是男生宿舍，又稱「天堂」，因為較近天空，冬天特別冷，夏天就特別熱。校舍外面的花園內有個小山丘，山丘上安置了一個十字架，旁邊種了棵九重葛，一開花就十分美麗。如要拍照，我們通常都會爬上這個小山丘上，大家圍繞著十字架拍照。經過花園，踏過小橋，便來到女生宿舍，有兩層共 8 間房間，其中有兩人及三人房。女宿舍旁有數級樓梯通往院長、副院長宿舍及已婚宿舍。

在這裡，鳥語花香，環境清幽，經常可以看到小松鼠，間中也見到蛇及蝙蝠等不受歡迎的生物…。在這裡，我最難忘的是有一次洪水入侵，大家合力在大雨中疏通渠道及清除泥漿，最後是站在飯堂泥地上吃早餐…。在這裡，每逢特別節日，我們都會舉行晚會，坐在露天地方欣賞同學及老師們的表演，男生反串也維妙維肖…。還有，就是三五七日便要起來捉小偷的那些日子，教會了我們要常常警醒，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主基督何時會再來！

在道風山的「信神」相對地是一所設備完善的新院校，校園建築更是中國古書院的風格特色，很多其他神學院同學都羨慕我們有這般美麗的校園；這一切其實全是恩典，是上主藉著不同差會、教會和眾多信徒奉獻所作的工，一步一步將她建築起來。我們當時做夢也沒有想過我們可以從一間小小的舊校舍搬往這麼廣闊的新校舍，不單環境更寬敞、舒適，我們更擁有一間環境好、藏書量也最豐富的神學圖書館，我們宿舍所有的設施更是統一而整齊。另外，自從搬往新校舍後，外籍同學及老師的人數也比昔日更多，「信神」漸漸成為一所中西文化自由交流及互相學習的神學院，也成為一個語文實習的好場所！

轉眼間，「信神」很快便踏上一百年，我深信上主在每個年代都會給予「信神」不同的使命和帶領，上主從昔日到今天仍然掌權。但願「信神」的師生校友們在往後之日更加同心，引領學院欣然通往未來，讓「信神」在這片土地上能夠繼續為主發光，就像我們那些年一樣…。

## 我在「信神」的日子

林舜芳

1997年校外課程「高級」證書畢業

2011年道學碩士畢業

### 我愛LTS

當我有機會跟不同神學院的學生交談時，發現各人對自己所就讀的神學院總是「賣花讚花香」，都有特別的好感、自豪感，尤其是對學院的教授，各人都會因學院的教授引以自豪！這也是我對LTS的感受：一所頂好的神學院，除了強勁的教授團隊外還有其靈氣逼人的校園，無可否認，每一位曾到這裡的人都會喜歡校園的環境，這裡確是一處鍾靈毓秀之地！

LTS有許多寶貝，除了「道風山三寶」、「道風山 Trio」外，當然還有其他活寶貝。第一位使我感動的教授是鄧館長，每次碰面時他總是帶著笑容、以關懷備至和親切開放的態度，關心和鼓勵學生，除了主動關心學生的生活，更不時參與和資助 Dom 的活動。就如一位家長、學長、老師、朋友…，只要看看LTS圖書館那開放和友善的文化，你就會感受到館長就是一位如此可愛的教授，也確是道風山的其中一寶！

### 全是上帝恩

進入神學院初期，其中一個必然會談及的話題是呼召。還記得自己的分享，我很著重上帝呼召自己時的個人經驗，再加上沒有申請教會的助學金，便將呼召完全看為我自己個人的事。幸得教授提點，糾正這以自我為中心的呼召，清楚知道呼召不僅是個人的主觀感覺，也

必須有教會和其他方面的印證。這是三一上帝的呼召：聖父上帝呼召人回應祂的愛，藉聖子耶穌在十字架上清楚表明的愛，聖靈就是萬有的終成因 (the perfecting cause)，感動各人以行動回應聖父的呼召。所以自己完全沒有甚麼可誇口，這確是上帝的恩典！

法國哲學家利科 (Paul Ricoeur) 認為，人要了解自己不可能採用直接的方式，只有藉由長遠的繞道 (detour)，就是藉由他者或他物等，才有自我認識的可能。三年的神學裝備完成以後，我對上帝的認識算是多了一點兒，而在另一方面，對自我的認識反而更多，尤其是藉著校園生活，包括參與詩班、早禱會、家會、學生會的事奉和與同學 (本地和國際同學) 的相處中，我驚訝發現自己竟然有如此多的缺點，驚訝自己內裡的自我中心，也不明白主耶穌在路加福音的教導：「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該做的。」回應上帝的呼召並沒有甚麼了不起，有機會事奉上帝，這全是上帝的恩典！

### 感謝上帝恩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在 LTS 接受神學裝備！」相信這是所有曾在這裡就讀的學生，都會向上帝發出的禱告！願信義宗神學院繼續培訓上帝話語之忠僕，在教會和社會中見證基督。



## 栽培之恩

張錦堂

1997年道學碩士畢業

2005年基督教神學碩士畢業

回想 1992 年 9 月，我剛進入信義宗神學院接受栽培，不久，隨著學院由白田村舊址遷往道風山新校舍上課。

在「信神」，我經歷了學院的栽培之恩，教授們循循善誘、悉心教導，讓我在信仰上更穩固，在神學知識上有更多的學習，我的生命也得到更新。

「耶和華啊，求 將 的道指示我，將 的路教訓我！求 以 的真理引導我，教導我，因為 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 。」(詩廿五 4~5)

「信神」新校園也留給我美好的回憶，這裡的環境讓我更容易親近神。所以，我很喜歡與教會肢體們重臨「信神」校園作退修。





## 成長在「信神」

王紅

1997年宗教教育碩士畢業

陝西聖經學校校長



回想 1995—1997 年在信義宗神學院進修基督教教育碩士學位的日子，我至今感恩不盡。我和其他兩位同工是第一批從國內派往香港學習的學生，那時正值香港回歸前期。

初來到香港，我面對一個國際大都市，處處充滿了新鮮感。在「信神」的兩年半學習，是我人生在學識和見識上的昇華。「信神」作為國際性的神學院校，不但立足本港的神學教育人才培養和全人教育，也重視為其他國家培養教牧人才，特別是也為東南亞國家輸送了不少人才。在這裡，我學習了多元文化處境下的開放觀、體會到了多元文化之間的相融感、開啟了學習領域的寬度、領略了「信神」教師隊伍的學術風範、感受了師生之間的情誼、操練了我學會自律剛強的品性、鍛煉了學會處事為人的溫柔……。

每一天清晨，當我踏著一百二十一級臺階走向明節堂的時候，心靈充滿喜樂和嚮往，因為我的心靈在那裡享受到主上帝的同在和安慰；當我和大家享受著其樂融融的課堂時，學習到了什麼叫學術包容；當我來到明亮寬敞的圖書館閱讀時，豐富的圖書給了我知識上的長進；當我安靜在琴房練曲時，詩歌的旋律震撼我感恩的心；當我漫步水泉旁、坐在十字架下默想時，我的靈命在那裡得到了餵養和滿足，……為此，我願全心侍奉，回報上帝的揀選大愛。

在「信神」的日子，我成長了！



今年 2013 年是母校踏入一百周年院慶的大日子，願上主賜福「信神」 繼往開來，桃李滿門！回想自己於一九九三年起步踏入「信神」學習的時光，轉眼間已有二十個年頭了。當中有許多難忘片斷和感恩回憶留在心頭。當年新校落成後，有幸能成為最先享用新校舍的同學之一。而令我最難忘的是由宿舍通往課室的 121 級梯級，每天都要上上落落數次，每次踏上梯級都會想起或甚至唸起詩篇 121 篇：「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上行之時，唸誦上行之詩，甚覺絕配呢！

猶記得當年同學們為學院錄製宣傳片，介紹這 121 級梯級時，我們一步一步的登上這漫長的石級，途中大家都喘住氣，並互相鼓勵地說：「就到啦！」直到當我們抬頭看著所仰望的十字架時，心裡不其然地湧出能力和盼望，教我們知道生命中無論遇到任何艱辛，上主所預備的生命活泉正在上面等待著我們。這段歷程至今仍在心中銘記。跟隨主的每一步，都是恩典之路。

從前學院每年都會舉行鋼琴演奏會，讓各同學們把苦練一年的演



奏作品在眾師生面前獻奏，尤對我來說實在是獻醜。雖然我們彈奏的並非甚麼大師級水準，但是大家都懷著小孩子般的心將最好的獻給主，那份 馨感人，互相支持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對於我，這是最美的一個音樂會。

感謝「信神」！當年教授們常常分享他們的牧會心得，並讓我明白如何把課堂所學的在牧會中學以致用。特別的是當年我們同學成立了一個課堂以外的講道學會，有教授替我們額外「補課」，讓我們有更多操練講道的機會。又記得當我畢業講道時，遇到一段在當時的我覺得很困難的新約經文，不知如何是好，便敲門請教我們的新約教授。經他指導下，我得到很多的啟發和幫助。即使畢業後，教授們的關心和慰問並沒有因畢業禮而結束。

還記得，當年我們每位畢業班同學在畢業講道前後，都會聚在一起禱告，彼此支持；然後一起下山吃飯慶祝，互送禮物。感恩當年在「信神」遇到兩位知己良朋，每晚我們三人都一起分享，互相代禱。還有和我的禱伴，每星期都一同禱告。同學們一起分享，一起禱告，每逢想起，都百般懷念。在這裏真的不能不藉此機會多謝「信神」眾老師對我的培育和愛顧，在此向你們表示至誠的多謝和祝福。又多謝當年與我同心同行的同學們，你們的支持及鼓勵，每次回味都暖在心頭。

最後，再次祝賀「信神」百周年院慶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蒙福的學習

鄧鳳彩

1998年神學學士畢業

本院道學碩士生

回想在信義宗神學院開始學習的日子，是一九九四年的事，轉眼間已經十八年了。在九八年完成學士課程後，踏上事奉之路，這實是上帝的恩典，讓我這個無什麼能力的人可以事奉祂。

二零一零年再次回神學院讀書，這次不再是全職學生，也不再是住宿生，而是一邊讀書一邊事奉的傳道人。所以，神學院的學習生活也大不同了，不再是輕輕鬆鬆的做一個學生，不論是心情或是學習狀態都不一樣，但能夠再回神學院學習，的確是上帝莫大的恩典。

雖然，現在在神學院的時間不是很長，但每次都能享受當中的學習，每位教授的悉心教導，令我不單在課堂上可以吸收知識、能夠刺激自己的思考，同時也可以學習事奉的正確態度。在神學院讀書，總可以給我有整理和反省信仰及事奉的機會，平日教會的事奉和家庭的生活，實在太忙碌，能夠停下來，總是一件好事，再加上讀書實在是我放鬆的一個方法，因此多謝神學院再次給我學習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多謝上帝給我機會可以成為一個蒙福、事奉祂的僕人。

# 我在「信神」的第一次

麥少茵

1999年神學學士畢業

2004年道學碩士畢業

現職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耀生命堂服事

## 第一次入讀神學

記得入讀神學院的第一天，行上一百二十一級樓梯時，凝望著眼前高聳的十字架，我的心驚訝：「主啊！你確實帶領我在這裡學習，未來幾年的日子和生活，我都在這裡渡過」。不可思議，對當時年青的我來說，就好像一場夢。因為我知道若不是上帝的帶領，根本就不可能在此接受裝備。進神學院前經歷不同的關口，如教會、家人等等，一關一關靠著神向前行。

## 第一次當學生會會長

被同學推舉為會長的過程已經忘了。不過，當會長時，有很多非常深刻的學習。當時年輕的我，對很多行政或事務都未掌握，而神學院的同學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的教會領袖、不同的傳統、不同的國家）。一次開會後，被同學罵了一頓。回宿舍大哭一場，也不知應怎樣做。事情的結果如何？現在記不起。事隔多年，一日再遇見那罵我的同學，他重提了此事，他還向我道歉。事情已過了多年，自己心裡都沒有甚麼。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的功課。昔日的眼淚成了今日的經驗。

## 第一次結婚典禮

文勝與我的婚禮是在神學院舉行，我們很喜歡學院的禮堂。當日蕭師母証道，提醒我倆在婚姻中常存「信、望、愛」。準備結婚時原意希望邀請蕭克諧院長講道，他說由他講道，需要安排翻譯，時間會較長。結果，安排蕭師母負責。她對我們說：「以前的神學生，讀神學的時候不可以結婚，都要等到畢業後。」原來如此，我真的不知道。婚禮當天很感恩，「信神」的禮堂給我們成長的回憶。婚後，我們住在夫婦宿舍，後期文勝也在神學院接受裝備。「信神」的校園、老師、同學帶給了我們很多的祝福，感謝主。

## 第一次畢業講道

每位將畢業的同學也逃不了畢業講道，要預備講章，非常、非常的緊張！在圖書館內準備時，感到不能呼吸似的，壓力太大。走出圖書館，在魚池旁呼吸新鮮空氣。最後都能盡力的完成，既緊張又興奮，更是難忘。

## 第一次獻花給丹麥王子夫婦

沒想過自己有機會代表「信神」獻花給丹麥王子夫婦，那天他們來參觀神學院，與

我們在明節堂一起聚會。大家以為王子、王妃很年青，原來他們散發著成熟的韻味。「My precious」獻花時要說的話，這機會令我感到榮幸和很特別！

## 第一次參加暑期短宣

同學鼓勵我參加短期宣教，分享她短宣的經歷和體驗。於是，就鼓起勇氣向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 申請去英國短宣一個月。結果，機構安排我去了西班牙兩星期。我們一行四人，包括兩位來自浸信會神學院的學生和帶領我們的宣教牧師。我們的服侍主要是接觸在餐館工作的華人。這兩星期的經歷太刺激，先是要講道，又要用普通話分享得救見證，剛完成第一年神學課程的我，真的甚麼都不懂。這兩星期的經歷，讓我體會上帝是施慈愛的神。

## 第一次寫論文

在「信神」修讀的第二個學位是道學碩士，需要寫論文。那一年多的時間再次成為全時間神學生。那年既要一邊寫論文，又要一邊照顧患了癌病的媽媽。新學年開始時，媽媽確診患了末期癌症。那段日子，原本論文指導教授要求每星期都要交報告，可是自己常跟不到進度。最後，論文能如期完成。但是媽媽就在二月歸回天家，我的碩士畢業禮就缺了一位家人的參與。

不經不覺，距離第一年入讀「信神」，已是十七年前的事。哇！想不到有這麼多的第一次，編織了美好的回憶，人生有機會在「信神」渡過，是上帝的恩典。今年慶祝神學院一百周年，能參與其中，充滿感恩！

## 「信神」斜坡

劉國強

2000年神學學士畢業

現服侍：MJD (Mission of Jesus Disciple)

深圳基督教僑城堂

香港蒙福之旅

哭著上，笑著下...

多數人不喜歡上斜坡，正如人不想遇到困難，但偏偏去「信神」卻要上不同的斜坡，猶如人生就是要面對種種困難。

徒步上山到「信神」有多少條路？從大圍上去有道風山路，銅鑼灣山路，沙田火車站後面也有一山路上去...

但這三條路都要 集於道風山半山 旋處，同行道風山路後半段，這道風山路後半段也是我們師生清晨常常鍛鍊身體的路段，也是瘦身的好地段，哈哈。這段路恍如我們各自在經歷基督的洗禮後，再 集到「信神」裝備。「信神」的教授與同學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國籍、蒙恩背景，都被呼召上山

到了「信神」。滿頭大汗後到了「信神」停車場和宿舍，一同再步上 121 級 -- 詩 121 篇：我要向基督舉目 -- 就到了信義宗神學院。當然上課日子，也可以走停車場左旁的車路斜坡到學院後門，再由廚房進入。這或許讓我們看到「信神」是滿載恩典的地方，有路就可以進入（一笑）。

121 級後，由右至左是禮堂、飯堂與課堂；是先禮拜，再填肚，後學習（或工作）還是先學習，填肚，再禮拜？中醫告訴我們不吃早餐沒有好收場；陳國權博士與伍中恩老師會告訴你，沒有靈修，沒有好下場。這教導很快就會應驗在每個學期的下半場。

人生要有序，生命如上山，要一步步耕耘。但牧會處境，弟兄姊妹與自己，往往都

是為了填肚，先工作，再靈修，最後是沒有靈修了，感謝主！常施憐憫，常常挽回我這迷途老羊！要知道先敬拜，再吃飽，才能做「新事」（蕭克諧院長的異象）。

不經斜坡的鍛煉，身體怎能健壯，不經困難的熬煉，生命怎能成熟！感謝教授們與職工們四年的同行，與愛心的照顧！

上山約有三條路，下山呢？至少有五條，因為除了上山的三條，還有兩條在「信神」後門上去，其一是靠左走，經後面山上居民的小路下去連接銅鑼灣山道。另一條同樣是從「信神」後門上去，但靠右走上針山後，再靠右走去大埔。靠中右走，去屯門。或在針山上，往左下走，經城門水塘後，可以走右邊到達荃灣，或走左邊去石籬村，也就是我家。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山上四年功，山

下四分鐘，書到用時方恨少。上山三條路，下山有多少條路，下山不只五條，聽說還有一條從停車場左邊，經墓地下去沙田，真多選擇。

同學畢業後，事奉的方向也有不同。畢業下山，事奉的呼召真的超乎想像，上主奇妙的作為何其偉大，有些同學在本地，有些在內地，在海外，有些在教會，在機構，在職場，都蒙同一位愛我們的主呼召，完成大使命，相信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真精彩！

「信神」雖多斜坡，但靠賴聖靈的大能定可輕易到達高峰！

在此祝願「信神」教授、同工與同學於「信神」百年紀念的日子裡，靠聖靈的風，在事奉與家庭都得百倍恩典！結百倍果子！輕鬆上坡裝備，喜樂下山傳道！



## 恩典的歲月

李文東

2001年道學碩士畢業

現職港澳信義會恩青堂

藉著學院歡慶一百歲之大日子，懷著感恩的心重溫昔日在學院中生活之點滴。

回想十多年前在學院受裝備的日子，真是樂趣多多，回味無窮，滿有恩典。四年的學習與住宿生活，總被圍繞著學院的「山景」所吸引。還有在高座宿舍旁的杜鵑花，每年都會盡情盛放，實在感謝學院的園丁朱先生。記得每天出席早禱會就要接受小小的考驗，如果當天行了一百二十一梯級仍不氣喘，表明當天的狀態不錯。早禱會完結後步出明節堂，行近涼亭，就可以向山側目，對面山的景緻盡在眼簾下，稍為駐足觀賞才上課又是一番體會。

登山爬坡我不怕，只怕半途而廢。上山下山真是家常便飯，有時乘車，有時步行，

有時快跑。早上慢步下山最輕鬆，晚上夜行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曾有衝動想乘的士上山，但想到司機們的抗拒表情又打消了，反正可以省回一筆，稍感安慰。這也難怪司機們，因他們一不小心就會墮進路邊之溝渠中，進退不得。就像在牧會的過程中也有順境，也有像墮陷路邊坑令人沮喪的境況。有時，真的要隨事隨在，從容面對。

我喜歡步行，邊行邊思想，更可欣賞沿途上主創造之百年樹木，不經不覺就這樣操練了堅忍的態度。作主忠僕豈不是走一條追隨主到底的路嗎？想不到上山落山的操練對牧會也有點幫助，特別當自己軟弱無力時，就想起詩篇 121 篇，趕快尋求

神的幫助。學習倚靠神乃是一生之操練。

學習困難我不怕，因有師友同行。記得老師帶領家會的日子，我們一同喝茶行山，彼此分享，一同祈禱，樂也融融。師長們盡心教，學術上的啟與指導，相處時愛心包容等等，不知不覺間塑造了我的生命。在牧會的日子，更能體會師長們昔日的教誨，用心良苦。老師們對神學討論持開放的態度，讓我認識到自己只不過是一位初學者，對神對人總要保持謙卑、開放的態度。

牧會多年今天還記得昔日老師們的教導：「即使他日牧會很忙碌，仍要從神學的角度反思牧養上所遇到的問題。在下山前要好好精讀福音書，打好聖經基礎。若在四年的早禱會能用心聽道，並隨身帶備聽道筆記作記錄，定必獲益良多。牧會要用心，在工場最難學的是順服，要用真理約束自己等等。」

下山牧會我不怕，因有主相伴。由上山的那天就被教導在這裡學習是為了下山服事

教會，進入社群，回應呼召。四年學習只是開始，順服主乃是學不完的功課。感謝學院的栽培，要成為主僕需要多方面的磨練，更需要主的憐憫。感謝主，祂真是信實又有恩慈，滿有恩典。願主帥領「信神」這裝備神僕的大家庭，繼往開來，以神的道塑造更多忠心僕人，服侍教會，直到主來。

## 放下與離開

黃玉英

2001年道學碩士畢業

屯門浸信會義務傳道

曾經牧會十年的我，渴望休息和整理自己，在信義宗神學院進修特別對默想操練有所祈望，有一次在陳國權牧師靈修指導課堂中的得著，就是放下與離開。

早上的安靜，是要先把所纏擾自己的心思意念放下，這對我而言實在不容易。在自己不能放下時也不敢去勉強自己，因為我知自己從未想過去放下，只有坦然告訴主上帝我實在不能放下。但我肯定主上帝並不會笑話我的愚昧或怪責我小信，我肯定祂是愛我而坦然信靠，我靜靜的向主訴說請祂來幫助我，因我等候上帝。

然而，我也不願以執著心情去求一定可以經歷放下的自由，內心有點兒怕抱太大的祈望後而結果是更大的失望，因為事實上有許多時候我是失望而回的，發現祈望也可能成為自己心靈的網綁和執著。或許自己已習慣了纏累的同在，也習慣了禱告後的重擔依舊，也不執著上帝會在何時挪走我的纏累與重擔。雖然如此，我心依然可以頌讚上帝，依然恭敬等候。

因此，纏累與重擔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似乎仿如女孩子隨身手袋的那麼自然。但隨著音樂和詩歌的引導，卻有了很好的感受過程。我的思緒很樂意隨著天鳥的歌詞，再加上自己腦海中的想像，我竟然可以成為展翅飛翔天際的大鳥，雙手所提的手袋不見了，我只是不斷地揮動著一對強而有力的大翅膀，翱翔於山崖峭壁之上，自由展翅於無盡天際。主我感謝沒有勉強我放下，用更奇妙的作為使我轉化，這樣的轉化使我驚訝，也是我未曾想過的好。

某日午後在思想亞伯拉罕的成長，是神主動清楚的呼召叫他離開，而呼召的同時也預先告訴他日後的賜福和應許，這應許和賜福是有清楚的目的——要為別人得祝福而踏上漫長的旅程。可是，上帝卻沒有告訴他離開的下一站往哪裡去，或預告他將要發生的事。這是最迷茫的一步，也是充滿挑戰的一步。不過在亞伯拉罕所經歷的每一步，在他視自己常令上帝或令人失望的同時，卻是時常經歷上帝恩典最深之時。離開，是他成長的第一步。他一日不踏出這一步，他永遠不可能有好的成長和生命的突破。

亞伯拉罕的成長每一步，都是叫他對自己有更進深的認識，尤其是對自己個人的缺失和無知。而亞伯拉罕的上帝對他的接納是無微不至，上帝雖然沒有下一步的清楚指示，卻有每一步的同在。上帝的接納與同在不在乎亞伯拉罕他是否正在全然信靠或在半信半疑，上帝的恩典總是依然的豐盛。

昔日亞伯拉罕的上帝，今日也是我的上帝；昔日對亞伯拉罕的呼召，今日也同樣對我有如此的呼召。今日我對前路是迷茫的，但因有上帝的恩典同在而成為自己缺失的補足；所以前路的迷茫可以成為我向前走的最大吸引，因為迷茫的盡頭是幫助我對自己有更深的認知，並且可以經歷上帝同行的喜悅。

## 在「信神」的點滴

蕭美蓮

2002年神學學士畢業

我是 2002 年的畢業生，這已是 10 年前的事情，但是又好像是最近的日子。

### 師兄、師姐的引導

還記得我在「信神」的第一年，也是最困難的一年。不曾就讀中六、中七，也沒有上過大學的我，對於如何有系統地和有方法地讀書，好像「盲頭烏蠅」，完全摸不著頭腦。於是，我不斷請教師兄和師姐，他們一一清楚和細心講解，一年級上學期許多科目都只是合格，靠著基督，努力溫習之下，下學期成績開始進步。在此，感謝各師兄、師姐的引導，讓我能順利完成神學課程。

### 老師的特別授課

在「信神」大約第三年，發現自己的英文詞語和文法都是不理想。於是，我問一位外籍老師，可否每星期抽時間教我英語，讓我懂多一點，他一口的答應，每次課堂老師以不同的主題來和我談話，讓我從生活裡學習更多英文，感謝老師的付出。

### 老師溫柔的安慰

在學習裡，生命面對掙扎，對事情有不明白的地方。流著淚，與陳國權牧師面談，陳牧

師溫柔的安慰和引導，讓我了解如何面對事情，困擾消除了，再次得著力量服侍神。感謝陳牧師的引導和安慰。

### 同學的關心和鼓勵

還記起哲學的科目都令許多同學摸不著頭腦，於是在考試前，同學們一起溫習，大家彼此提出「特別的問題」，互相作答，溫習氣氛非常熱烈。在最後一年，感謝神，我懷孕了，身體容易疲倦，還記得上最後一課時，當我踏進課室，同學們拍手鼓勵：「燒賣」好棒，還可以上課。我說：沒有病，就可以上課。在此，感謝同學的肩並肩作戰，你們的愛和鼓勵，助我最終也完成課程，今天，讓我成為傳道人。

### 宣教的異象和方向

「信神」有一個目標：裝備神的僕人，特別在神學教育，所以有儲備教授的理念；這目標是讓更多牧者或神學生得著造就。在學習的過程，神感動我將來成為宣教士，在中國的牧者或神學生裡祝福他們，約在學習的第三年，我發現我喜歡輔導課程，當然那時的成績也不錯，而在中國的教會裡，正正需要教牧輔導，於是，我再進修了兩個輔導課程，裝備自己將來教導教牧和神學生。感謝學院裝備，讓我學習領受異象和方向。

## 那些年的點滴 我在「信神」走過的日子

劉樹山

2002年道學碩士畢業

三十多年前，我是念電子工程畢業，之後，我在工廠任職工程師和做管理的工作，約有二十年之多。為了回應神的呼召，我在2000年1月以特別生的身份進入「信神」修讀道學碩士課程，2002年道學碩士畢業。隨後多年，我繼續修讀和修習有關輔導和靈修指導的課題，並於2004年在「信神」完成基督教神學碩士課程。後來，我又修畢一個美國的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修靈修指導。過去十年，我深深體會到牧養和更新生命的重要。由於自己踏入中年才修讀神學課程，我知道自己的限制。當年在「信神」教哲學科的鄧紹光博士，時常在課堂說，40歲過外的同學較固執、僵化，學習較困難。正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一次鄧博士又說這句



話，我立時按捺不住回應說：「鄧博士，可否不要常常說這句話？」過去十年牧會的經驗，我體會到不同的人對不同的說話會特別敏感，「崩口人」忌崩口碗。「崩口人」往往沒去反思要如何立下決心，靠著主提升自己的生命質素，而期望他人遷就自己。



「信神」給學生提供了一個很自由和國際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可作較自由和深化的神學學習、反思和批判。「信神」走過了一百年的日子，殊不容易，那是 2.5 個四十年。這一百年來，前人要提起多少的勇氣，拆解多少「信神」的固執，軟化多少「信神」的僵化，才能踏上今天這百年的院慶。那些年，我在「信神」思想過聖俗的問題，也思想過如何分辨神的意思和人的意思的問題。若要問，神滿意「信神」走過了的一百年嗎？神要「信神」如何走下一個一百年呢？這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求神賜智慧給「信神」的領導團隊，讓「信神」在往後的歲月，更能分辨神的心意、更能彰顯神的榮耀，為神的國度培育更多蒙神悅納的工人。主耶穌昔日揀選學生，不強調高言大智（指藉論述，展現個人的才華與能力），不看重擁有很高的學歷，看重的是他們對神的心如何，屬靈生命的質素如何。使徒保羅說：「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

多...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哥林多前書一章 26-29 節）「信神」可能要的不是百年大計，而是尋求往前走的每一步也是按著神的心意而行。

在「信神」走過的歲月，我經歷過雀躍、憂傷、期盼、失望、喜悅、愁悶、希望和安慰，也帶走了一些友誼和牧養我成長的眾師長之臉容和回憶。更重要的是，祝願「信神」每一位師生、校友和成員把握如何緊緊跟隨主的腳，向前而行，為神的國度獻上一點兒不足掛齒的綿力。



## 上帝僕人的搖籃

關烈雲

2003年宗教教育學士畢業

2012年道學碩士畢業

我每一次乘車由新界前往九龍的方向，當車子駛進獅子山公路之際，我總不禁在車窗旁引頸張望那座落在道風山山頂的信義宗神學院。她，沒有巍峨聳立而又摩登的建築群；她，靜靜的臥在煙霞山林之中，黑瓦白牆的校園，古樸風淳，遠遠看上去極像一個搖籃——一個屬靈的搖籃。百年來，她經歷過幾許時代風雲色變，卻忠心地將上帝的僕人保存在其中。百年來，她漫過數度經濟的海嘯洪濤，她就像輕舟，堅定的承擔著孕育上帝的僕人的使命，竭力地幫助上帝的僕人安渡彼岸。

我用搖籃來比喻信義宗神學院，當然不是指學院是一個“吃飽了、睡一睡”的地方。而是因為每個就讀於其中的學生，在學習作上帝的僕人之始，誠如在襁褓中的嬰兒一樣，等待愛他們的人來關心、來餵養、不斷的教導和操練。這一切對於嬰孩來說都是既興奮又不容易的事。學院於我們，就好像一個嬰孩在經歷過一輪新奇刺激的體驗學習

之後，能回到一個安全的環境，重新得力。搖籃又是一個讓嬰孩適當地學習獨處和整理自身情緒的地方，是提供內在成長不可或缺的基地。

我就是其中一個有幸在「信神」搖籃中受裝備、得牧養成長的嬰兒。信義宗神學院於我們這群成長了的上帝僕人來說，也永遠是我們心靈的搖籃。每當我們在事奉上遇到挫折困難，我們都能重回搖籃，尋覓心靈的慰藉。以往新奇刺激的學習體驗一幕幕又再重現眼前；當年每位愛護我們的師長，他們每句窩心的勸勉；春風化雨的教導同行，總是我們在失望灰心中重新得力的源頭。

信義宗神學院一百年來堅守上主託付，培育上帝的僕人。我們衷心感謝上帝藉信義宗神學院賜給普世教會的這份鴻恩厚愛，我們為學院再有無數個一百年而歡呼，祝願我們的屬靈搖籃靈磐堅固，靠賴上主的恩典繼續樹人。

## 重要器皿

林家健

2003年道學碩士畢業

感謝上帝！今年是神學院建立 100 周年的大日子。

回望在神學院的三年日子，實在非常感激老師及教授們對我的培育，讓我在上帝的恩典下得到造就。在神學院的生活是充實的，而當中的學習是十分重要的。

三年時間中所學的雖然很有限，而在未來亦有需要繼續進修及裝備，但在過去所學到的知識及做人的道理，實在畢生受用。昔日在神學院中所領受的，成為自己在過去的牧養和佈道事奉中的重要資源和鼓勵。

在未來的日子，深信在上帝的恩典和帶領下，神學院繼續會是上帝所要使用的重要器皿，培育新一代的神學生及牧者同工，與所有已經踏入事奉工場的同工們，於不同的領域中，一起為上帝傳揚福音、訓練門徒、實踐使命；並且與神學院一起經歷、一起成長！

## 與「信神」一起走過的日子

林海虹

2005年神學文憑畢業



林海虹夫婦與陳國權牧師

碧浪淘沙，滴水穿石，信義宗神學院走過一百年之風雨兼程年日，我有幸在這百年中與她同行百分一的歷程。這百分一的參與，給我的生命帶來了豐富，經歷了團契的甜蜜。

在神學的造就上，讓我學習反思，雖有如樹被修剪的痛苦，但經過後，才發現這痛苦是為要帶來更好地成長。

不能忘記滿有中國特色的美麗校園，不能忘記每天辛苦登上 121 階梯後看到巨大十架心裡所產生的敬畏，不能忘記恩師們的親切與諄諄教導，不能忘記三人禱告團契的支持與彼此守望……不能忘記這裡的山，這裡的人，這裡的傳統，帶給我許多美好的回憶……

在這重要的歷史時刻，謹以一首拙作「牽頭詩」來慶賀「信神」百週年，相信這一百年過後，將是一個更美的新開始：

賀 祂為王常頌讚  
信 是之本蒙救贖  
義 為被稱源祂恩  
宗 主聖徒共相通  
神 人密契無阻隔  
學 府深邃造新人  
院 宇寬廣納百川  
百 辰歷程載恩澤  
周 轉地極傳福音  
年 歲恩典永相伴

## 我在信義宗神學院深刻的記憶

李多好

2006年道學碩士畢業



能來香港學習是許多內地傳道人的夢想。很多人問我是怎麼來信義宗神學院的，我自己也驚訝神的大能。因為從人的角度說，我連想也不敢想。沒後臺，也沒想過找人幫忙。但感謝神藉趙志偉牧師成全了我這個夢想。

我在「信神」首先學的是謙卑：來到香港之後，看到許多老師都是博士，卻也真是一個僕人，甚至連我景仰的林德前院長和現在的周兆真院長都是那麼謙和，沒有輕看我這個內地來的小傳道人。林院長更是常常順路接載我上落道風山，使我銘心刻骨，終身感激他們的愛和榜樣。

我還在「信神」學到了務實：我看到許多老師和同學雖然有很高的學歷，但幹起事來卻特別能吃苦。常常十幾圍的人吃飯，誰能想像就只有一個廚師——輝哥。忘不了蔡美群、阿

珊、袁成忠、區建銘、海德（教我英文）等老師的幫助。

還學到了莊重的聖禮程序，教授為學生洗腳，師生一起遊戲，獻身營、聖灰日、十架苦路、學院省親日、家鄉風貌展、三代經題、默觀靈修、坐修、行修、考試不用百分制，而是分A、B、C、D……

還有教授敞開的家門，香港同學的愛心幫助，與世界各地同學同窗，全港神學院學生聯禱日，認真跟「專門」老師和同學學過英語，曾競選科代表，曾獲得基督教聯會的獎學金，在主日學教過普通話……

也看到把耶穌畫成中國古人的道風山景觀，得到不少書籍的幫助，經歷了內地沒有的、開學在天主教堂舉行的退修會，為學校步行籌款，復活節在大學禮堂舉行的音樂會，不同宗派的聚會，「打的」（搭的士）行李要收費，汽車要靠左邊行……

還參加了全港信義宗在紅磡舉行的萬人同領聖餐的大聚會。那場面國內絕對看不到，真是大開眼界；舉著大旗，如古代軍隊出戰；威武雄壯，確實大張旗鼓！

我因為是內地人，不能在港實習，但張錦堂牧師竟然請我去他們香港仔便以利會參與主日學、講道和暑期兒童班的工作，使我有機會更接近與內地不一樣的事。那麼周詳，那麼多樣的聚會；與同區其他教會和社區中心聯合服侍社區的人。

我回內地只是個自由傳道人，不知道怎樣向學院的老師彙報。但感謝神，我在廣東、廣西、山東、安徽、江蘇、江西、貴州、雲南，甚至東北都有服侍。也親自參與了神學教育。

忘不了「信神」的接納與幫助，忘不了「信神」的美麗風景與甜美生活，也忘不了通往「信神」的曲折小路。我還有很多的感受，但怕登載不了，只能不盡依依。求神永遠賜福給信義宗神學院！成為我們自豪的母校、娘家！造福萬國牧場！

## 「信神」宿舍小插曲

鄭恩然

2006年道學碩士畢業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一二一 1、2）

孩童時代，乘搭火車經過沙田，總會舉目觀看山上的大十字架；青年時期的教會生活裡，有不少機會到道風山舉行團契聚會。及後蒙召受訓，於2004年有機會進入信義宗神學院修讀第二個神學學位，2006年完成了主修新約的道學碩士。我來自小型的獨立教會，有

機會進入一所充滿禮儀崇拜、用心建築的神學院深造，讓我和太太也大開眼界。

那兩年的全時間深造期間，我和當時新婚的太太一起住進已婚宿舍。在宿舍生活中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2006年5月的一個晚上，亦是畢業前的考試和趕作業前夕，約在深夜二時許，我太太映紅忽然慘叫，然後說左腳腳指尾很痛。當時，我只發現她左腳腳指尾有兩個血孔，我看她十分痛苦的樣子，就提議立即前往醫院急診，當時心想：「會否有蛇入了屋呢？」就這樣急急忙忙，帶 祈禱的心，撐 太太一步一步前往停車場，駕車送她前往醫院；後來證實是蜈蚣的傑作。

第二天早上，老師、職員和同學們一知道我們的消息，紛紛前來關心，又為我們祈禱。其中有一位女同學對我說：「昨晚半夜聽見有女人淒厲的叫聲，我還以為有女鬼呀！」映紅留院幾天，很快便康復了。過了幾年，映紅在2011年1月26日證實患上急性血癌；當天，「信神」同學現任職於東區尤德醫院陳惠玲院牧探訪映紅，談起當年就住在女生宿舍，她也深刻記得當日夜半叫聲的事呢！

我衷心感謝神，讓我們可以在「信神」留下足印，又藉 教授們的教導和榜樣、同學們的彼此建立，讓我們今日即使遇上患難、逆境，仍然有力量面對。「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前十六 23）尤其特別眷顧「信神」的每一位。阿們！

## 可貴

曾清雲

2006年神學學士畢業

本院道學碩士生

可貴！2013年，信義宗神學院建校一百週年。

過去百年建立、造就了無數的學生，成為無數學生靈性、學術栽培、牧養的重要基地，更是學生們屬靈之家。更難能可貴的是，能作為「信神」的學生，在校內、校外同蒙受上帝的恩典。

2000年，我先在延伸部進修平信徒證書課程；至今能繼續進修道學碩士學位，可貴！

過去十年在校內得到眾師長們愛心的栽培、教導，今日仍然被牧養，被栽培。可貴！

過去十年在校內建立了可貴的友情，同學間今日仍然彼此往來，互相分享，團契聚會等。可見，這確實是上帝藉學院施恩與我。可貴！

擁有信義宗神學院學生的身分，確實可貴！因為這身分，父母在2007年移民紐約，被照顧。當年爸爸剛決志信主，便獲准移民。一時間，我不知所措，便自然地打開信徒箴言教會通訊錄，連絡到信義會基督堂的堂主任張幼麟牧師。爸媽在他探訪鼓勵下，2011年，爸爸已讀完整本聖經一次。

擁有信義宗神學院學生的身分，確實可貴！因為這身分，常獲幫忙、友善接待。2009年，我第一次獲准美國領事館簽證去紐約探親，剛下機便得到基督堂張牧師夫婦接待，基督堂仿佛成為我在紐約的母會！今年，再有機會去紐約與家人相聚兩個半月。在這漫長的兩個

半月，先被基督堂的弟兄姊妹邀請，參加他們的退修會。隨後又遇上校友陳永健牧師，得到他夫婦倆熱情的幫助和介紹，走訪了紐約三大區 (Brooklyn, Queens, Long Island)，探訪了八間教會，參加了一位牧師的按牧禮，嘉年華會和紐約教牧同工會。最後，因擁有信義宗神學院的學生身分，在基督堂引介下，被信義會聖雅各堂一連邀請三次講道。

是次去紐約，從探訪各宗派的堂會中，使我看見在這裡的女傳道不被重視，女傳道如香港教會幹事等苦況。後被聖雅各堂一連三次邀請講道，又得到校友黎淦濠牧師的提攜，使我獲得會友的信任，並有機會協助關顧、探訪個別會友。自始之後，使我大開眼界，將女傳道身分之觀從負轉正。回望，不得不把榮耀頌讚歸給上帝！是祂先讓我在「信神」讀書，得師長們愛心的栽培和造就；外出，又得眾校友提攜、幫助。可貴！擁有信義宗神學院的學生身分，確實可貴！

感謝天父！



## 好日子

梁偉佳

2007年道學碩士畢業



生命中總有一些難忘的日子。

當年參加「信神」獻身營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轉眼間，原來離開神學院已有五年的時間。

記得在學院中有一位老師曾提出，讀神學是一個拆毀再建造的過程。事實上，起初自己曾以為在讀神學以後，就會變成一個更完美聖潔的信徒。然而在三年的神學生活過後，對上

帝的認識加深了，卻反而更發現到自己本相的軟弱。

是的，馬丁路德說的對，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只是一個蒙恩的罪人，都需要耶穌基督的憐憫。

這個領悟除去了我內心的自傲，也讓我在信仰上有更牢固的立足點，使我在日後牧職的生涯中，不致輕易灰心氣餒，可以踏實的向前走每一步。

我衷心感謝每位老師對我的啟發，讓我明白到信仰的豐富，令當年的我發現整個信仰更立體了，而且也更為真實動人。

當中我特別懷念周兆真博士任教的希臘文科目，從懼怕到找著趣味，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學習，這實在成為了我學院生涯中的突破時刻。當中除了是知識上的增長，更重要的是操練了個人的毅力與承擔，這對日後牧職也是尤為重要。

另外，在神學院的生活中，與同學上山下山，沿路暢談的情景，也同樣令人懷念。而在學院裏所建立的珍貴友誼，亦成為了牧會後很寶貴的支持，這種同路人的關係，實在難能可貴。

而在學生會事奉的日子，也是讓我非常難忘。雖然當時偶爾會感覺疲倦，但現在回想起來，和學生會職員們一起同心奮鬥的時候，卻也是非常寶貴及充實的。而在這段期間，當年的院牧陳國權牧師、老師們及各辦公室同工，總是無私地給予鼓勵與幫助，更是讓我非常感恩。

生命中總有一些難忘的日子。

在「信神」學習的日子，是難忘的好日子。

## 有基在「信神」 培育成「有根有基」\* 的日子

冼有基

2007年神學學士畢業

2010年道學碩士畢業

在讀神學的歲月裡，我的思想攀過了聖經、神學及哲學等種種不同形式迴旋激盪的山路，正如往返「信神」之道風山路，要經過一片片的叢林、山腳墳墓 及小村莊，而途中偶然發現濕滑的地面藏著不少蛇蟲、及偶然遇到住在山上的猴子，都刺激著自己有不同的反省。在信仰人生路上總有著崎嶇不平的景，既要警醒，又要踏出信心的一步，侍奉之路也像山路一樣是不容易走的，要靠上主恩典前行。

過去在「信神」接受神學裝備時，常經歷不少現實的掙扎，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我習慣走進道風山的墓園靜思，在那裏與上主相遇，置身在眾位早睡之聖徒之間，這個墓園彷彿成了我的退修處，也是我靈修隱密處。坐在墓園旁遠望沙田，天空、十字架和世界連成一體，這景象就像上主向我展現的禾場，僕人被差往收取主的莊稼。墓園最高處還有一個廣闊的花園，有一塊石寫著「萬古磐石裂為我」，使我深深感受到上主的臨在及祂與人同在的愛。回想在上山受造就的日子，上主確是以恩典保抱著我，讓這墓園成為我的禱告花園。

我懷念「華人」及「老外」老師的課堂，包括啟發我，教導我要有創意，而又很時尚染一頭紅髮的麻辣老師，孫玉芝老師；束鬍子的陳國權牧師；帶著堅持面容邊行山邊唱著希伯

來歌的戴浩輝博士；認真要求的音樂女皇教師 Mabel 老師；馬丁路德粉絲狂的李廣生牧師；學術博大精深的神雕俠侶區建銘博士和袁蕙文博士；深不可測的高人羅永光博士；害羞的蔡定邦博士；穿著回教長袍的 Dr. Lemond 及慈父的 Dr. Zimmerman 和 Dr. Lundbom 等等。他們都是我尊敬和難忘的師長。衷心感謝上主給我遇上他們。各位老師，謝謝你們！



站在Dr. Lundbom 身後的是我——冼有基(Martin)，在2007年

\*註 有「根」：信仰根源、神學根源、歷史根源

有「基」：救主基督、信心基礎、支援基地

## 偶然遇上的恩典

戴志雄

2007年基督教研究碩士畢業

在學習的路程上，我走過一個起點，由於未有事奉工場，卻又想在信仰知識上更加的進深，「信神」便成了我學習的中轉站。

回想開學的當日，幾經艱苦地趕及校巴，來到一個古色古香、又有書卷味的校園，令我這個對中國文化有一丁點認識的人，精神一振，趕校巴的緊張心情，都一掃而空。

在開學禮的過程，我發現這個中轉站殊不簡單，原來她已是經過九十寒暑的老人，上主在此叫我與她相遇，相信絕不會是偶然，這中間必有奧秘在當中。往後的日子，因學習之故，要與她多方的交流、了解，才發現她沒有九十歲的老態。反之，卻有青年的活力，她所帶給我的，豈止是知識、興趣。

夜間上課，每每都是一日之中最期待的時刻，期待在課堂上和老師有更多的交流、期待解開知識的神秘面紗、期待...總而言之，上課是充滿了期待。最深刻的一次，老師要求同學分成兩大組，計劃運用課堂僅有的時間，進行兩堂崇拜。由於時間緊迫，老師要求負責講道的同學（其中一個是我），只用十分鐘，這真是很大的考驗。課堂中，充滿了挑戰、磨練，在此可見一斑。

四年的學習，開拓了我的眼界，亦培養了我學習的興趣——靈修神學。我對靈修神學的興趣初期的既驚且怕（因近似異教的操練模式），到後來全然的接納，這轉變拜得學院老師的教導有方所賜。在這個中轉站，為我餘下的日子，奠定了追求方向。

回顧這些學習的日子，確是足堪回味，在「信神」九十之年與她相遇，不會是偶然的，乃是上主的恩典，叫我在當中得以享受學習的樂趣，在此仍要對學院、對授業恩師們，獻上最由衷的感謝。學院及師長們所給我的，豈只是知識，更是一生受用的生命學習。

## 心靈緊扣「信神」

林培芬

2007年文學（神學）碩士畢業

2011年道學碩士畢業

意外的收到來電邀請為院慶百周年撰文，及後在羅永光博士再三的提醒，千言萬語，不知該如何下筆，想來想去，也不過是小人物，小故事。但若此文放在一百年後讀者手中，期望能讀到一點情味，認識一百年前的一點足跡。

話該從那裡說起？若你沒有試過從沙田排頭村而上，怎能體會林蔭樹下，花香鳥鳴的和諧。若不曾汗流浹背，氣喘如牛，怎能知道在綠林山上發現一座中國江南書院式建築的驚喜。白色外牆，黑瓦屋頂，古雅清麗。山上的寧靜與秀氣，正好與山下繁華喧鬧形成強烈對比。

若你不曾造訪這裡，怎能體會這不能言語流汗的愉快。當你到達山上，你會發現一塊刻有「信義宗神學院」六個大字的大石頭挺立歡迎你，當你仰頭，請你不要嘆氣說：「呀！還有一二一級樓梯的長征」。對呀！這是建築師精心的設計，正好提醒人「要向高山舉目」，更何況是讀神學，走上帝牧養群羊之路的人，靠的是上帝的供應，耶穌基督活水的滋潤，十架犧牲的大愛。若你沒有深思這建築物的細部，那看到的，只不過是建築物的外觀，或是找到歲月留下的風塵與破損，那建築師的心思和意含便失去了。

若你沒有入住宿舍，那會知道宿舍裡同學追劇集時的歡樂，同讀書時的安靜，及做清潔時的合作。若你沒有入住宿舍，那能體會雨季牛蛙鼓鳴至天亮的嘈吵；那能知道捉蛇、捉





鼠、捉百足蜈蚣的驚險；又那知道竹節蟲的可愛，草龍伏在你案上，跟你沉默對望，然後彼此驚叫彈跳的好玩。說是好玩，其實彼此都嚇個半死，不是各照自己地方，而是各奔各方本是應當。

若你沒有入住宿舍，那會知道住宿同學每逢週末遇到飲食安排的困難。宿舍不許煮食煲水，飯堂沒飯餐供應，從低座宿舍走到飯堂也不方便，尤其在寂靜夜色之下。那怎麼辦？那年，我走到周兆真博士那裡去把困難告之，他很快作出安排，在低座停車場旁的空置房間開闢一個學生廚房，簡單裝修，添置爐具，這便解決了這基本需要。那個地方也熱鬧起來，同學間也交換家常菜，最難忘是崔博大哥在那裡為我們做天津大滷麵、青菜水餃等家鄉菜的美味。

若你不愁衣食，餐餐到飯堂吃飯，然後喊著要減肥減肥；若你不曾遇到自力更生的鍛鍊，你或不能相信三十塊錢可以買一個星期的菜。你不會體會要為未能購買飯餐而到院牧面前提供理由的心情，也沒什麼好說，只說：「因為沒有錢，錢都用來交學費了！」那你可以幫上什麼忙？也不需要幫什麼，三十塊錢已經很足夠了！

若你不曾在學院裡找到可以交心的同學，那真是可惜！我幸運認識到我三點三的好朋友，有半唐洋，不太會中文，卻補我英文不足的鄭兆清；黃皮白肉，不會寫，而是畫自己中文名字的劉金鳳；有花師奶之稱，到處結交朋友，又有義氣的談偉玲；還有整天幫忙好姐洗地做雜務的Terrence。校內校外我們彼此同樂、同守望。三年、六年，遇到每張面孔都是可愛與可貴！

若說最深刻的老師，你會說誰？向素文博士的謙遜和認真，默言行動中也授予一課。一次她不能即時答上提問，她邀請我和談偉玲到她的辦公室，細心翻閱資料，然後慢慢的跟我們分享她的看法，我頓時被她的誠懇與認真所感動。她教會我遇到不能即時回答的問題，誠

懇的回應，認真的探求，是得人尊敬最重要的態度。

蔡定邦博士特別愛記人物故事，在課堂上每每介紹那個作者，便滔滔不絕，津津樂道的說個不休。記重要人物的生平軼事無可厚非，但好像我這平凡學生，只跟他談過一次話，數年後他還能說出那次分享的內容。就是已經畢業數年，他還記得我那份文本互涉功課的題目和內容。我想，是我做得好，或是他真的記性那麼強？真的嚇人！我也希望有他好的記憶力。

羅永光博士，課堂筆記最愛數字點列，眼睛耳朵總得跟他筆記上的1.2.2.3那樣的數字移動。跟他學神學科，可能苦的是他，因為我實在沒有那種天賦！課堂上的羅博士嚴肅，不苟言笑。但去年跟他到訪德國馬丁路德神學之旅時，卻意外認識到他在課堂以外風趣溫情，很會照顧同學的一面。

就讀「信神」六年，影響我至深，分享最多的，要說周兆真博士。他在我最需要幫忙的時候，不辭勞苦的為我奔波，聽我訴說，告訴我每人有每人的故事。從他身上，我不單學到新約和希臘文的知識，更在牧養和講道上，他給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勵，給我一個牧者榜樣。他的溫情和闊廣的心懷，這是窗子以外的人不容易理解的事情。

院慶百周年，我慶幸與「信神」同行超過六年的時光，雖然已經畢業，但心靈也跟「信神」緊緊相扣著。我感恩上帝給我認識這裡的老師、同學，也在這充滿靈氣的環境中陶造我的生命。若不曾與「信神」的一樹一花，一草一木，一張張生動面孔發生過聯結，也只是在窗子以外看風景而已。

## 與基督一同得分

張麗英

2007年神學學士畢業

2009年道學碩士畢業



恭祝

信義宗神學院一百週年快樂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主恩滿溢

回想在「信神」進修的日子，有七年之多。記得第一年 2003 年 10 月正是神學院 90 週年院慶，有步行籌款、感恩獻詩、自助晚宴等，都讓我十分雀躍，興致勃勃地參加每一個項目。這七年的學習，對一個走讀生來說真不容易，先說每天的步行上山就可當作靈修及練氣的操練。途中又要防避猴子的侵襲，真是舉步維艱，步步為營。到校園後，學習便開始。學院的早會是我和神親近的時候，有教授和畢業班同學主領崇拜，悅耳的琴聲，帶我進入聖靈和主同在的境界。

神學院圖書館有豐富的資源，對論文及作業的寫作幫忙不少。遇到學習困難的科目，特別是希臘文，我自然地想起親愛的學長，他們肯犧牲時間額外給我和一些同學補課；這份情誼真的忘不了。當然，教授們也分外有恩典。雖然有很多難讀的課程，我總是戰戰兢兢地經歷上帝的大能；主的恩典真的很夠用。每月一次的家會，讓我進一步認識同學和教授家長，也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透過聚會、分享及彼此禱告，常令我忘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及現有家

庭，而能為各人被呼召的生命喝采及感恩。神學院的同學來自不同國家，但信仰一致，都是循著主的大使命而來，在上帝的國度裡，不分彼此，一同研究，一同計劃及相互欣賞。在上課期間，大家都很忙碌，但一到午飯及營會時，大家就會放下沉重的神學書本，閒聊及大玩一番。

院長及教授們總有很多異象及抱負，他們承先啟後，為亞洲地區開展不同的神學交流、培訓和宗教對話，也發展與內地神學院的合作，為他們造就神學院老師和教會領袖。我最難忘的是藉著神學院與緬甸神學院舉辦的交流生學習，我有機會參加在緬甸 28 天跨文化課程，體驗當地的宗教文化及信仰使命。這次學習給我的生命增加了許多喜悅色彩，廣闊我屬靈的境界，也增進我日後對服侍主的體會。

我最喜愛「信神」，就是因她擁有純潔的教義，給我在信仰上扎下深厚的基礎；我對信義宗神學院致以無限敬意。心繫「信神」，完成學士又繼續了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金福堂作半職傳道兩年；2009 年 12 月，任職廣黃院牧事工有限公司，在黃大仙醫院任全職院牧至今。求主使我這空瓶子能盛滿我所學，更能傾出我所學，努力傳揚真道，實踐主道，結出屬主生命的果子，報答主恩。

展望神學院未來的日子，祝願周院長有更大的抱負，任重道遠，拓展新使命；也有健康的身心社靈，將主的門徒帶入正確的信仰軌道。祈願各教授精心培育新的牧者接班人，榮神益人！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林前一 9)

# 感恩的心

任朝霞

2007年交流生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一個人能活上一百年是極其難得的事，人群中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實現這一個願望。但人生中卻有許多個 100 天，其中最早期的那 100 天可能是最受重視的，然後其他的日子往往會混雜一起，很難再區分。在中國，能擁有 100 年歷史的學校並不多，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是一個，我有機會在其中度過 100 天，這可是我人生中有別於其他日子的重要時段了。

2007 年 9 月至 11 月中旬，我以訪問學生的身分在 LTS 生活了 100 多天。迄今離開她也已五年多了，感覺那段日子就像一幅被籠罩在朦朧雨中的水墨山水畫，顏色淡極了，輪廓也不甚清晰了。但總有著一條清澈小溪，一直從幽幽山谷深處一路蜿蜒流

到我的心頭，那條小溪就是孫玉芝老師幾年來不斷寄送給我的無數美好郵件。

在 LTS 我第一次全身心地和虔信的老師同學們朝夕相處，這是我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期間感受最多的就是大家的那種親和與情，用最樸實的態度表達出對你的關心和友善。因為我聽不懂粵語，大家就盡量說普通話，有時還會為自己的普通話不標準向我表示歉意，其實他們不知道我有多感激。課堂上普通話好的同學專門為我做翻譯，幫我整理授課內容。生活之餘大家還非常耐心地教我常用的粵語，我們在一起總是不時爆發出歡樂的笑聲。孫玉芝老師經常邀請大陸同學去有特色的餐館用餐，到她家裡聚餐，帶大家去海邊游泳，

每次都讓我體會到如家人一樣的熱熱鬧鬧。週日傍晚，大家在道風山堂做完禮拜後去餐廳吃飯，每當第一次參加的人在向大家做自我介紹，來自何處，那情境總是很溫馨。

在一個暖宜人的星期日下午，我參加了學院步行籌款活動，從山下一所中學出發一路行至山上的神學院，既體驗到一種神聖感又有集體活動的熱鬧和輕鬆，長長的路途絲毫不覺疲累。另一次，參加了一個規模龐大讓我記憶深刻的佈道大會，三四萬人齊聚香港島體育場，澳門都有人來參加。宣講結束後，我隨同學們走進會場中心進行志，然後大家興奮地為我祝賀，我似乎還是有些懵懵懂懂，卻為大家真誠的祝賀而感動。

十月底的 LTS 院慶中，我們內地幾位同學以一首《感恩的心》來表達對這段生活的感恩，我最喜歡歌詞表達出來的那種心境，感謝所有人的幫助，感謝神所創造的一切……不想不知道，一想嚇一跳！

原來竟有如此多的記憶曾經被我束之高閣，讓它們就像一群受盡委屈的孩子。現在，它們唧唧喳喳地奔到我的腦海中來，向我撒嬌般地抱怨，為什麼要冷落它們呢？我想向它們表示一下歉意，是我平日裡太粗疏了。可它們也真有些調皮，還和我躲藏得又那麼巧妙，讓我在喧囂的世俗時日裡忘記尋找它們；其實，它們一直都在那兒，一直都在，並不曾離開我的記憶。



## 俗世奇葩

林志雄

2008年基督教神學碩士畢業

2012年神學博士生

清·梁章鉅《楹聯叢話·卷五·廡宇》：「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喻意栽植樹木需要十年，培養人才更需百年。尤其是默默耕耘培養上主工人逾百年的神學院而言，更是難能可貴，俗世奇葩。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是國際級夙負盛名的百年神學教育機構之一，且歷年人才輩出，碩果纍纍。有幸在這裡修讀神學，委實教我感到光榮與自豪。

事實上，我在信義宗神學院進修的日子共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和一個將會發生的階段，這些階段以四個英文字母作代表。前三個是“S”、“D”和“S”，而第四個則是“T”。

第一個“S”的意思是“Special”，即特別。記得1990年初，我受聘於一所信義宗背景的差會，專責佈道所的福音事工。由於我不是在信義宗教會信主和成長，又不是信義宗神學院的神學生，故此，有關信義宗的歷史和教義均一無所知。於是，該差會推薦我去信義宗神學院修讀相關課程，以補不足。因此，我以特別生（special）身份入讀信義宗神學院。這次是我第一次體驗國際級神學院的學術風氣。

第二個“D”的意思是“Master of Divinity”，即道學碩士。由於深被信義宗神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和緊密的師生關係所吸引，我決定報讀道學碩士學位課程。在進修期間，教授們充足的課堂預備和深厚的學術造詣，均叫人眼界大開，獲益良多。不但如此，我與教授們更

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的關係，因而讓我在神學和牧養上的反思有著顯著的進步。

第三個“S”的意思是“Master of Sacred Theology”，即基督教神學碩士。自1999年道學碩士畢業後，便忙於堂會或機構的事奉；有些時候，身心感到疲累，工場猶如戰場，事奉猶如爭戰。漸漸地，個人的事奉心志彷彿被人騎劫了，迷失於事奉中。是時候靜下來，檢視自己的生命和事奉了。故此，我決定重返神學院全時間進修神學一年。果然，藉著不同學科和導修，讓自己重新得著事奉的氣力和目標。

第四個“T”的意思是“D. Th.”，即神學博士。於我，神學學習是不斷提昇自我的不二門徑。雖然，奮鬥於事奉工場中，仍不忘尋找進修神學的機會。再者，「男性的牧養事工」成了我過去十多年事奉的重點和學習目標。因此，我決定於2012年報讀“教牧學博士學位”課程。期望藉著這次進修讓我在「男性的牧養事工」的課題上，有更深度的學習和反思，從而使我的事奉人生更豐富、更適切、更中用。

回想與期望這些學習神學的階段，不難發現「信仰不能與生活分離，而神學不能與事奉分割」，正如馬丁路德所說：「信仰就是神學，神學就是信仰。」換言之，信仰、神學、事奉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故此，我冀望在未來進修神學的日子裡，更懂得珍惜、感恩和把握每個學習的機會，以致我能把聖經的真理內化於生命裡，外顯於事奉中。

祝願母院「承百年之上主恩，拓千禧之天國業」。

## 信義宗神學院與豹仔

董泓

2008年神學學士畢業

我是董泓，在信義宗神學院裡，大家都叫我「豹仔！」

道風山上的四年多時間，是我生命中的轉捩點。

由我本身是一名中七的學生，轉變成為一名神學生！

由一名無病的人，轉變成為患癌病，又無力的人，然後再能夠奇妙地康復，並完成四年的神學學士課程！多謝上帝給我這經歷！

以上所講的，都是我從上帝而來的恩典，是我無力償還，但心存感恩的回憶。

記得在神學院上課時，老師和同學們曾經一同為我按手祈禱；又記得在住宿舍的四年裡，從家裡將衣物鞋襪、生活用品搬上學院那種種的辛苦；也有試過與住宿的同學在晚飯後一起望著天空祈禱。

初入學的時候，高年級的師兄師姐看見我們的未適應，讀書讀得辛苦，於是就各出絕招來幫助我們和鼓勵我們，有的師兄姊幫助我們組成學習小組；有的就在下課後帶我們下山去吃雞粥滿足一下，暫時放下重擔，之後再重新努力；有的師兄師姐就與我們組成祈禱小組，一方面分享他們的經驗，另一方面與我們一起祈禱……

上帝啊！這一些回憶現在仍然留在我腦海裡面，多謝上帝！多謝你們 信義宗神學院的每一位老師、同學和同工們！

期望我們在山上被就造之後，下了山，上帝能使用我們每一個！多謝上帝！

## 蒙召之恩

丁瑞香

2008年道學碩士

2010年基督教神學碩士

蒙召是每位基督徒都經歷過的恩典。當我們回應上帝的呼召，在祂的經綸下，經過在交通裡憑信而活，以至於認識恩典。

我們這些得救的人都曾經歷過主耶穌，這不是發生在外面，乃是發生在我們心靈的深處。使我們認識到上帝的呼召不是由蒙召者起始或發起，乃是從呼召者那方起始的。其實，上帝才是那呼召的起始者，所以接受上帝呼召的動機與力量不是從蒙召者這方起始。如此一來，我們能回應上帝的呼召，所憑的動機與力量都是來自上帝自己。

在聖經裡認識到，得救乃是蒙召離開自己的所屬的領域和環境。意思就是需要從其中出來，分別為聖。榮耀的上帝，不單吸引了我們，更呼召我們。呼召就是聽見上帝說話，意思是祂臨到我們，向我們心靈說話。而這是神聖的說話，是使我們接受祂呼召的力量。

還有另一種呼召，就是上帝從眾聖徒中選召人作特別的侍奉，例如讀神學作傳道。然而，當上帝使用一個人，祂並不是找一個完美的人，而是有一顆仰賴、順服祂的心。就如馬太福音四 18-22 告訴我們，當主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的時候，祂呼召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約翰。主耶穌只是對他們說：「跟從我」，他們就跟從了祂。

筆者有幸蒙恩入讀信義宗神學院，過去六年，從一個學位躍進至另一個學位，精神、體力不可少；挑戰、困難、試探、淚汗也少不了！然而，靠著那加恩賜力的主，在祂的保守裡——把難處擊退，破解空中掌權者的詭計，完成初步使命。

做傳道確是 Mission Impossible，因為這是從事拯救靈魂的工作，因此，這也是一項最難完成的使命，但同時也是最具挑戰的工作。有誰配？沒有，一個也沒有！幸好這是主的工作，主會負責，祂呼召了那些不配的人，沒有能力和愚拙的人來跟從祂。從哥林多前書一 26-29 保羅說的話，可以證言：

26.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27. 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 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28. 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29.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從深處領受了上帝的管教，我們這一班真正蒙召的人，亞伯拉罕的子孫，接受了上帝的呼召，連同祂的說話和應許，現在是在祂的國度裡代表祂，並且彰顯祂的榮耀。祂將那無窮的豐富，分賜給聖徒、教會。在上帝家中，我們是基督的執事，也是祂奧祕的管家。在這家裡，羊找著寬闊的草場，麻雀找著棲身之所，燕子找著菴籬之窩。願我們在上帝永遠的經綸中，成為忠信者、有福者、讚美者！



## 平衡之道

趙麗雯

2008年教牧學博士畢業

先後在四所神學院進修，體驗到信義宗神學院的一個教學特色——平衡之道，在學術與信仰、研究與實踐之間，讓同學們平衡地成長。在進修教牧學博士學位的過程中，教授們都要求我們把每一個神學立場與牧養實踐作出平衡，這教學的向度成為我在服侍和教學上的原則。

「我在『信神』的日子」並非因畢業而過去，學院繼續給我機會參與：跟新入學的研究生分享學習心得、擔任博士生的輔導實習督導、為博士生的畢業論文作校外評閱，讓我在另一種模式中持續學習，與在學的同儕們並肩成長；感謝神！

適逢學院百週年院慶，祝願學院校務日隆，主恩常偕！



## 情懷點滴於「信神」

傅昌權

2009年文學碩士畢業

2010年基督教神學碩士畢業

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得到了事前意料不到的收穫：寶貴的師生情和同學情。我原本較熟識中國神學研究院和崇基神學院；因我已有六年全時間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主修哲學及副修神學，哲學碩士研究基督教宗教哲學。接著，兩次申請中神入讀她的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但兩次都以「你 overqualified」為由遭拒諸門外。我也沒有再多想這個想不通的理由，立即報讀信義宗神學院的文學碩士（神學）學位，過程十分順利，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兩年後畢業，亦順利再以一年時間完成了基督教神學碩士學位。

除了「信神」和道風山優美的自然風景、古雅的仿宋建築及廣博的神學知識之外，我最大的收穫之一，是認識了一大群要好的同學。同是 2007 年入學的校本部各課程同學。到了現在大家都仍能聚首一堂，互相關懷，相互代禱，很是融洽！另外亦很有幸認識了不少其他的要好同學，由於人數眾多不能一一盡錄；但有幾位很有愛心一定要提的師兄師姐，他們是我的學長麥偉祺（Thomas）傳道、張惠恩（Christina）牧師與吳慧星（Stella）老師，他們真摯地關愛別人，樂於助人，至今與我仍是深交，是我很珍惜的靈裡同路人。

我最愛「信神」是她的國際化，她有很多開放、謙和友愛的老師們，又能兼備理性與信

心。在我修過課的華人教授中，我最欣賞的是周兆真院長、載浩輝教授、李廣生教授、羅永光教授、陳國權教授、陳錦權教授、蔡定邦教授和張寶珠教授。他們開放、有學養，也能平等友善地對待學生，尊重學生及鼓勵發問。我在飯堂吃飯時也很喜歡與他們同席閒聊，增進師生情。我最友好的外籍教授中是李嘉恩教授、崔天賜教授和利文倫教授，他們有為父的心腸，上他們的課完全沒有壓力，無論發問或表達不同意見，他們表達謝意及欣賞，十分有鼓勵性，也讓人開了眼界。我很容易就跟他們做成朋友，得閒一起飲茶交流，延續師生友情。

我喜歡到不同神學院去學習，感謝神，2010 年 9 月到了美國加洲的愛修園國際領袖學院（Agap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stitute）修讀實用教牧學博士學位，今年也畢業了。我最珍惜的也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愛，完全忠於聖經和對聖靈開放下所經歷的一切：能效法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單純地倚靠聖靈的力量和帶領，真正實踐謙卑，天天背起我個人的十字架，緊緊地跟隨祂。沒有神的厚恩，以及從「信神」及家人所得的寶貴支持，我也不能走到今天。多謝上主，多謝「信神」，多謝家人。

哈利路亞，一切榮耀頌讚歸與聖父、聖子及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

## 「信神」與我

徐展明

2009年道學碩士畢業

信義會永恩堂教師



「信神」飯堂 07班同學

### 夜校階段

2004年，為了增加對信義宗禮儀及教義的認識，又經堂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安堂）巫玉揆牧師的支持，我申請入讀信義宗神學院（信神）『基督教研究碩士』（MCS）課程。在學院所安排筆試日期的那兩晚，我卻因事未能出席。幸得延伸課程部主任蔡小姐（Cherry）為我提供了另外一個考試日子，我便帶著戰兢的心情赴考！誰知，那天晚上只有我一個人考試……當時的心情是既緊張又感動！為了我一個人，居然花了寶貴的人力及場地資源。由此可見，「信神」是十分看重與每位學生的關係，連未入學的申請人也如此照顧！

這種經驗在往後3年多的夜校生活中也常常體驗著，每有新科目的第一及二堂，Cherry也在當中支援教授及同學們，其實她同時任職校本部的註冊主任，日間工作繁忙，晚間竟然常常出現在我們當中，令夜校同學沒有被忽略的感覺。Cherry和Emily（李佩儀小姐）二位，成功將夜校同學及「信神」連繫起來！

另外，除了下班後趕時間咬著麵包上課的回憶外，最享受是從教授、牧長的言

教和身教並同學們的分享中，獲得信仰的省思和實踐動力，這不正是學習神學的意義嗎？雖然每一課程都有不少的功課，但我仍樂在其中；加上認識了三位相投的弟兄 - Frankie、Nelson、David，由那時至今仍保持每年餐聚數次，實為難得！這種屬靈友誼為我的夜校學習生活增添不少色彩！

### 日校階段

2007年1~2月，主的呼召再多次臨到；在得到家人和靈安堂教會的支持下，我於同年9月上道風山學『道』去了。當時，我在夜校MCS取得的學分大部份被「信神」承認，讓我在兩年內就完成「道學碩士；M.Div」學位（原需修讀3年），可提早一年到堂會事奉主。但是，由於課程緊密，加上走讀沒有住宿，與同學及教授們少了團契交通機會，實為可惜！再加上第二年擔任畢業班籌委的事奉，令我忙上加忙，甚感吃力，幸好主恩足夠，又安然度過了。

再者，無論在日、夜校時期的神學學習中，愈進修愈感到自己的不足，但主恩深厚，透過持續神學進修，讓我對聖經、神學及信仰的認識和反省也增強了。除了知識的增進外，最寶貴是我的靈命更被建立起來，因「信神」的教授們著重生命教導，鼓勵同學把基督信仰活出來。而當中每位教授也令我有所得著，而指導我較多的包括：林德 前院長、李廣生博士、羅永光博士、崔天賜博士及Mabel老師。我在此向眾師長及學院獻上衷心感謝。

### 持續進修階段

2009年7月起，主帶領我到信義會永恩堂事奉。學海無涯，我亦不以完成了日間課程便是我學習神學的終點。相反，我希望藉持續學習強化我的事奉能力和更新我的靈命，使被我牧養的會眾也同得益處。因此，我繼續在「信神」修讀『路德神學』、『信義宗教義精華』及『佈道學』課程，藉此認識聖道更深，反省信仰更深，更新靈命日深。



# 全是感恩

胡育嘉

2009年道學碩士畢業

在信義宗神學院的幾年，開闊了知識與為人的領域；有系統地認識古往今來的神學思潮與教會的興衰，而創造主從古至今在歷史中與人同行。

母校給我的學習空間：神學圖書之豐富不愁無資料；老師生命之謙讓、學識之淵博、教學中的包容與嚴謹、追求卓越更追求忠誠，就是活的榜樣；同學與老師來自四面八方，黑、白、黃、紅，中西共聚，天下一家；古色古香的校舍建築，道風山上之清幽，魚池與活泉；教學樓牆身之金句「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顯出先賢長輩的豪氣：「每天所作，全是新事」。眼見的人和事、境與物，眼不見但心靈能感受到的與神同行、與人心靈的交往、愛的融和、使命的激發、情誼的交流，都在山上發生。無論見與不見，都具感動人心的震懾與安寧，開闊了小子的知識與為人的領域。

作為一所神學院，有眾多的海外教授是母校特有。無論華或洋教授，他們之口傳授的神學思潮，精密的邏輯思維、古今貫通的視野，以及更寶貴的就是以「身」傳授的忠誠與謙讓，霸氣與狂野、溫文與典雅、幽默與深藏，在小子生命中都留下烙印。他們口中所傳講的，開闊了知識的領域，而更重要他們生命活出的見證，展現了為師的典範，神的僕人。口中有愛、而行為中更有愛，在小子失落時輕聲的鼓勵、拍拍肩膀，感到溫暖與支持。愛神也愛人，口傳知識而行為中活現真理。

歷史在上帝的手中。人類的歷史、教會的歷史、神學院的 100 年歷史或將來（未來的歷史），都在上帝的手中。從負面言，若說人類的歷史是犯罪的歷史，上帝在忍耐；若說教會的歷史是爭權奪利的歷史，上帝在心痛。從正面談，若說人類的歷史是走向文明的進程，因有上帝在保守；若說教會的歷史是世人悔罪歸主的紀錄，因上帝的鴻恩。那麼，神學院的 100 年歷史，今天坐下反思時，心中全是感恩：造就主僕、建立生命、立下風範、立於真理、傳揚真理。先賢與長輩堅守崗位，排除萬難，創立今天的輝煌。感謝上帝！

將來如何？就看我們這群母校出來的小子小女，能否承先啟後，不辱師門，在人類的歷史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活現上帝要求的行公義、好憐憫，更存謙卑的心；在教會的歷史中領人歸主，領人出黑暗入光明；在母校的歷史中多幾個令校友引以為榮、引以為傲的門生，更重要的是上帝也點頭稱讚為「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 諸聖相通

陳宇豪

2009年神學學士畢業



轉眼自畢業後已經三年了。三年並不算很長，但卻可以帶來很大的轉變。在神學院生活的四年片段還沒有發黃，但人面和情懷卻已改變。看來彷彿是一件傷感的事，人生不就是在許多的離合幻變之中嗎？在這變動的世界中，尋找到永恒，也許就是我在這神學之旅中的一份深切體會。

也許我是一個無根的人，對於一個地方我並沒有投下什麼念念不忘的情懷，畢竟我上山原就為了下山。然而我不濫情卻非無情，一個組織的靈魂並不在於可見的東西，對我而言那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聲無息地留存著的精神才最可貴。

在四年神學院的生活中，影響我最深的不是某位師長，而是一份情懷，一份與一名已經過身的同學的情懷。來到神學院當中的學生也許有著不同的召命，但總是一群立願為上帝所用的信徒。我們不是完美的人，也許亦不是教會中的菁英，但我們立志成為上帝之僕。作為僕人的使命當然就是服侍和工作。只不過當這位同學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其學位之際，卻發現患上了癌症，隨後的一年已經主懷安息，這給我帶來非常大的震撼。連事奉的機會也沒

有，到底為何要受訓練？而縱使我們有幸可以在教會中事奉，但我們到底做什麼才有意義？工作是否就是我們召命的根本？

這個問題從我畢業不停地纏繞 我直至進入職場。在教會前線的事奉與我們在神學院的訓練，說實在點幾乎是沒什麼直接關係的。神學並不會讓會友產生興趣，神學更不會進入會議之中。靈性操練並不在教會生活之中，而是在特定的聚會講台上。我們的工作環境豈是一個風和日麗的禾場？也不是溫順的綿羊圈。我們的神學知識並不會保護我們，我們辛苦讀來的學位也不會增加我們的公信力。

這樣看來神學院給予我們什麼？神學院給了我們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讓我們找到自己的信仰，且活出我們的信仰。神學不等同於信仰，縱使我能通繞圖書館裏所有典籍，那不表示我已了解信仰。信仰是一種生活，信仰植根於關係之中。信仰本乎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信仰展現在我們與別人及這個世界的互動之中。神學院沒有給予我們一個信仰，但神學院給我們一片培育信仰的沃土。我在這裏遇見的老師，無論我喜不喜歡，他們都啟發了我的思維。在神學院裏相識的同路人，在畢業後也許各有前程。但我們一起生活和學習的日子為我們的信仰扎下了根。

今天，無論同學或是師長都有各自的路途，有的在原來的路上前行，有的找到新的方向，有的已然回到主懷之中。我們或許會再相遇，又或許要在天家才重聚。但我們一起經歷過的幾年學習生活卻讓我們找到了一個永恆。這永恆就是我們在聖靈裏永遠地相通。昔日老師的教導會成為我今天教導的基礎，離世同學的意志會成為我現在事奉的動力。

神學院不是一個只供我們懷念的地方，更不是讓我們留連不捨之地，這片土壤屬於今天在學的幼苗。我們雖然還不茁壯，但我們誠然成熟了，且要在別的地方生根結果。感謝這片曾經滋潤我們的地方，感恩在這裏所遇見的一切人和事，願我們永遠在主內相通相連。



## 張開雙手的基督

陳桂梅

2009年基督教教育學士畢業

2010年道學碩士畢業

感謝主耶穌基督預備人心，在信義宗神學院一讀就是六個年頭。有幸地，每一年都被安排在學院早上崇拜時為說普通話的同學作傳譯服侍；這是校園服務之一，是每一個全日制學生必須參與的服侍。當然，作傳譯的最大得益是第一個預先接到講稿，在預備翻譯的過程中，與講道者在文字上的交流是最深沉又最深刻的時刻。記憶中，自己曾被講道文章的內容感動至落淚，或作當頭棒喝的情景常而有之。如最近一次為 Rolf Schanke Eikum 牧師作傳譯，主題是托瓦爾森的基督塑像（Thorvaldsen's Christ figure）。文稿中，牧師引出自己為什麼喜愛這個基督的姿態。

當牧師第一天戰戰兢兢地去到一所從未踏足的教堂上任時，一進門就遇上向他張開雙

手的基督塑像，當他看到基督雙手和雙腳上的釘痕，立刻意識到這十字架上的釘痕是因為自己的罪；從那時起，他再次經歷基督已經把他的罪贖回，為他背負了重擔。另外，他也感受到這是基督給予的恩福和鼓勵。牧師說：「在這教堂裡，主基督張開祂的雙手歡迎我。而我就是祂的僕人，我應該學效祂張開雙手歡迎每一個人，...因為主基督都是張開祂的雙手與他們相遇。我將要開始為救主基督做見證，我們的救主是為我們的生命和未來生活而犧牲的救主。」

牧師的一席話，開放我的心思，擦亮我的眼目。到了傳譯那一天（2011年2月21日），牧師把一個小小的基督塑像（這雙手張開的基督塑像是由著名丹麥藝術家托瓦爾森雕塑，被豎立在北歐許許多多的教堂內）放在講台上，陪著他一起講道。

當自己每一次踏入「明節堂」時，必定會看到正前方的耶穌基督，祂不正是張開著雙手歡迎我們嗎！還有，立在明節堂外，連接121級階梯而俯首山下的十字架，不也是張開雙手歡迎我們嗎！當自己再次徘徊於那高而寬大的十字架下，默想詩篇121的經文，那份寬廣的心懷又再臨於我心；相對地，一份微小得像塵埃般的情懷也輕輕而來。我對那無處不在、永遠都是張開雙手迎向人類的主耶穌基督獻上感恩，並延續心內的祈求：祈求基督的憐憫、陶造，如活水江河，成為祂流通的管子！

同時，Rolf 牧師的分享，也不斷延續我的思潮：若上帝國的事業將是我們唯一的生命和喜悅，我們定當放下，放下自我，讓基督親自陶造，成為一個甘心樂意、張開雙手迎向每一個人的小基督。

## 從前風聞有 ，如今親眼見 ！

勞麗英

2010年信徒神學高級文憑畢業



依稀可記...從前在教會裏曾聽聞「信義宗神學院」的名字，但只感到很陌生，曾有一段日子任職教會幹事，拆信件時看見學院的宣傳海報，內容是首次舉辦三年制夜校神學證書課程，在好奇心驅使下（我雖沒想過當傳道人，但神學到底是讀或學什麼的呢？...）就這樣踏入了校園。上了第一課後，就開始愛上了神學 原來基督徒是可以這樣認識神、經歷神的。信義宗神學院擁有超高水準的神學師資，不論老師是畢業自什麼神學院，只要有實力及曾接受正統神學訓練，都可有份於信義宗神學院的教授團隊，多廣闊的神學胸襟！這也是吸

引我繼續研讀的原因之一。兩年的神學課程為我的信仰奠定了穩固的根基，學懂怎樣分辨及如何跟從三位一體的神。

後來，轉到另一間教會事奉...唉！有部份位高權重的基督徒利用教會的名聲 ( goodwill ) 牟取個人利益，心中十分氣忿，本想拂袖而去，眼不見為之乾淨！可是教會內大部份肢體視教會為家，為了這緣故，我留下了！（因我是在教會長大，熟識教會運作，也懂分辨怎樣的狀況、言語...才是真正敬拜神！）於是竭盡所能與聖靈同工，建立信徒，堅定跟從主，不隨波逐流，短短半年內個人體重輕了約 10 磅（嘻嘻！這個免費的自然減肥法也是神的恩典呀！）在艱辛的事奉生涯中，經歷了上帝的豐富供應 恩典、愛顧、智慧、神蹟奇事...，也親眼目睹上帝的公義。過去兩年的夜校神學課程就是上帝預備我參與 / 投入以上事奉的訓練。

事奉責任完成後，多年沒到教會的母親也願意重返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我也順理成章地陪伴左右。上帝多奇妙！她恆心地參加主日崇拜，這是多麼奇妙的大恩！至於我，能在專心、安靜的情況下敬拜主，是多麼令人珍惜、嚮往的上好福份！同時，也重新投入了「信神」的夜校延伸課程，完成過去還未完成的第三年神學課程。學制及課程雖變了，但上帝的恩與愛猶在！且有奇遇呢！在巧遇的情況下與他溝通，一位是我一生中最認識我、相知相遇的摯友，使失去多年的被在乎、關心、重視...的感覺重返了！

從對「信神」的陌生，以致與她結下了不解緣，2011 年就行畢業禮了！不知道在未來的日子，上帝是否仍讓這份緣持續下去？

# 漫長神學路

林楨

2010年基督教研究碩士畢業

## 經歷

我在信義宗神學院（簡稱「信神」）學習神學的日子真的是非常漫長。我是2000年入學，讀基督教研究碩士（MCS）課程，屬於延伸部課程，所有課程均是夜晚上課。回想自己的學習猶如民數記所描述的以色列子民那樣，第一代全部死在曠野，進不了迦南，第二代才可以進入。

由於工作緣故，夜晚經常要與業主開會，因而經常上不了課。另外，因要進修與工作相關的課程，故此，只好延後神學的學習。

2006年，<sup>1</sup>神學院的課程改制，畢業學分由48改為60，<sup>2</sup>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轉制。我心想既然讀了那麼久都未畢業，選

擇轉新制，當作是重新入學。<sup>3</sup>

到了2008年，我仍未修滿學分，故申請延期畢業，學院批准延長一年。但意外的是媽媽患了癌症。由於我是獨子，唯有放棄上課，留在家中照料媽媽。期間，她病情反覆覆，時好時壞，而我就在她病情稍為穩定後，再繼續修讀神學課程，儘量完成餘下學分。

到了2010年的下半年，媽媽病情轉差，我無法在夜間上課，學院准許我延遲至2011年畢業，但不可再延期。適逢工作上出了些狀況，突然掉了工作，與學院商量，恩准我以日間課程代替，於是，在修讀MCS課程的最後階段，我由夜校生變成了日校生。

## 感受

在「信神」讀神學確是一件美事，雖然下班後拖著疲乏的身軀上堂，有時（可能是很多時候）上課都會睡著，<sup>4</sup>但每堂總會有所得著。<sup>5</sup>

讀日校更令我大開眼界。先說硬件，原來「信神」的校園是那麼優美，它是充滿中國文化的建築群。校園中央有個魚池，供師生玩樂閒適；課室既古老亦先進；<sup>6</sup>圖書館藏書極豐。<sup>7</sup>與校園毗鄰的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內中設有迷宮明陣，供師生祈禱靈修。「信神」絕對是一個尋道、問道、學道的上佳之選。

軟件更加一絕。「信神」的教授不但學養精湛，而且是忠於上帝話語的牧者，我有幸受教於他們，獲益非淺。另外，可以與來自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弟兄姊妹

一起上堂，用膳，學習尊重彼此的差異，相信香港沒有其他神學院能有這樣的條件。<sup>8</sup>再者，日校大部分同學將來都是準傳道人，上堂的次數、功課的要求及課堂的討論相比夜校的是更多和更深，而同學間的關係亦比較親密。<sup>9</sup>不得不提，有一回我正在試穿畢業袍，周院長竟然說出我的名字，當時我很愕然，不知怎樣反應，想不到院長居然還記得十一年前入學的學生。「信神」的師長真的充滿人情味。

## 願望

感謝學院對我的寬宏、容忍及栽培，雖然畢業在即，但這條漫長的神學之旅，我只是行了一小步。神學知識浩如煙海，愈讀愈發現自己只是井底之蛙，現在只不過是一窺其堂奧。希望將來有機會繼續在「信神」尋道、問道、學道。是所禱願。

<sup>4</sup> 在此聲明絕對不是老師教得不好。

<sup>5</sup> 雖然是夜校，但大部分老師都是日校的，他們的神學造詣深厚，所以水準不會比日校差。得著是指神學知識得到提昇，靈命得到充實，猶如參加培靈會。

<sup>6</sup> 古老（粉筆、黑板。筆者感覺像返回中學時代）；先進（每個班房均設有上網投影設備）

<sup>7</sup> 以往讀夜校，沒有時間到圖書館看書借書，現在有機會使用，當然盡量把握。我上網查過，「信神」應該是香港眾神學院中藏書量最多的神學院（中大崇基神學院除外）。

<sup>8</sup> 我估計有三分之一學生是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印尼、尼泊爾、緬甸、柬埔寨、美國、韓國、老撾、甚至非洲國家等。另外，我估計信神約有三分之一是外籍教授。我在信神讀了三科日間課程，全是由外籍教授授課。故此，在信神讀書猶如置身聯合國般。外籍教授比較着重鼓勵學生作神學反省，不只是知識傳授，藉此訓練學生的批判思維。

<sup>9</sup> 夜晚放學後，大家趕緊回家休息，很少會與其他同學聯誼。

## 我與神學院的一些往事

黃日強

2010年道學碩士畢業



我與信義宗神學院的正式關係，始於 2003 年入讀延伸課程部的「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當時日間工作，晚上讀神學，雖然辛苦，但自己卻很享受當中的樂趣，尤其聖經書卷的課堂，對當時仍疏於讀聖經的我來說，可算是上好的「雞精」、「補品」，既幫助我吸收聖經書卷的精華，也增強了我讀聖經的興趣。

延伸課程的同學算是很有福氣，因為在夜校任教的為數不少是日校教授，除了課程節數相對短一些外，基本上內容都跟日校的十分接近，所以能在夜校畢業的同學，水準也不怎樣差。夜校老師的課堂，令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陳國權牧師的靈修學課程，教我們靜坐、放慢腳步、默觀花草樹木、聆聽上帝的聲音；另外就是戴浩輝博士的希伯來文課程，每一堂課他都拿著木吉他教我們唱希伯來詩歌，為我們的艱苦學習過程增添一點樂趣；當然還有周兆真博士對《羅馬書》及《啟示錄》的講解，樸實無華，卻又異常吸引。

2006 年 6 月，我從神學院夜校畢業。2008 年 9 月，在上帝的引領下我入讀日校。還記得在考慮全時間讀神學的那段日子，許多人都曾經給我意見、鼓勵及幫助，其中最深刻的是蕭汪郁卿師母給我的提醒：「上帝不會讓願意奉獻自己給祂的人有誇口為上帝犧牲許多的機會，因為祂必會賜給他更多！」（當時我正在計算自己的犧牲...）而林德 院長親自約我飲

下午茶，對我的全時間修讀神學給予意見及鼓勵，也令我意想不到。

全時間修讀神學期間，我有許多的經歷，其中最寶貴的莫如畢業前的暑期「跨文化宣教體驗」，跟袁蕙文博士及另外四位同學勇闖巴基斯坦這回教國家，還逗留了差不多一個月！相處中，我發現袁博士不單是很好的領隊及導師，更是一位「很有心」的傳道者，在言教及身教上都作了我們的榜樣。事實上，信義宗神學院的教授們大都是「好牧人」，除了用心教導外，對同學們也很關心，好像李廣生牧師就經常主動跟我攀談，令我感激之餘也得到不少可以向他請教的機會，特別在選擇工場上，他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從中也感受到他那份愛教會也愛傳道同工的心。

每當緬懷自己與信義宗神學院一起度過的日子，我都會想起 2009 年「畢業生差遣禮」中林博士與周博士一起分發聖餐的最後一幕：兩代院長當時以「牧者」的身分向對方分派餅和酒、彼此提醒那是基督為罪人捨棄的身體和寶血，那是多麼的有意思！今天，那一幕雖然已是不可重演的「歷史片段」，但它卻能提醒我：人事會變遷，我們現今所有的人也不可能看到信義宗神學院的下一個一百年；但是，上帝的愛始終不會改變。



## 「信神」百年，主恩滿載

方倩雯

2010年神學學士畢業

恭賀 信義宗神學院踏入 100 週年！

小妹是「信神」第 33 屆神學學士的畢業生，現在又回學院繼續修讀道學碩士學位。感謝學院不斷給予機會，讓小妹能在神學上再受裝備，以至日後在群羊牧養上有更好的準備。

回顧過去，在信神有 7 年的學習歷程，先有前院長林德 博士的默默付出，為「信神」播下神學教育種籽。在學院首五年，林博士以潘霍華著作的《團契生活》一書，給小妹帶來重要的神學基礎；林博士最近出版的新書《神學就是學神》，又給小妹帶來重要的學神基礎，感謝上帝恩典滿載！

現今有周院長的接棒，為學院的施工擴建工程勞心勞力，加上各位教授的悉心教導，願主多多加恩加力給他和他的團隊，繼續培養新一代的時代工人為主作工，蒙上帝恩典，接續恩典滿載！

轉眼間，經過在「信神」多年的學習，有機會參與「信神」踏入第 100 週年歷史，的確值得感恩。縱然在修讀日子中，緊密的課堂加「有限期」的作業，使我常常懷著說不出的緊張和興奮。緊張是擔心不能如期繳交作業和不能通過測驗考試，興奮是課堂上的學習、討論和教授們的課堂分析，帶來了無比的學習動力。

除了書本的閱讀，課堂的參與，作業的寫作，今年亦是我在學習中所經歷的寶貴一年。有老師樹立不屈不撓的榜樣，給我帶來了活潑的生命，加深自己對所信的有更深入的认识和追求。現藉恭賀「信神」踏入 100 週年紀念的同時，亦多謝袁蕙文博士的教導，她在教案上準備充足是學生的福份。她在困難之日對上主仍堅定不移，有如但以理般立定心志、即或不然的信心，是小妹的學習對象；又多謝張玉文博士的教導，她的生命有如把《團契生活》這本書活現在「信神」生活中。也謝謝基督教倫理科的兩位老師，羅永光博士和區建銘博士，他們的教導使我獲益良多，羅博士的平易近人，對學生們的關懷，加上區博士在學術上的貢獻，配合他們的身教，更勝自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再次的感謝主恩！



## 全是恩典 我在「信神」的經歷點滴

蔡錦圖

1998年道學碩士畢業

2005年基督教神學碩士畢業

2010年神學博士畢業



我是浸信會會友，第一個神學學位是在宣道會的神學院修讀，唯一的牧會經驗是在中華基督教會，對信義宗教會十分陌生，然而上帝讓我有機會在信義宗神學院經歷了漫長而充滿恩情的歲月。

1997年，我當時正為許多事心煩掙扎，有一位弟兄知道我的困難。他偶然在街上遇見戴浩輝博士，由於他是戴博士年青時的同學，相見歡聚之餘，也把我的情況與戴博士分享；戴博士鼓勵他叫我一見。

那時是我第一次來「信神」，見到戴博士、林德院長和鄧紹光博士。商談之下，決定申請來「信神」就讀，並且在跟著的日子中，重新檢視人生歷程的每一步。

在「信神」的生活，除了上課和寫論文之外，還有許多學習的機會。1998年，跟隨由羅永光博士帶隊，往訪德國宗教改革城鎮，是在「信神」難忘的經歷之一。當我站在威登堡教堂前，看著門上鑄有路德所撰的《九十五條》時，讓我深感興趣，以後也閱讀了許多有關路德的著述。數年之後，我參加在德國舉行的學術會議，重遊宗教改革的重鎮，當時曾想

過，或許有天可以從中國信徒的角度，更多反省路德的信仰人生。

在「信神」進修神學碩士期間，我曾以交換生身分前往挪威奧斯陸大學進修。奧斯陸的生活比香港平淡得多，不論風光明媚或漫天飄雪的日子，總有書本伴在身旁。當時在課程中撰寫了一篇論文，討論挪威教會在十九世紀末期來華宣教的事蹟，為此前往挪威的數個城市，走訪曾來華的差會。記得在一個奧斯陸附近的小鎮，探訪一位年邁的姊妹，她曾是信義會傳教士，在1949年來到了湖南，仍然記得湖南話如何說。後來我還到訪了丹麥、瑞典和德國，搜集了北歐和德國信義會在華的宣教歷史。當時有念頭想研究這個題目，只是由於已開始了另一個課題，那些資料現今仍置書架，留待將來。

從挪威回來之後，由於事奉忙碌，在「信神」的課程和論文進度緩慢，然而生活中滿載著從「信神」而來的祝福。當我結婚時，婚禮就在「信神」的禮堂舉行，由戴浩輝博士主禮。不過，我在修讀神學博士期間曾經一度放棄，因為事奉的辛勞已經開始折損身體的健康，而且那時候確認我有心臟病，曾經中風，離死亡只是一線之隔。

某個主日，周兆真院長來我們教會講道。一同吃早餐時，他給了我許多鼓勵；當時，我已放下續讀神學博士一段時間。最後在禱告中，我選擇放下當時的工作，全時間修讀博士學位。就在離職之後一星期，才得知妻子有了身孕！所以，兒子就是在我於「信神」全時間的學生歲月中出生。當日間李廣生博士和蔡定邦博士指導我的論文時，我也要在晚上哄兒子入睡。論文答辯前，李志剛博士是我論文的評鑑者，他曾數次與我在電話中詳談至深夜。當我得知論文通過時，與妻子一同感恩，感謝上帝讓我在「信神」所經歷的一切。

如今回想過去在「信神」的一切，仍然感到全是恩典。深信在未來的歲月中，「信神」會讓上帝更多的兒女經歷這份恩典。



## 良師益友

周立群

2010年道學碩士畢業

2011年神學碩士畢業



我與陳國權牧師認識已十多年了，1996年到信義宗神學院進修教牧學碩士（主修靈修學）時，已開始修讀陳牧師所教授的靈修科科目，對靈修學產生濃厚興趣。

2010年再次回到神學院全時間進修，分別進修道學碩士 (M.DIV) 及神學碩士 (M.TH) 課程，陳牧師正是我的督導老師。在過程中與他有更多的接觸及交流，其中有兩件事情最令筆者難忘。現記述如下：

記得有一次陳牧師與我討論畢業論文之後，我正想離開，他卻把我帶到圖書館裡找工具書，還親自示範如何把這些資料應用到論文裡。其實，他大可告訴我到圖書館哪處找資料就算了，但他那「親身示範」的確令我感動萬分，印象十分深刻。

還有一次，有兩個聚會同時在學院舉行，兩者對我來說都是相當吸引的，我不知道該如何取捨？就向陳牧師討教。他分享他的經驗，如何才能兩全其美，到現在我一直運用這「智

慧」的原則作決定。

當然，在學習的過程中也有挫折及沮喪。陳牧師有次審閱我的論文，他認為論文中一些概念不清晰，需要多加解釋，故要修改一大部份內容。坦白說，我真的接受不了需要做那麼大的修改，所以十分抗拒及感到沮喪，遲了差不多一個月才開始重寫需要修訂的地方。最後，我拿著修訂稿與之前的初稿作比較，發覺修訂稿的確「完美」很多，內容也充實了不少。自此之後，開始學習「謙卑」的功課，放下自己的執著與成見，接受自己的有限。還有，陳牧師從來沒有催迫我交功課，正正是沒有催促，我反而「督促」自己加倍用心的完成作業。這正顯示出陳牧師有一包容、忍耐的心。

除了做學問得到指導外，陳牧師在牧養事工上也給予我不少的鼓勵及支持。大約三年前，筆者分享自己在教會裡遇到不公平的對待，陳牧師表達了他的憤怒與不滿。坦白說，我感到他的情緒比自己還要強烈，強烈感受到他同情自己，為自己「伸冤」。陳牧師這樣伸張正義的胸懷，顯明了他那牧者心腸的素質，筆者由衷的佩服他。

不單如此，他還教曉我要如何地謙虛學習，如何與上司相處，要學習「明辨」、「放下」，不把事實與感情混為一談等等的處世哲學，這些都是神學院沒有開設的科目；我卻在陳牧師的身上領受了。《我要真誠》這首詩歌其中一句歌詞正提醒自己：莫負人家信任深。作為一位老師，最想看見學生「學業有成」、「謙卑」的服事眾人。唯願緊記長輩的教誨，盡心竭力，以此作為對老師的「回應」吧！

# 一碗飯

郭清容

2010年文學碩士(神學)畢業

對於吃，我從不講究，但吃一碗飯，我倒有點心得。

素來不愛吃，只要食物沒有變壞，可以裹腹的，我也覺得好吃。一位要好的舊同事曾跟我說：「喝一口水，感到甘甜，我就覺得幸福了。」當然，我還沒到這「高人」境地。只是在多半的情況下，我分不清「好吃」與「不好吃」這兩個天壤之別的程度。同事對我這種遲鈍卻給了我一點安慰：「我想你從小到大，家中給了你很好的照顧吧！這也是一種幸福。」雖然，至今我還弄不清她的意思，但我信，我是幸福的。

在年多的神學院生活裡，我所遇見的同學看來對午膳的要求並不高。走讀同學多自備食物，如昨晚裝好的一盒飯菜、一份三文治、一個麵包或一杯方便麵。若要待在學院上整天課，我會吃一個麵包和一件甜點，然後喝杯濃茶，餘下的時間就跟同學閒聊、討論學習所得、準備課堂報告，或是獨個兒看看書。教會的姊妹曾說我這種生活刻苦，像修道般；我卻不以為然。孔子對他喜愛的學生顏淵如此稱許：「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我雖不賢，但同樣拾到了人生簡單的快樂。

簡單的快樂，加點關懷，如何？每逢學期有週一上課，忘了是那時開始，一位好同學在吃午飯時，總多拿一個碗，把她準備好的飯菜分一半給我。起初，我以為只是同學的偶爾慷慨。然而，之後的每個星期一，我都分得一碗飯菜。這位姊妹習慣走路上學，不管是天雨路滑，或是寒風刺骨，想到她肩上掛一沉甸甸的布袋，內裏裝有我一份兒的飯和菜，心中除了感激和感動外，還有過意不去。每當我答謝她時，她老是說：「順便罷了。」對她而言，多帶一點飯菜是不足掛齒的事；但是，她的順道讓我在冬日裡得吃熱騰騰的一頓，滋味暖意在胃裏、在心頭。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食物擺在眼前，如常祈禱，求上帝潔淨，求上帝賜福；也沒忘說聲「感謝」，同時合上眼睛，十指緊扣，在人前證明我們是門徒。可是，謝飯禱告的真誠感恩，在日日如是習慣裡消磨淨盡。我們得到的非必然，卻以為理所當然，如此，我們丟掉了「賜給我們」那位的恩情——祂不只賜給我們食物，也賜給我們情誼，好讓我們在平凡的生活中，竟發現有人記起自己，他或她雙手穿過刻板的縫隙，送來一掬安慰。

吃一碗飯，嚐到意料不到的溫情。在大吃大喝的形勢之中，或許，吃不出味道是一種遺憾。然而，我相信，我仍是幸福的。我從那普通不過的一碗飯，體會天父的厚愛，可以記取一生，還不飽足嗎！

## 「信神」與我

黎淑美

2004年道學碩士畢業

2010年基督教神學碩士畢業



「從學習中經驗救贖，在團契裡體悟天堂」，是我在 2004 年畢業特刊感言的大意，也是從心底而出的話。

我今天的信仰，並對神學的興趣，主要是在「信神」的搖籃中孕育的。初進「信神」，以往經「勤學」而習得的聖經及神學知識，都被徹底的挑戰；甚至曾一度出現「信仰危機」。最出人意外的，就是以為進入神學院可以讓我窮究諸般「真理」，解開眾多聖經謎團；誰知

卻引發更多懸疑未決的問題及無休止的思考。然而感謝上主，因為今天我的信仰並不再是建立在某一權威的二手教導之上，乃是上帝與我的個人關係及自身持續反省的學習旅程。在「信神」與教授們的桌上談、同學彼此串門子的談天論道，教我明白：我的救贖，並不在乎我所知道的多少，而是在於深切確認自己的無知，全心信靠上主的恩典！

合共四年的宿舍生活，「信神」已成了我的另一個家。我們的教授來自世界各地及本港，加上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們，令這個大家庭更多元化、更充滿姿采。像地上任何一個大家庭，我不會說我們一起生活的每個日子都風平浪靜，或者家中每位兄弟姊妹時時刻刻都相親相愛。然而間中因打掃衛生出現的小風波，又或因性格及文化歧異產生的小磨擦，沒有阻礙我在「信神」的平凡生活中經歷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善美，並且在彼此的交流、契合中瞥見天堂。我們這一班每月的生日會，以及在個別肢體有困難的時候，大家擠在祈禱室一起同心禱告、或喜或憂，在在都能體會這個大家庭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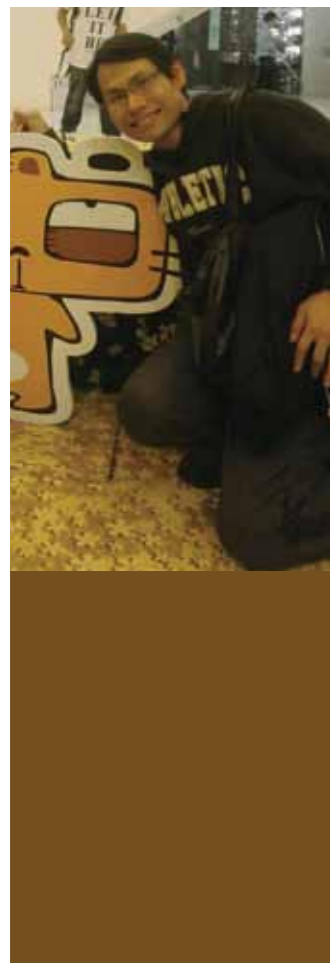
在「信神」前後四載，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如果說第一次進「信神」令我初嚐生命轉化的奇妙，第二次進「信神」就是我確認召命、回應新呼召的關鍵。「信神」不但孕育了我過去的神學成長，也造就我現在的神學進修。感謝上帝的恩典，以及師長同道們的眷愛，讓我有機會在英國繼續深造基督教教育，經驗截然不同的生活及學習模式。從本地生變成海外生，從群體學習到個別自修，以前三餐一宿學院照顧周到，現在「茶」米油鹽都得自己張羅；雖說期間挑戰重重，但不能不說那是一種磨練，且是一種祝福！

一直以來，上帝藉著「信神」不斷地賜福予我；期盼他日學成可以再回到「信神」分享生命、交流所學，成為這個大家庭的祝福！

# 改變了的生命

陳橋森

2011年神學學士畢業



我常想「神學生」與「傳道人」真是大有不同，除了是讀書與牧會的分別外，還有別人對自己的期望都不一樣。不過，兩者相同的是同有一個目標：跟隨基督的生命，改變自己的生命，繼續去燃點別人的生命。

我選擇「改變了的生命」作為題目，因為正是基督在這幾年間改變了我的生命，更確認從神領受的生命和呼召。我做為傳道人，是因為我回應上主的呼召，喜歡與上主所創造的人們接觸。但原來，當我遇上了一個一個生命故事，看見人性的本相，就不會像「神學生」一般只作個旁觀者，而是希望透過行動，與上主同工，推動改變，成為故事的一部分。這是在堂會短短幾個月來最大的改變，也是最大的自我發現。

當我要成為生命故事的一部分，一同踏上未知的故事情節發展，接受沒有把握的未來，甚至會面對別人的反對，所依靠的都是從上主而來的勇氣。這樣，透過依賴上主的恩典去深化呼召，使呼召能保持正確的方向。

如果只是閱讀生命的故事也是可以的，但不會改變你的生命。你怎樣待人處事，怎樣看這個世界，只有人與人接觸才可

以改變生命。這樣，我們便會發現自己和別人的限制，知道人人都有缺點，當明白自己已盡力，就接受成果，呈獻上主。更明白我們所做一切，只為榮神益人，而不會因為利己或討好他人而走捷徑；唯有堅持信仰，順服上主的真理，放下自己。

這都是我在神學院中，其中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師——林德博士身上所看見的，他的確是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上主，放在「神學教育」上，那生命的故事是透過他的教學、寫作、講道和生命的接觸，將上主的愛帶進他人的生命之中。他也令我對於事奉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投入。



## 人不能、神都能

張光富

2004年基督教神學碩士畢業

2011年教牧學博士畢業

中華便以利會油麻地堂主任牧師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太十九 26)

修讀博士學位是我多年的心願，自知能力有限，也深知自己不是塊讀書的好材料，但也願意去嘗試。因我是典型的一個勞動者（曾工作於地盤及清潔工作），多於一個勞心者，所以在學術上的訓練，在我並不容易；不容易理解艱深的神學概念，如時間與空間概念的掌握。

面對功課的要求，還可以勉強應付，但對於博士論文寫作的要求，實在有說不出的挑戰及痛苦。論文的研究與寫作，好像一個攀山者，要爬上一個又一個的山丘，最終要爬上一座極峻峭的高山；曾經氣餒過，也曾經放棄過，又咬緊牙關努力過，導致我不致離場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神對我不死的愛。祂對我沒有絕望，更重要是透過神話語的激勵，藉著一位代禱者的提醒，以馬太福音十九 26 這段經文再一次鼓勵我，叫我不應放棄；自己也深深體會了這節經文的實在：張光富面對論文寫作的的能力是不足的，但在神凡事都能。

事實上，上主幫助張光富是沒有問題的，祂透過不斷的加力，如思考能力、閱讀及消化艱澀文章的能力、分辨是非的能力……等，特別是心力，讓我不輕易放棄，以致咬緊牙關、靠賴主恩，相信可以有完成的一天。當中的起起落落，流下多少眼淚，縱然別人都未必能盡明，但主所顯明的憐恤與施恩，就讓人明白和知道，在人的軟弱上真顯出主的能力來。事實上自己真的不是一塊讀書的好材料，實在是神的憐憫與引導，安排好的老師，百般的忍耐，千般的體恤及無盡的包容，讓我有登上高山的一天；最後只能說一句：全是恩典。

## 緊緊抓住主恩

朱健倫

2011年神學學士畢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恩堂



被上帝揀選作「餵養主羊」的牧人，是莫大的恩典！無奈自己是何等的軟弱和「小信」，猶豫了三年後才懂得抓緊上帝的恩典，於 2007 年入讀信義宗神學院，為「全職事奉」做裝備。

回首修讀第一個學期是最艱辛的日子，因為自己年屆四十才重返校園、重拾課本，在學習上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為了追上學習進度，挑燈夜讀是補救之法，卻為此付出了頭髮稀疏漸白的代價。在四年的學習過程中，深深感受到上帝不離不棄的愛，同學們在自己失意時陪伴左右，老師們在自己迷失時循循善誘，陪伴我度過人生中雖艱困卻最美好的學習歲月。我

能夠順利完成學業，深深體會到這實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缺了此，自己付出更多努力也是徒然。

從獨身到成家立室，從畢業到牧會，都得到上帝的帶領和保守。內子是我在神學院的同學，我們的婚禮是在神學院的明節堂舉行。我們夫婦二人能同為上帝的僕人而感恩，內子比我提早一年做傳道人，我們在神學上的知識、屬靈上的體會和牧養上的方法都有很多交流，這對於初為傳道人的我有很大的幫助，當我回到自己的堂會事奉時也很快適應過來。

今日，我在堂會事奉已經二年了，在神學院的訓練讓我可以更整全地學習《聖經》。因為學院的課程很全面，包括了聖經、歷史、神學、原文、教育、靈修和輔導等科目；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牧養教會的弟兄姊妹。

最後，真的要不住地頌讚主恩！因為在神學裝備的過程中讓我更認識自己軟弱的一面，也因此看到上帝榮耀的彰顯。上帝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供應更是豐富。往後的日子，更加要緊抓上帝的恩典，讓自己可以成為主合用的器皿，至死忠心。

## 我與她的不解之緣！

張俊容

2011年神學學士畢業



16歲的那年，是我第一次與她相遇。感覺清新自然，心情舒暢、不禁令人情愫暗生！想不到，16年後，我與她正式結下不解之緣！點點滴滴，常縈迴心懷...

### 天上人間

她 這個充滿靈氣的山頭，我既愛她的恬適、謐靜之美，亦愛她與「人間」接壤之情，雖巍然矗立卻眺萬家燈火，並非要表現出一副不吃人間煙火的高姿態。就如學院給我的一貫學習與栽培：「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憲成）

## 因信稱義

在學院的這些年頭，確實是我生命中過得最豐碩的日子。若然沒有經過這場神學的洗禮，或許我的生命仍然枯燥，信仰與生活難免仍然脫軌，並且不懂得作出更深層次的反思。簡單來說，就是看不見自己（人）的罪與上帝的恩典有著密不可間的關係：「同時罪人，同時義人」、「因信稱義」祂是使我們稱義的那個義。我們是被動的，稱義是上帝主動的工作，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是完全被動的，這個叫做被動的義。」（馬丁路德）

## 尊貴獨特

神學訓練讓我深切體會到屬靈生命的更新。個人認為，那絕非單單靠訓練頭腦、理性與邏輯思維，而是一種全人的訓練，最重要的還是品格與操守的培育及建立。再者，美學的提昇，更使我學習對人對事的欣賞與讚美，就當上帝讓我的生命承受不同程度的喜、怒、哀、樂之時，同時啟發了我看生命的奧秘處，而學院的國際化與多元性，能表現出每一個也是尊貴獨特，皆是上主所珍愛的：「我要稱謝，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 139:14）

慎終追遠，飲水思源，學院一百週年的來臨，但願我們能聚首一堂，同讚主恩！

## 畢業典禮致謝辭

侯健婉

1995年神學學士畢業

2012年道學碩士畢業



敬愛的院董、周院長、教務長、各位教授、各位學院的同工、各位同學及各位來賓，衷心多謝您們蒞臨 2012 信義宗神學院第三十五屆的畢業典禮。現在本人謹代表每位畢業的同學向大家宣佈，我們終於畢業啦！對於第一次獲得神學學位的同學，畢業確實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不過對於牧會多年，卻仍樂意繼續進修，今日獲取第二或第三個神學學位的同學來說，我們興奮的心情，其實一點也沒有減少，同樣雀躍非常。感謝上帝，讓我們在神學院無論那些年的學習，我們都經歷了一段愉快、難忘的日子。

首先，我們要向教授、老師們作至誠的感謝。過去的日子，我們從你們的身上，學會了很多東西，這一切不單幫助我們在神學知識上有增進，最重要的是在牧職的準備、技巧及待

人處事的態度上，你們都給我們很多的提醒，在你們身上我們看到和經驗到何謂上帝的愛。當我們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或因「成熟」的年齡，吸收力較緩慢，你們仍都樂意循循善誘地耐心聆聽和指導我們；當我們在生活上遇到挫敗或掙扎的時候，你們總會待我們如家人或朋友般地關心，安慰和勉勵我們、為我們禱告，甚至身體力行地伸手幫助我們，使我們心裡感到無限溫暖，多謝你們無微不至的關愛。

我們也要向各位同學致謝。大家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因著耶穌我們成為了一家人。頌主新詩 116 首其中歌詞，正好表達這幾年間我們在一起時的一些經歷和感受。以下是豐富後的歌詞內容：因著耶穌我們在神學院一同早禱、晚禱、一同敬拜，一同蒙受恩惠、一同生活、一同分享來自不同國家地道甜酸苦辣之家鄉小食；因著耶穌，我們在一起學習、一起趕功課、一起面對考驗、一起歡笑、一起流淚；因著耶穌，我們見證陪伴我們足足 19 年，行了 32 萬公里的舊校巴光榮退役；因著耶穌，我們一起行公義，同心捍衛維護道風山的綠化環境；因著耶穌，我們同享生命的喜悅，同在主愛中連結；或者是喜樂中歡唱，或者是遇苦難同哀傷，但無論怎樣，我們在信義宗神學院同渡了人生喜、怒、哀、樂、充實有意義的日子！

2013 年是神學院慶祝一百週年的大日子，盼望畢業的同學，能夠繼續在禱告和行動上關心、支持和愛護神學院。最後，我們要衷心感謝我們的父上帝，因祂呼召我們，使我們能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受造就，並預備我們所需用的一切。今天我們能夠畢業，全賴上帝的恩典。願一切榮耀、頌讚、感謝都歸給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昔在、今在，以後也永在復活的上帝，阿們。

## 登道風山神學院

馬奮超

本院神學學士生

雨季的六月

如飽蓄凝注之羊毫

瞬間幻化成水墨的雨雲

揮灑疾走

道風山展開如一卷大千老人的潑彩山水

赭石為土鉛粉為雨便使沙田塵俗盡收迷離嵐霧

花青繾綣藤黃無盡愛在暈染針山南麓自大圍到禾輦

松煙墜入蒼翠林坡披上層層佛鬱

任天地濛鴻

峰嶺盡處竟是工筆細繪

灰瓦白牆徽風城廓巍然獨立

十架竦峙

晦明之間有行者踽踽而上

子然

在雨季

屬於離別的六月

仰望墨象天際一方留白

期待

畫者寫下一個乍晴的時分





# 裝備與挑戰

程慧儀

本院道學碩士生

接到學院通知，為世紀特刊《百年點滴》寫一篇感言。當時身體不適，又要上密集課程，不足兩星期時間預備，立時『祈禱』求主憐憫，心裡由衷為「信神」踏上百週年能見證主名而感恩。

執筆之際 QE3 已推出，香港作為全球第三大之國際金融中心，股市、樓市及通脹將預期升溫。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中，豈是人所能完全控制和掌握。但上帝卻祝福和保守「信神」：(一) 免受租金瘋升的危機；(二) 享受超低利息年貸的好處（「信神」正進行增建和修復校園工程）；和(三)「信神」擁有業權，資產價值不斷上升，若能善用資源，回應主的大使命 將福音廣傳地極，又是一幅美麗恩典景象。今日回頭一看，上帝透過早期宣教士、牧者、傳道同工的努力播種，默然發覺，當聖靈要工作時，確實誰也不能阻擋，一切行在信心和恩典當中。

上帝藉 學院有名的靈修學和兼讀制讓我踏進「信神」這個大家庭。在「信神」優美的學習環境下，第一，增廣我在宗教文化的視野；同學們來自不同國家，除了香港還有星加坡、美國、瑞典、中國各地（北京、上海、陝西、山東、江蘇、黑龍江、廣州等），以及東南亞國家（越南、緬甸、柬埔寨、寮國、尼泊爾、印尼、孟加拉）等。每一地區各有著本土語文與文化，但在『基督裏』卻有著共同的信仰，又因主的名而有著血濃於水的弟兄姊妹關係，彼此學習、服事、支持、關愛、敬拜和讚美主，委實是一幅和諧景象。第二，教授老

師們亦很國際化，主要來自香港、台灣、美國、德國和挪威等國。整體來說，本地教授較含蓄、內斂、順服，外籍教授則令人感到溫暖、自由和開放，是一幅對比有趣的景象。還記得一幕令我感動的場面，美籍教授利文倫博士協助一位來自東南亞的研究生找牙醫急救，四處向同學打聽並指導他如何到達目的地。心想這就是在主裡的生命相交，服務鄰舍，見證主名的忠心僕人。

回顧所學的科目，希臘文最令我又愛又恨，「信神」竟將希臘文初級班列入密集課程，只有六天時間卻要完成十一章課程，隔天就有測驗、翻譯和考試，真是非常刺激。當銜接的下一個整學期再上希臘文（二）的時候，我才領略到美籍教授崔天賜博士所言「Greek is fun」！很感激崔教授的啟發和鼓勵。這古老複雜多變的文法組合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希羅世界的知識、智慧領域。希臘文在本地教會主日學中並沒有被推廣，實屬可惜！

「信神」的課程其實是相當多元化和具前瞻性的，例如婦女神學牧養、社關服侍學等，這類課程正好引發教牧和同工反省對弱勢社群的牧養事工，牧者畢竟是要將羊群帶到主面前，而不是拒絕或作道德審判者。「信神」如何：(一) 帶領教牧同工突破神學既有的框框來詮釋應用聖經真理；(二) 作更全面的全人關懷和服侍鄰舍；(三) 突破現時堂會或教會傳統包袱及組織架構的不公平、不公義現象等，委實需要上帝的同在並賜下勇氣和智慧。尋求公義與時並進，相信是「信神」迎接 100 週年的另一挑戰和裝備。阿們！

## 從... 走進...到成為

鍾慧娟

本院道學碩士生



我走進信義宗神學院的歷史，她也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 最深刻的點滴

獻身營：三年前的獻身營，是我進入神學院的起步。在獻身營中我們分成幾個小組，彼此分享與支持，也得到兩位組長的照顧和鼓勵，他們就是我們日後的師兄師姐。獻身營也有機會單獨約見教授，分享自己蒙召的經驗。當我進入神學院就讀之後，也被邀在獻身營聚會中分享自己的蒙召見證，以過來人身分去勉勵學弟學妹，讓神呼召的感動繼續延續。

早禱：還記得第二年開始要修讀希臘文，一直以來讀語言是我的弱項，初期讀得很辛苦，甚至讀到哭了起來，過程非常難受。感謝神，祂透過每天的早禱向我說話。

有一次有位教授宣講神的話語，教導我們要緊握著主耶穌的手，不要放手，好像攀登高峰，仰望山頂，始終會到達目的地。故此我就默默依靠主的恩典一一跨過。

2010~2012 信實家家會：學院每月一次的家會，是我們同學家員可以一起休息的時刻，如果沒有這個空間，我們的事奉和讀書的日子就更顯得壓力重重。家會家長都很盡責和付出時間與我們建立關係，同時我們每一家員也很樂意實踐作為家員一份子的功能，彼此建立互信與互助。

詩班：詩班給我很多機會去訓練唱歌的技巧，並且有分部練習的時刻；每一聲部都非常重要，當練習時，亦要專心聆聽和配合其它聲部的合音。自從接受詩班的學習後，對信義宗的詩歌產生興趣，同時唱歌的技巧也有進步，真是多謝老師盡心盡力的訓練。

衷心祝願信義宗神學院生日快樂！

呈獻一首現代祝福詩

信守使命植牧人，  
義勇忠心跨險過，  
宗派學術多元化，  
神愛浩大蒙主恩，  
學海無涯齊互勉，  
院內一家慶百年。

## 急風苦雨中的護佑

梁家燕

本院道學碩士生

翻閱過信義宗神學院的歷史，你可能會想訪問神學院，對於盛載了一個世紀使命有何感受？又或向校外路旁長得高高的那株白楊了解一下，怎樣看待學院的興建以至最近的擴建？正如當你走過「信神」的院舍，你也許會想知道有多少人曾為那 121 石級旁朵朵芙蓉的顏色所傾倒，駐足讚嘆上帝的創造奇功；以及那在石級上、十架前的水泉，曾令多少顆驛動的心靈稍歇，靜候恩主的啟迪...是的，無論是學院的百年歷史，抑或校舍的屬靈氛圍，都見證上帝的作為，只是，要述說上帝對學院這個群體的厚恩妙愛，豈不更應從祂的恩召開始？

這個蒙上帝揀選的群體，雖由不同的人組成，但同是始於對上帝揀選的回應。在這裡剛過了兩個年頭的我，還記得初來就讀，因為跟艱深知識的角力而深感吃力。經過上帝更新我的學習態度，並藉著同學的提點、指導，讓我不但經歷上帝在我學習上的幫助，又領受有同學同行守望的恩惠。後來，當我只顧聚焦於學習與功課的時候，上帝又喚醒我去省察自己靈命停滯不前的境況，救我脫離本末倒置的危機；當我在事奉上感到困惑沮喪時，上帝又藉著老師與同學給我引導與鼓勵。深信許多學長都有過相近的經歷，這些片段都在確認我們是同蒙上帝揀選的一群！

在這份原先不配之揀選中，不管我們這群體各有甚麼身分，不管我們來自何方，卻因為上帝的恩召而互為肢體，生命相連。我們其實都一同在這裡學習，學習認識自己的軟弱與無能、有限與卑微，我們亦因此得以學習更深的領略基督在十架上所承受的苦楚，更多體會上

帝在基督裡的悲憫與公義。在喜樂中，我們一起歌頌，在困境中、狂飆裡，我們一起仰望！這可是蒙上帝揀選的群體，祂在這裡掌權！

只因那位呼召我們的上帝，不獨在我們的喜樂中給我們確認，祂同樣在我們的傷痛中展示對我們的承擔！這是叫人何等驚訝的恩典！

回首百載滄桑，人事代謝間，學院無疑是上帝一群僕人透過委身與付出，對祂之恩召的阿們；但叫這一切成為可能的，豈不是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急風苦雨裡，是祂的掌權與庇護，要藉這蒙召群體清晰地向世人昭示祂的信實與榮耀。正如校園魚池旁聳立的舊約經文：「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賽四十三 19 上）

有一天，如果校舍的磚瓦會發聲，你也許會聽到他這樣告訴你，我所肩負的使命雖沉重也輕省；也許，你也會因為路旁那株白楊為這所院校興建以至擴建作見證，神情興奮。秋風裡的芙蓉或許會向你柔聲細訴，她們為年復一年有份於彰顯上帝造物的榮美而感到不配；而那十架前的涓涓細流，大抵會為每一個能引人心神凝住的片刻而向上帝歸榮.....。



## 上帝賜給神學生的恩典

雷東超

本院神學學士生

信主初期，有一段經文對我來說非常扎心和極之深刻，就是以弗所書二 8、9。經文講述上帝的救恩就好像是一份禮物，是上帝白白的賜給我們，並不是我們能夠做什麼善功來換取的。救恩是上帝賜給我們的一份禮物，而神學院更是上帝賜給我們這些神學生一份恩上加恩的禮物。特別是信義宗神學院座落於道風山上，給了我們一個既安靜又舒適的環境，可以專注學習，沒有城市聲音的嘈雜和騷擾。清幽的環境配合學院預備的靈修聚會，實在是一個靈修和塑造靈命的好地方。

另外，「信神」又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我們一同學習、共同生活。藉著日常生活接觸，例如彼此交談、吃飯，甚至是同伙兒打排球、籃球等，讓我們能夠了解他們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習慣，能夠學習照顧和關心

來自不同文化及背景的人；言談間，彼此可以了解不同國家的信仰情況和福音的需要。這種課程之外的學習十分寶貴，預備我們將來事奉時，懂得如何接待來自不同文化及背景的人。

最後，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份上好的禮物，讓我們能夠在信義宗神學院得到造就。這份禮物不單是賜給我們，也在過往一百年來造就了無數的神學生、傳道人及教牧同工。今年是慶祝信義宗神學院成立一百週年，盼望將來有更多神學生也收到這份禮物，有更多神學生和教會得到造就。願上帝繼續賜福給信義宗神學院！



## 反覆不斷的故事

蔡思樂

本院道學碩士生

我已忘了第一次來信義宗神學院是何年何月，但印象中，是小學時代有教會會友在明節堂舉行婚禮，我便和一班會友上來。還記得當時我看不明白魚池旁邊牆壁上的篆體字，便去問同行的牧師，原來是以賽亞書四十三 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之後是中學時代參加信義會的聖樂營，在神學院住了幾天。我所屬的堂會差不多每一年都會有活動在道風山上舉行，雖然大多是在基督教叢林那邊，但有機會的話都會過來神學院走走看看，望一下這以前看不明白的篆體字，及魚池中越來越大的魚兒。

牧師或堂會實習神學生在介紹神學院時，總會提到蕭克諧榮譽院長這「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的異象，神學院校舍的興建，以及蕭院長身故後骨灰灑在魚池旁一角的故事。現在想起來，未成為神學生的我雖然喜歡在神學院中逗留，但我喜愛的是學院的建築，以及和這地方有關係的人。我來到神學院，便好像是參觀美國為卸任總統設立的總統博物館，有時總統自己會擔任展館的導遊；神學院便是我喜愛的牧師們，及每位陪伴我成長的實習神學生接受訓練的地方。我仰慕他們，也希望好像他們一樣成為上帝的用人。

這想法，一直到我收到神學院的錄取通知亦沒有太大的分別，直至这一幕的出現。

圖書館館長鄧端東先生也是「信神」校友，他為我們新生介紹校園的建築及簡介學院的歷史。我又再次被帶到這看似熟悉的一角，又聽著這熟悉的故事，但館長說著說著忽然好像孩子般大哭起來。新生們包括我都被这一幕楞住了：這位我初次見面的館長，對院長及學院的感情竟是如此的深！我開始明白：這地方不只是讓神學生接受神學訓練的地方，而是讓神學生「生命改變」的地方。

信義宗神學院在這些年來，透過神學訓練改變了不少的生命，裝備了不少上帝的僕人，也讓他們愛上了學院。透過上帝的僕人們在教會中忠心的服事，和他們對神學院的愛，又讓不少的信徒自小便對「信神」產生一份淡淡的情誼。我想，我只是其中一個自小便仰慕上帝僕人而最後成為神學生的信徒；和我相似的故事，不斷地重覆發生。

神學院就像是馬可福音中出現的屋子。耶穌和門徒同在屋子裡，告知門徒上帝的心意。神學生們在神學院這地方對上帝話語的理解慢慢地進深、漸漸地明白做為主僕的態度、在禱告中度过生命遇到的難關、屬靈生命被破碎而再重塑。踏入神學訓練的最後一年，我很快將要由同學變成校友，從山上被差到山下。我當然比從前更喜愛這屋子，又感謝主讓這屋子中的生命改變我生命的大小片段；但最重要的是，我更加喜愛領我進入這屋子，又將會差我出去作祂僕人的上帝。



## 過客的家

劉文亮

本院教牧學博士生

我需要家，尤其那是主耶穌所為我預備，作為遮風擋雨的地方！

我在 1996 年開始進入「信神」這個大家庭接受神學造就，到 2011 年又再回來修讀另一個學位。想起來，不知不覺在道風山來來回回了十多年。

這許多年，我在機構事奉，經常四出前往不同教會講道，沒有固定教會，沒有固定群體，一直沒有一個「落腳」點；「信神」反而是我最常駐足的地方，是我其中一個重要的家，身為一艘小船，心中自然渴慕有個平靜的港口。

天涯飄泊的人就是這樣藏著渴望。清代學者龔自珍偶爾中翻開一本舊書，找到一片夾在書中的落花，回首往事歷歷在目，久久不已。於是以花寄意，填了一首《減蘭》詞曰：「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斑斕裏，莫怪憐它，身世依然是落花。」龔自珍孜孜不倦追尋維新救國的理想；手中的落花隨他歷盡滄桑，想起自己的身世，想起那開了十年花的家鄉，能不嘆息？背燈和月就花陰，已經十年 十年心……

事實上，我們在世不外乎是過客，至終要回家得那永恆的基業。然而，十架路總有風浪，患難衝擊少不免。感謝上帝，耶穌基督沒有叫我們孤軍作戰，望向天國我們有盼望，活在地上我們有教會。主又親自同行，透過基督的大家庭彼此守望，讓我們

在這風雨沖刷的十架道路上，守住崗位！

十多年，回望在「信神」的日子，心中感受良多，點點滴滴難以盡訴。我有幸遇上「信神」家庭中的三位院長：蕭院長謙讓，林院長仁厚，周院長慎遠，都是我欽佩的人物；另一方面，最叫我珍惜是上課時間，各位教授隨便一句，就跟你道出讀書也讀不來的精華警語，叫我看到那看不透的智慧，使我有種「望道便驚天地寬」的感慨。這許多年，受完了種種神學「磨練」後，出到外面心裡才有了底氣，從容不迫地回答從各方面而來的「問題」。

感謝上帝，「信神」百年慶典，百年樹木開了百年花果；我見證這是個大家庭，一方面是個家，我知道有不少同學遇上困難就回來找老師「談心」，於是重建信心勇氣，得以再戰江湖；另一方面是個大家，我在外經常遇上「信神」的師兄弟姊妹，深感自己並不孤單，因為四處都有家人。

家對過客很重要，約翰福音記載主耶穌的臨別命令就是「彼此相愛」，我曾經想這命令為何不是「循規蹈矩」？當我望見這個大家庭就明白，愛比法深遠，過客至終目標是好好走完這一趟人生路；路上最需要甚麼？就是家人同行，只有用耶穌愛我們的心彼此相待，那隱藏在主裡面的生命動力才長流不息，一直伴著我們前行，直到走完十架的路程！

## 昔與今之樂

楊美玉

前本院秘書

本院道學碩士生



美玉（相中間穿粉紅間白衣）與宿友

感謝信義宗神學院，讓我在這紀念特刊中分享往日在神學院工作以及與現今神學生生活交織著的無限感恩。

在天父的帶領下，廿三年前進入神學院舊院任職秘書。每天花兩小時由元朗到學院上班，乘巴士、轉火車、再步行，經過大街小巷，穿過美林，然後步上長長的小斜坡，最後到達四面綠蔭的白田村校園。雖然如此，每天上班我都視作旅行。同工、教授、住宿生只有三數十人，相處非常融洽。還記得每天午飯後，必定有學生或職工在大廳和天井閒談、或下棋、或玩 Uno、或打乒乓球。而我亦是樂在其中！

我在校園曾多次被蛇嚇破。最驚險的莫過於一次午飯後，在飯堂相隔數米的洗手間與蛇相遇。當推開廁所小門，腳正要踏入時，驚見一條約 7 至 8 呎長的蛇身，牠的頭埋在牆角大「窿」中，身粗有我兩隻手臂的大蟒蛇...就在我腳下。幸好我反應快，將

凌空的腳退回門外，然後飛奔回飯堂求救。廚師、工友劉先生、教務長施福來牧師、還有一位同學，他們各拿著拖把、 耙、鐵鏟到廁格與大蛇搏鬥。最後，大蛇成為我們翌日午飯的小菜。

而我最敬重的人，莫過於蕭克諧院長及施福來牧師。蕭院長像爸爸多於我的上司，因他經常以「亞女」稱呼我們秘書室的同工，他會在我們忙碌之時拍拍我們的肩膊為我們加油打氣，有時還會說說笑話，扮扮笑臉，使我們精神為之抖擻。他那和顏悅色的笑容、聲音，我還歷歷在目呢！此外，教務長施福來牧師是一位體貼、包容、信任下屬的好上司；工作期間從未聽過他有一點兒負面的說話，就算做錯事，他都只會以鼓勵代替責備。這樣的上司，是我一生中所遇到最好的一位。

二十年後，再回到神學院接受培育。於我而言，雖然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身份，新的校園，新的老師，但那份情仍是那麼濃，那份感覺仍然是那麼親切！這兩年的校園生活，只有「感謝」二字。感謝老師悉心的教導、感謝同學的關心與守望。老師們不但開啟我對神學的探索與思維、對信仰的考證，有老師更示範出如何作一位體察別人，以人為本的心牧。

我更感謝同學的鼓勵與支持。在修讀希伯來文課程，若非有同學於課堂後即時為我解難，若非有他們一起 習，對外文弱智的我必定不合格且要重讀呢！在宿舍生活，更讓我有家的感覺。可能因晚上經常致電與丈夫及女兒聊天、解答女兒們的問題，同學們竟然嚷著要做我的女兒，這樣我就成了眾人的「媽媽」。

感謝天父上帝！還有一年畢業的我，竟有機會見證信義宗神學院的改變，參與神學院一百週年的慶典呢！

## 與上帝相遇之地

謝玉秀

本院神學學士生



追溯我與信義宗神學院連結之始，相信是在 1998 年春分，當日我在「信神」明節堂舉行婚禮，由崔天賜博士以普通話為我和當時是「信神」學生的趙振強弟兄證婚，就在那裡我們訂立了婚姻的盟約，也承擔建立家庭的任命。

2008 年春分是我們結婚十週年的日子，我們帶 兩位公子一同重回此地，為要回顧十年前的美好時光，並向我們的後代述說上帝在我們這段婚姻和這個家庭所彰顯的恩典故事。

2009 年 9 月，上帝在我意想不到也非我所計劃之時，呼召我進入神學院全時間接受裝備。當年春天，上帝呼召我餵養祂羊群之聲不斷響起，而我卻在籌算人生各項事情，丈夫的身體？兒子的升學？家庭的經濟？當我仍在禱告祈求上帝給我清晰的指引時，二月的某早上，我與一位同事前往花墟購買胸花，當我們進入花店與一位店主談論時，突然天花板上的一大塊水泥塊掉在我們三人的腳前，幸好我們沒有受傷，但已被嚇得目瞪口呆；若被它擊中，

定必重傷甚至死亡。當其時，我同事對我說：「妳要感謝妳的上帝！」我的腦海立時想起上帝曾對我的呼召，我再次領悟我的生命是屬於上帝的，若果上帝要奪回我的性命，我就沒有機會事奉祂了。由此，我不再為生活的各項事情籌算，我只有憑信心踏上奉獻之路，完全的相信上帝，回應祂的召命。

作為一個要兼顧學業又要照顧家庭的神學生，殊不容易。何況自己並非一個天資聰敏、強記書傳的人，怎樣面對家庭與學業的拉力呢？猶記得開學的第一個月，我感到壓力非常大並且想過放棄，在沮喪時我跪下安靜禱告，上帝與我相遇。祂將這個月中，所有壓得我透不過氣的事情如電影快鏡般展現在我眼前，我感到驚訝並且流淚痛哭，這時我看見耶穌抱起我，祂安慰我，對我說：「不要怕，因為我與妳同在，我會為妳擔負起一切的苦楚。」就在這裡，我得著釋放，也得著力量。

當我每次執筆做功課時，我經常有意識地聽到一把負面的聲音，使我對自己所做的失去信心。然而上帝為我預備了一位屬靈導師，指引我找出問題的根源，上帝再次與我相遇，祂醫治我少年時的傷痕，叫我只定睛仰望祂，因祂造我，揀選了我，在祂眼中我是好的，我只管全然依靠祂。就在這裡，我得著上帝給我的應許，能勝過一切。

在學院生活中，上帝為我預備了許多影響我生命的老師、牧者及長執，也給予一群伴我同行的同學，我們在靈裡和學習中彼此建立，互相扶持；就在這裡，我得著更大的賜福。

信義宗神學院 就在這裡，是上帝與我相遇之地。我知道上帝深愛我，祂將最美好的賜給我，讓我生命中滿載豐盛的恩典。「信神」適逢百週年，深信每位與「信神」連結的人，都能數算上帝在「信神」點點滴滴無盡的恩典，以及上帝的宏恩厚愛。深盼這股愛的力量成為「信神」大家庭同心同行、為主作工的動力。榮歸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 「信神」：培育天國精兵的聖山

林培泉

本院神學博士生

中國金陵協和神學院舊約教授

信義宗神學院是我接受神學教育的最後一站。我是金陵協和神學院（簡稱金陵）的舊約老師，從2011年9月起我在「信神」開始了神學博士課程的學習。在近一年的學習中，我常常比較「信神」與「金陵」的相似和相異之處。

「信神」和「金陵」都是百年老校。2013年，「信神」就要舉行百年校慶，在2011年，「金陵」也走過一百年的漫長歲月。「信神」教學樓前懸掛著一個大橫幅，上書「百載恩深、侍主愛人」，這八個大字是形容「信神」的百載基業，同樣也可用來形容「金陵」的百年歷程。

「信神」和「金陵」都是我的母校，我為能在這兩所偉大的神學院中學習而感恩。在中國教會的歷史上，上百年的神學院不多。能在一所百年老校中學習，已是不易之事，而我竟能在兩所百年老校中都學習過，這是上帝對我奇妙的祝福和帶領。

縱觀百年歷史，在推動大陸和香港兩地的教會發展歷程中，「金陵」和「信神」都分別發揮了巨大的引領作用，都成了兩地教會的巨大祝福。

百年，對短暫的人生乃是盡頭之時，但對一所名校而言，卻僅是一個開始。作為一名「信神」學子，我祈願在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下，「信神」能更上一層樓，為香港教會乃至普世教會培養更多的人才！作為一名「金陵」學子，我祈願「信神」能與「金陵」乃至中國基督教會有更多的合作，培育更多天國精兵！



## 精彩禮物

譚溢泉

本院道學碩士生

多謝信義宗神院邀請撰文，恭賀信義宗神學院百週年紀念。

能在信義宗神學院進修，這是上帝給我的恩典。

之前也有不少人建議我繼續再進修，但禱告中問自己為什麼要再讀一個學位？為上帝？為羊群？為自己學識？為自己前途？直到五年前（當時已在教會事奉了七年）在事奉中感到疲乏及一些迷惘，求問上主如何再向前走，心靈中產生一股需要再去學習的感動。需要被上帝再一次開闊自己、被上帝模造及重整，以至更有能力將人與自己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跑完上帝要我跑的路。

在決定報讀神學院時，期望能進入一間有現今香港社會處境關連學科的學院，因為上帝所交托我牧養的羊，就是生活在這今日實存處境中的弟兄姊妹，但同時也期望一間能有穩固傳統根基神學（路德神學與十架神學）學科的學院，那就只有信義宗神學院了。

在「信神」的進修，是上帝給我的精彩禮物，當中每位老師都有他們的專長，上帝藉不同專長的老師去塑造這人成為祂合用的器皿。感謝主，神的帶領不會有差錯，這幾年中不但學到路德的神學，更能接觸到路德以外信義宗的其他學者著作；在香港處境上也有不同的香港學者教導；在靈命進修上有靈修課程學得與上帝獨處的關係，使在教會事工、學術、功課追求中的我，可以停止於安靜中與主相遇，重新得力，在獨處中明白自己是什麼、所面對事奉的上帝是誰、自己做什麼。更精彩是一次神學課堂中老師講到神學不是建立在圖書館中也不是建立在論文中，是建立在崇拜中，在與這位上主相遇時，我們問我所崇拜的是誰？個人安靜中面對的是誰？而開始了對上主自身啟示的探索。當然，聖經科也是堂堂精彩。

「信神」讓我看見我在生命、神學、事奉上仍有很多未知的領域，上帝藉「信神」教授們打開了一道一道的門，在門後面有不同精彩的路可作更深的探索，無論是：神學、釋經、歷史、靈修、文化...等，像進入一個遊樂場的小朋友，看見有不同的領域可作探索的興奮。感謝主，在這幾年中無論在課堂上的聽課、討論，回家的讀書整理，小組的討論和簡報，都成為繁忙事奉中的享受，也成了事奉中的支持及得力。

信義宗神學院不但是作出神學反省的地方，也是一所能給你停步欣賞的學院，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景色，原來人可以置身於上帝的創造中，這創造的奇妙及美是人可以經驗的。而「信神」這優美的校舍，使上帝的創造、人的建築與人能共融於一山之中，當中又襯托了早崇拜的讚美聲、課堂的討論聲、飯堂中同學的笑聲、錦鯉池塘邊的閒談聲。

與神學院圖書館相對的地方就是教堂，每當離開圖書館這知識寶庫之地時，便看到要敬拜上帝的地方，這常提醒我知識之外不要忘記到上帝面前。而兩地之中就是那湧出活水的磐石。走到上帝面前要經過磐石，流經磐石而出的水養活了當中的生命。同樣，在敬拜之後走向課堂及圖書館時，也必定經過流出活水的磐石。

「信神」不但是是一所可以學習到信仰知識的學院，也是可以透過早禱崇拜及靈修與上帝相遇的地方，更是可以停下來欣賞美景的神學院。有停步欣賞美景的時候，也有起步下山的時候；很多時候是步行下山，離開圖書館、離開教堂、離開老師、離開神學院，步入人群中。

相信在信義宗神學院百年的歷史中，有許許多多基督徒都因著上帝的呼召而來此接受造就，並在其中經歷生命與思想中的拆、重建。上帝藉著「信神」及老師們陶造了我，讓我在神學、生命和事奉的闊度及深度上得到開拓，目的是能將更好的去餵養主的羊及服事這世代。感謝主讓我成為其中的一位學員，也感謝主賜給香港這地方有信義宗神學院，帶來一個又一個有見識又忠心服事的工人。為此感謝上帝，阿們。



## 點滴灌信徒

李玉成


本院延伸部幹事

「百年點滴」的甘露不單流進牧者的田園，也灌溉著整片信徒大地，令生命生根茁壯！

信義宗神學院之校外訓練課程自 1988 年起，便開始肩負起建立信徒的使命，造就每一位受裝備的學生，成為各教會未來的領袖。

在「信神」延伸課程部事奉的日子並不算長，只有三年之多，每次在晚上課堂當值的時候，眼見學生們都是匆匆而來、急步而走，心裡明白：在現代極度忙碌、壓力超額的世代中，要進修並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是世俗不重視的神學課程！有部份學生都是教會的信徒領袖，承擔著工作、家庭和事奉所產生的張力，可是他們仍努力不懈地鍛鍊自己的靈性，心裡由衷佩服。試問誰不想輕鬆一點地生活？燃燒只為作成一個真正的活祭；有部份學生，家中都有患病的親人，面對著父母、兒女、妻子的傷痛，背起很多照顧的責任，為何仍要把握空間勇往直前修讀神學？相信他們很了解：對神的認識就是生活的力量；有部份學生都是年過六十的長輩，不好好享受清福，卻辛辛苦苦令腦袋和眼睛受罪，閱讀那厚厚的神學書本，欣賞之餘，了解他們很期望將有限的未來獻給上帝！

除了學生們的匆匆，每位講師其實也付上不少，忙碌了整天的工作，晚上還要教學。不



說不知道，其實部份講師與學生一樣，都是晚飯也沒吃，空著肚子，但滿藏墨水，盡心為每課堂講解分享。有一位講師喜歡帶備小食物給學生享用，實行雙管齊下，一次性將生命的糧及身體的糧供給施予，每次下課，學生們都是歡喜滿足離開。有講師住在學院內，也曾遇上延伸課程學生及校友探訪她，這種亦師亦友之情，不單在知識上培育信徒，在生命影響生命下，靈命才真正生根建造！

記得剛過去畢業謝師宴的一幕，觸起了我很多感覺的神經，突然發現這一班不單是要我服侍的學生，更是一班主內互愛的弟兄姊妹。謝師宴閉幕的一刻，才是生命高潮的奏響，眼見一群只在晚間曾經擦身而過的畢業生，圍在一起，為著一位姊妹患上末期肝癌的媽媽，同心禱告，同聲阿們！是甚麼將他們拉在一起，一張證書、一紙文憑、一個學位？還是上帝的恩召，召喚屬祂的兒女，在知識裝備之餘，更學習彼此相愛！

深信「信神」延伸課程不是普通的夜校訓練，亦是上帝全面裝備信徒的一個基地，要信徒得到健全成長，在各個角色中彰顯基督的光芒！



## Preface

In the postscript of the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LTS) 90<sup>th</sup> Anniversary Memorial Bulletin”, I have mentioned a Chinese idiom “It Takes Ten years to grow a tree, and a hundred years to educate a man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which could best describe the motto of educators. LTS keeps up the spirit of educating persons in the journey of growing trees. LTS is still in the time of growing trees while I am writing this preface, yet it enters into the years of educating persons when you read it. If the centenary anniversary is time for harvest, how much do we “gain”?

From Shekow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to Tao Fung Shan in Hong Kong, from Tao Fung Shan to Pak Tin Village and back to Tao Fung Shan again ... all that LTS has experienced throughout the century is the tremendous love and grace of God. As the Gospel of John could not contain many other things that Jesus did, neither could this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describe the complete pilgrimage of our faith. Being a former student (1977 - 1983) and professor (since 1993 - now), I thought I knew a lot about LTS. Yet, I found that I entered a “Time Tunnel” when I started the editorial work of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I am, as it were, a witness of all those important moments, laughter and trivia. All these memories bring not merely comfort but enrich my life.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is a collection of real life stories, their witness of God in and through LTS – with laughters and tears, persistence and retreat, desperate prayers and thanksgiving praise. When you read it, you will agree and praise: “How great is His Mercy”. God uses LTS to teach and nourish servants of churches for China, Hong Kong and Asia as well as a platform of theological dialogues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churches. What we record in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is the stories of LTS – the life of LTS.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is not a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LTS,” nor an academic publication. It uses poems, rhymes, stories and photos to tell the history of LTS and it belongs to the family of LTS. The writers are students, co-workers, alumni, professors, former staffs and professors, etc. The writings we received come not only from Hong Kong, but also from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 and even include personal witnesses from the Shekow period. It is a special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ation of *Hundred Years of Memories in LTS*, but the history of LTS should never be limited to it. The new generation excels the old - all of you could be the writers of the next version! With Martin Luther’s spirit of reformation, we ask God to prepare our many “next” generations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compose such LTS stories.

Since it is hard to categorize 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wonderful contributions received, we have decided to arrange them in chronological order – first established in 1913 at Shekow in Hubei Province, migration to Tao Fung Shan in Hong Kong due to the civil war in 1948, the period in Pak Tin Village in Shatin from 1955 to 1992 and finally the relocation to Tao Fung Shan in 1992. My wholehearted thanks to every writer, your contributions make the history of LTS come alive.

I wish to use our Seminary Hymn to conclude the Editorial and sincerely wish you could pray for LTS

as you read:

*Lyric by To Chi Pong; Translation by Valerie Peterson*

Born of Lutheran faith and mission, You’ve led us to Tao Fong Shan.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you’ve taught us, Now the Spirit sends us on.

Let us go as gospel servants, One in heart with love for all.

Giving our lives like our Savior, God has blessed us; God be praised.

Dear Lord, thank you for establishing and using LTS, we pray for your continuous grace to guide LTS in serving you and the world. Amen.

**Pilgrim W.K. LO**

**Editor**

December 2012, Hong Kong



1931: LTS was established in Shekow, Hubei Province, China

1948: LTS moved to Tao Fung Shan in Hong Kong

1955-1992: From Tao Fung Shan to Pak Tin Village

1992 till now: LTS was back to Tao Fung Shan and is still there till now

## *Two Presidents 2 Campuses*

### **Wimon-Wipa Tanhasaitong**

1994 Graduate of M.Div.

My wife and I have been serving the Lord since 1981. In 1989, we came to study at the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During that time Dr. Andrew Hsiao was the President (Old campus at Pak Tin, Tai Wai). We were planning to study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Dr. Hsiao was an expert in this field, later he came to give us an Entrance Exam in Thailand. It was an honor to welcome him. We spent our lives learning from our professors, doing research in the library, and spending time in Hong Kong.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blessed.

When graduated, we returned to serve God at our mother church in Bangkok. And in 1992, we returned to continue our further study at New Campus (Tao Fong Shan). Later, Dr.Lam Tak Ho was our president. This was counted that we are in the period of the 2 Presidents and 2 Campuses.

Campus life was not only defined as being a student. We had fellowship with other students and lived together. When we arrived as new students, local students welcomed us very well. Every Sunday, they led us to worship at different local churche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And many tim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opportunities to travel to the sea, did many activities such as hiking and outing. Every morning on the campus, we had an exercise and morning devotion together. During break of classes each day, we played the shuttlecock and in the afternoon, we played table tennis and board games. There were good relationship and love from God that refreshed us.

Another impression was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hibitions. Each country was provided a national booth to present their cultures, showing Hymns books and Bibles. In addition, we prepared International cuisine. For Thailand, we made Tom Yum Goong, which is a popular Thai dish throughout the world. Also there was an International Prayer Day. It was a great memory for me as we began it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before each prayer from each country such as Germany, Canada, USA, Norway, Nepal, India, Burma, Cambodia, China, Taiwan, Thailand, etc.

We have studied in the two periods of two presidents. The instruction from Dr. Andrew Hsiao impressed us in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of each individual. Everyone had blessings from God which are not the same. We all live to old age and will keep on learning. We will serve the Lord till old age and having family that will abundantly serving the Lord as a great example for others.

President Dr. Lam Tak Ho also taught us to live humbly, caring for others, and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others. Sometimes we must receive heavy load or the offense which is not the fault, but we accept it because Christ is our example. Dr. Lam has taught us Christian Education in order to manage the Church into prosperity in Christ.

Praise to the Lord, now we have established Love and Care Thai Ministry to proclaim the Gospel to over 20 public schools and more than 10 villages in the Northeast of Thailand.



## Life at LTS, after LTS and with LTS

Solomon Wong Hon-fai

2001 Graduate of M.Div.

1997 Graduate of B.Th.

My student life at LTS was a rich and blessed journey of faith. It had not only shaped my life-orientation but also changed my calling before God. With a Pentecostal background I came into contact with Lutheran trad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 began my study at LTS. I always remember the words of Ms Mabel Wu (& Dr Pirkko Lehtio) at the beginning of my study that the heart of the seminary is the chapel, the faculty and the library. So, in my years at LTS, I tried to saturate myself in these three areas of a seminarian life.

The chapel of LTS is very beautiful. I came to love the liturgical worship at the chapel every day during the semester ever since I began my study at LTS. I was impressed with the Eucharist, this was the most solemn and joyous moment, as the ever renewing dynamics of the LTS life as a whole and my inner spiritual life as well. I came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liturgy and the symbolic reality pointing beyond. I learnt Taizé songs at LTS, which have become a spiritual strength for me today.

In my first semester, a Norwegian NT scholar, Dr Nils A. Rosaeg, inspired me to embark on the NT journey. So I concentrated myself on taking more NT courses. The NT world was apparently opened to me and I came to enjoy very much taking NT courses and doing quite well. In my third year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be an exchange student at the Pacific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PLTS) in California.

As the dean of that time, Dr Craig Moran, said to me, 'you need to speak English, pay the tickets yourself and remember to come back!' I was in the US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1996. This experience widened my horizons and also inspired me to further my study, if possible.

The faculty of LTS during my study years was not so strong as today. But the quality of it has never been inadequate. I respected Dr Hsiao very much. His book on Christian education was/is a must. He had put my birthday into his diary. Once President Jerry Schmalenburger asked me whom I admired most at LTS, Dr Karl-Hermann Muehlhaus was my answer. President Jerry was not only the person who accepted me as an exchange student during his presidency at PLTS, but also introduced me to Prof Dr Wolfgang Stegemann at Augustana Hochschule in Bavaria (Germany), making it possible that I had finished my doctorate in NT under him. Every time when President Jerry and I met, whether in Germany or in HK, we would have dinner and good sharing. President Jerry is really good at connecting people. With Dr Muehlhaus and his family, we had even a deeper contact because we had been living together in a small village, Neuendettelsau, for about three years. Later after they had moved to Munich, we saw one another less but the relationship grows somehow even closer. He is still my most-admired teacher today.

Back in 1993, when I first entered LTS, Dr Nicholas Tai, who would teach us OT, and Dr Pilgrim Lo, who would teach us (i.e. 1997 BTh graduates) systematic or Lutheran theology, began to serve at LTS. It seems to me/us to hav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m because we all started our new pages at LTS in September 1993 (Dr Tai in October). As the last year of teaching of Dr Peter Li (by that time was Rev Li) I was also privileged to be in his last course, Christian Faith. I was not raised as a Lutheran, yet I believe I had received a good (Lutheran) foundation from him. I admire his openness to allow me as a daring novice during this time to do a book report on John Macquarrie's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Last but

not least I must mention Rev Johannes Borgenvik (and his family) because he hosted Ackie and me at his home during our getting-marry in Stavanger, Norway.

Two other former Deans I must mention. Dr Ted Zimmerman has helped me a lot along the road. During my second-year study I asked him about the historicity of the Virgin Birth; during my early stage of marriage, we came to him to 'borrow his ears'; when I finished my dissertation, he proofread my dissertation. Dr Zimmerman is an open, kind and friendly teacher. Also, Dr Simon Chow, the present President of LTS, under whose supervision I finished my MDiv thesis. He has shown me an example of being a first-rate HK-Chinese NT scholar and pastor!

LTS is not just a place to learn, it is also a place to meet people and to share life. I am very grateful that I had a very good campus life at LTS with a group of good friends. As I was elected two times as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committee member, I had also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closely with other fellow students to serve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Although today we have all left LTS and serve or work in different sectors, we all share good memories of our life at LTS, the dormitory, the LTS outing, informal prayer meeting, etc. These were such wonderful experiences for me, making my seminarian life very colourful! The greatest surprise for me was still to come. I met my wife, Ackie Cheung, during my third-year study, which has definitely changed my life-path. God has made it for me: a-single-person-come-into-the-LTS but a-couple-go-out-of-the-LTS!

LTS is on a journey of faith and is like a mother that bears many children who are on this journey too. I am grateful to LTS for what she has given me and equipped me to go on this journey of God in this end-time. May God keep LTS and bless her theological ministry until He comes.



## Teaching in LTS

**Philip Q. Bauman**

Former Director of LTS Relocation Project & D.Min.

1993-1999, Teaching RE & PI



My dear colleagues & students

My wife Marlene and I arrived in Hong Kong in August, 1966 as missionaries of The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hich in 1988 became part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and served until June 1999. In Hong Kong we were under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Hong Kong. Both Marlene and I served on the Board of LTS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ission.

In 1986 I was invited to coordinate the fund raising for the LTS Relocation campaign. Mr. David Taylor from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Canada came and gave a few months of his time and wisdom to help with the corporate fund raising campaign which resulted in substantial funds being raised. In 1989, in addition to fund raising, I was invited by Dr. Andrew Hsiao to become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TS Relocation Campaign to replace Dr. Herb Schaefer. These were challenges I humbly accepted realiz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could only be completed with the help, strength and wisdom of God's Holy Spirit and total surrender to Jesus Christ.

We immediately began a prayer meeting every Friday afternoon for faculty, staff, students and

anyone who would like to join us. Numerous obstacles were faced and one by one were committed to the Lord in prayer who graciously answered each and every one. Our new campus is a testimony of his wonder working powers. Trees were a major problem that almost prevented the plans to go forward. One government department would rule one way and another would rule in an opposing way concerning the road that must be built. Various departments had their own ideas of what could or couldn't be done. I remembered vividly one tree named T8 which stood majestically right where the chapel was to be built and the government landscape architect refused permission to cut it down. We finally were able to gather together representatives from six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discuss our plans and finally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a solution that met everyone's conditions.

We worked very closely with our main architect, Ms. Helena To, with meetings often several times a week to work out problems and make decisions that everyone could accept. I have always been grateful for the cooperation of Dr. Andrew Hsiao and Rev. Peter Li Hung Piu, Assistant Executive Director, who gave graciously of their time and wisdom throughout the building process when decisions were being made daily on every aspect of the building process. The final campus as it now stands is truly a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 by a God who truly was concerned about every detail. All the thanks, praise and glory go to God, the true building of the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nother miracle concerning the LTS Relocation Campaign was the fund raising.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 the Basil Church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Lutheran cooperating churches of LTS were instrumental in raising large amounts of money locally. In addition,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from member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contributed generously to make the campus possible. The Lord provided all the money

needed so that when the campus was completed, all the bills were paid and there was even enough money remaining to be used for a maintenance fund.

When the campus was nearing completion, Dr. Hsiao and the LTS Board of Directors invited me to present a proposal for a Doctor of Ministry (D.Min.) Program. Between 1982 and 1987 I had completed a Doctor of Ministry Program at Luther Seminary in St. Paul, Minnesota with one year of residency and the remaining years while serving in Hong Kong as the chaplain at the Kowloon and Yuen Long Lutheran Middle Schools. In 1992 after consulting with many people both i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D. Min. proposal was presented and accepted by the LT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program began in 1993 with 7 students. Today there are about 50 students in the program. Graduates from the program are serving in churches not only in Hong Kong but in China,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India, Europ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years 1993 to 1999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classes in the D. Min. program I also taught classes in Homiletics (preaching), Gospel Centered Spirituality, and between 1997 and 1999 together with my wife Marlene, courses on Christian Marriage and The Christian Family. During those two years Marlene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Family Life on the campus and together we conducted small groups of couples on marriage relationships.

God has mightily used the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building His Kingdom around the world. We praise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we have had to be a small part of this ministry. We have been richly blessed and our continuous prayers are with the faculty, staff, students and graduates as God continues to use LTS as an important tool in building up the Body of Christ, His Church.

## My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t LTS

Ackie Cheung Chung-kwan

1999 graduate of B.Th.

The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t LTS was an enriching bonus to my theology-student life.

My first campus work as a year-one-seminarian was assigned to be the translator for Dr Pirkko Lehtio. I needed to translate the assignments given by her students to her and sometimes her class notes for her students. The lesson I learnt from her was not in her class but in my job assignment given by her. I was assigned to translate the mid-term examination papers of her students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This is where I first noticed that translation even from my mother tongue to English is not easy at all. It felt like I was doing all the examination papers at one time! Also, it was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what students sometimes meant, least to say finding words to translate that meaning! After the translation Dr Lehtio would ask me a lot of questions. One question was how I distinguished between 'believers' and 'Christians'? I was not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f she did not ask and tell me. Certainly I was only following the student who wrote in Chinese. I translated '信徒' as 'believer' and '基督徒' as 'Christian'. But it was in this translation assignment I came to know that Dr Lehtio's attitude towards doing theology was very serious and precise. She demanded her students to use words accurately and specifically. I'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is was really good training to my learning of the theological language. The words behind reflect indeed not only theological views but also the person of the theologian him/herself.

I still remember an incident about translation in a semester commencement camp at the Breakthrough

centre. I was late for that camp so I missed the introduction part. There were some newcomers in the camp but I did not know them. During the preaching of a sermon, a mid-aged westerner sat next to me but no one translated for him. So I came to him and translated for him. Because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Old Testament names, I could tell the Chinese name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but not their names in English. To my last resort I interpreted to him ‘these two characters were two brothers and one killed the other’. Upon hearing this, he said to me, ‘oh, they were Abel and Cain, right?’ Yes, I replied! I felt relieved when he had understood the translation. After the sermon we all had some games in the sport hall. I was with him and others in a group. As I did not know him and thought he was a student, so I pushed him and hit him on the shoulder to speed him up in the competition games. Only at the end of the camp, I was told that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from Norway. He was Prof. Dr. Ernst Baasland! With my running feet I came to him to apologize for my ignorance. Fortunately, he was not offended by this ‘ignorant’ student and I was later in his two classes: introduction to the OT and OT theology. I’ve definitely become more alert to the newcoming westerners before I’d become naïve again!

During my bachelor study at LTS, furthermor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interpreter of the chapel time. I have always been amazed how the seminary has managed to provide synchronized translation for different students of various language of origins! This facility of providing instant interpretation at the chapel was a very wonderful and practical idea because it could enhance all participants to take part in the service and lecture. Yet, I was still frightened when I was appointed to be those who help at the immediate translation, from Cantonese, from Mandarin to English and vice versa, sitting at the glass-window box at the back of the chapel, though I did want to take part in such a meaning service. Those translating/interpreting moments were memorable. Sometimes, when some preachers, for example, Rev Patrick Chan

quoted some Chinese poems in his sermon, I found my mind was trying to fix up the puzzle but my lips could say nothing. Quickly I saw some non-Chinese faculty and students turned their heads to the studio room, looking for some words from my mouth. “He was quoting a Chinese poem, which I, myself, can hardly fully understand! I will try telling only the meaning of it only, sorry, please kindly ask him directly afterwards,” I could only give a very brief summary of the poem which would reduce the elegant poetic-scene (詩意) to some simple statements. At other times, mostly when some preachers had talked about a joke in their sermons, all the Chinese got the punch and they laughed – and “Me” too! Immediately, the heads of some participants would turn to the studio again to wait for the translation. I said, “It was a joke!” They nodded. When I retold the joke in English, these heads laughed. Of course, the preacher had already moved forwards in his/her sermon. These chapel memories are unforgettable in my life! I’ve realized that there is so much ahead that I’ll need and I’d love to learn!

All these experiences had one thing in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at LTS! As an inclusive learning place, the LTS has welcom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near and far. Such diversity of language phenomenon at LTS taught me to listen and to respect those who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other than mine, and I treasure very much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could come together on the same journey! Although w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one language that was spoken at LTS joins us all together. It was/is the language of faith.

## *From A Former Short-term Teacher*

**Kenneth Dale**

Visiting Lecturer (Fall Semester, 2005-2006)

It was my privilege to serve for seven months as a teacher of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at LTS-HK in the fall of 2005. I had been teaching in that field for many years at the Lutheran Seminary in Tokyo, and took these weeks off to join our sister school in Hong Kong. It was a thoroughly enjoyable and beneficial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hope and pray that it was as beneficial to my students.

Some things I found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about LTS would include such things as the following: the superb architecture of the campus, the symbolic 121 steps from bottom to top of the campus, the inspiring chapel services, the warm welcome of colleagues, especially Lam Tak Ho and Heather Helgeson, another short-termer who lived in my housing complex, the delicious food at the dining hall, and so many more things.

I will especially remember the 17 students from 10 different countries who cooperated so meaningfully in counseling role playing in class, and the Sino-Christian exchange program with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prospective leaders (I wonder what “Cedar” is doing these days), and the fun evening we had for the Moon Festival. The many happy experiences with students outside the classroom and invitations to several homes and to dinner parties at restaurants were unforgettable and fill me with gratitude.

Besides the rich experiences on campu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get acquainted with the Tao Fung Shan Center for Religious Dialogue next door and Ekman Tam, one of the staff there, who planned a private retreat for me; to explore the fascinating streets and alleys of Kowloon and Hong Kong; to practice Tai Chi frequently with a group on the plaza at Shatin, and not least, to learn to know several Christian churches and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city. There was only one thing I didn't like, and that was the threatening monkeys on the road down the mountain!

For all this and more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aculty of LTS-HK for their invitation to serve there. I wish I could do it again—but now I am too old!

## LTS: A Foundational Rock of My Theological Life

Deep Bahadur Singh (from Nepal)

2007 Graduate of M.A. (Theology)

God works in amazing ways. When I look back and ponder upon the days of my life, in each step I experience His grace. I can claim that he really chose me from my mother's womb though my mother was unaware about God's love. He protected her during her birth pangs and I could touch this beautiful world created by God. Its definitely not an easy task to give birth in a remote village of Nepal where people's life is still as it was in 12<sup>th</sup> or 13<sup>th</sup> century even to this day. So, isn't God's grace sufficient for me and my family?

A Hindu by birth, I was renewed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knew Him and His love during the 90s. Later, in the 2000s sacramental baptism became another cornerstone in my spiritual journey. He gave me faith and conviction so that I could decide to follow Him until the 11<sup>th</sup> hour of my life.

When I completed my bachelors in 2004, I was tempted to choose either government service or serve Lord differently. I was in reflection for sometime but finally, I decided to serve Him. In order to serve, I



Graduation banquet: Deep in 2nd line, 4th from left

needed to be equipped well which was only possible through theological study. So, I decided to search for Bible colleges which would accept me and understand my call. Finally, I found one suitable place in Hong Kong-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L.T.S.). For a student who come from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y's secular educational milieu, when stepped in foreign land-Hong Ko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life for securing Christian theological education, had to cope with several matters- from culture to different natural setting, language to unfamiliar education imparting system, everything was completely new. But, despite these shocks, I truly found a heaven on earth- L.T.S.

I reached there at midnight with the help of a seminary friend from Myanmar so, I couldn't view the panoramic scenes on my way to seminary. 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could hardly believe the view

from Tao Fung Shan and its ambience which was so enchanting. Amidst this mesmerizing beaut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prior to my arrival were very understanding and kind. Jon, my room-mate from Indonesia, Kingphet from Laos and John from Vietnam played a role of angels and oriented me with several things which helped me to assimilate with the new environment. After some days I met Dr. Teuffel, a lecturer from Germany whom I found as my academic guide and mentor. He guided and encouraged me in a great way throughout my entire M.A. Theology program and in personal life. Other faculty, Dr. John Lemond, Dr. Ted Zimmerman, Dr. Ijas, Dr. Kaisa and Dr. Pertti Nikkila, Dr. Håkan Granberg, Dr. Johan Hasselgren, Dr. Gabi & Rev. Hans Hoerschelmann, Ms. Heather, Dr. Rose Wu, Dr. James Berquist, Dr. Jerry Schmalenberger, Dr. Pilgrim Lo, Dr. Evelyn & Dr. James Whitehead, president Dr. Lam Tak Ho and many other's unique character and gifted teaching styles definitely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my L.T.S. stay and studies. Administrative staff, Mr. Paul, Ms. Cherry, Mr. Benjamin, brother Vui Siong, library staff, kitchen staff, driver and gardener brother all of them hav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shaping my theological life. Because of my friends' intimacy, lecturers' unique teaching techniques, staff cordial relations during needs, I could concentrate on studies though I was away from home. Morning devotions and communion at Chapel and Tao Fung Shan's Sunday evening services helped me to experience diverse worship styles, its beauty and truth of God. The eye catching view of L.T.S., integrated teachings of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relevant subjects, friends' fellowship and love, the two years program (2005-2007) was like a week's trip.

I am thankful to our Lord almighty for provid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one of Asia's renowned ecumenical seminary and letting me to be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L.T.S. I truly appreciate the theological and practical educational contributions of L.T.S. in my life. It has really opened my eyes so that I could notice the horizons of theology and its importance in life. My dear friends, brothers and sisters, faculty

and staff, I could experience God's presence in this very world through your love, service, humility and faithfulness. Thank you for not making Christianity a mere religion but everyday living reality-an experience of God's grace and presence in daily life. May the Triune God continue to astonish us with new things here and then.



## Some Memories and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ith

**Lal Tin Hre**

2007 Graduate of D.Th.

Executive Secretary of 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Myanmar Yangon



I have had a long association with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 Kong. Before I stepped on LTS campus in 2004, I had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seminary from my colleagues (from Myanmar) who did their theological studies in LTS and shared its impact on them with me.

From 2004 to 2007, I was a doctoral student at LTS under the kind care of the seminary's faculty and staff. Being from a Chin tribal background and living on a high hill, ups and downs and even a zigzag road, I like very much of the location of LTS, situated on the top of Tao Fung Shan, surrounded by forest where birds and some animals including a very big family of monkeys, enjoy the place. The seminary

campus is excellent for viewing parts of the Hong Kong city as well as a quiet place for meditation, reflecting God's beautiful creation. The campus also keeps the seminarians away from the cosmopolitan atmosphere which is very noisy and cheerful. The 121 steps from the car park to the Chapel ground are a good reminder of the necessity of God's wonderful presence for students who are struggling with their academic work. If I am not wrong, many people consider the LTS campus 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in the world.

The water fountain, placed at the centre of the seminary campus, reminds me of the newness of God's presence. The community life of LTS which includes chapel servi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nd among students themselves, family group meetings, and the observation of some important occasions in the lectionary (liturgical time) strangely speak in my life. I regard those elements as part of spiritual formation as LTS tries to balance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spirituality. The gathering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ampus make the community a "rainbow society". Personally, this experience was very enriching.

In 2006, I was appoin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SA) 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the door was opene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be part of SA. I was assigned to be in charge of vesper services. Getting involved in SA was really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warm fellowship with members of SA was unforgettable. Arranging the vesper services, silent meditation on every Tuesday with icons and preparing Holy Communion on every Thursday have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Lutheran Church tradition which i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Reformed (Presbyterian) tradition in Myanmar.

The library of LTS, a collection of over 90,000 volumes and over 200 periodicals and other materials

by using modern electronic means is an immense help to th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qualified professors' guidance, the library also serves the seminarians in all areas of concentrations offered by LTS. The visit of well-known professors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globe is the strength of LTS. I so much enjoyed my time in LTS and am very proud that I was one of the products of LTS.

I was also surprised to become an Executive Secretary of 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Myanmar (ATEM) in 2009. ATEM is a theological-ecumenical network in Myanmar, comprised of 34 member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under the umbrella of Myanmar Council of Churches (MCC). ATEM has had a long partnership with LTS since some years back.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ngoing partnership with LTS is rested on my shoulder. Since then, ATEM works closely with LTS in term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Master and Doctoral), *library training* for librarians and archives program, an annual *Mekong Mission Consultation* jointly organized with MIT, and *Ministers' Institute*. LTS has already produced a good number of graduates in different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25 graduates thru ATEM channel. Those graduates have been engaged in full-time ministry in their respective seminaries and churches. I, on behalf of ATEM, would like to say my BIG THANKS to the presidents and professors for their academic excellence along with the life of humility they bear, and staff of LTS for their continuing support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Myanmar.

I have all these reasons to congratulate LTS upon her 100<sup>th</sup> anniversary and to pray for the future of LTS as one of the main centers of producing theological educators in Asia and beyond.



## Thanks Be to God

Joseph Keo Thuy (from Cambodia)

2009 Graduate of M.Div.

Thanks be to God for his provision for me to spend 3 years in Hong Kong, from June 2006 to June 2009.

My most memorable moments were researching and doing my homework in the LTS library.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experiences I ever had in my life. There are all kind of books and quiet places for reading and meditation on the Word of God.

In my home country, I can't find this kind of place. Besides sitting in the classroom learning from professors, sitting in the dining hall for meals, and sitting in chapel for worshipping God and listening to the preachers,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in the huge library for reading and doing assignments.

It was an exciting time, but also with some tension and confusion because all of those books were not written in my native language and people around me were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too. It was great experience, however, for me to go through the M.Div program for 3 years.

When I think of LTS, Hong Kong, I am reminded of the great place of the library for studying the word of God. And thanks to all my professors who always gave good direction to read books that would help me in the ministry.



## Little LTS' Thanks to Mother LTS

Nathan Perng (from Myanmar)  
2010 Graduate of M.A. (Librarianship)

I was a part of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from 2007 to 2010. My time in LTS during those years was a stepping stone for my teaching ministry in "Little LTS" (Lahu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Myanmar). The life and experience of LTS is still fresh for me and I am still sharing with my Christian friends how good the experience in LTS is. LTS' vision and mission are so effective and balanced that I adopted them in my little LTS.



The way of its caring for the students is so warm and still an example for me. Its way of equipping me is unforgettable. The assignment of reading 5000 pages in my first years exhausted me but let me digest the general New Testament area. The assignment of reading 3000 pages for my research prepared me for my dissertation proposal. I still remember the biblical colloquium which challenged and questioned the students' proposals but also advised us how to improve our proposal writings. The oral defense was the most exciting period in my life. The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of prominent professors shocked me but also polished and qualified my dissertation. I am still remembering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in which I was conferred a Th.D. degree by Dr. Simon Chow and Dr. Peter Li. Now I am presiding over little LTS (which has 200 student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Myanmar) with the experiences and education I received from Mother LTS. May LTS have a long life and successful mission in Asia and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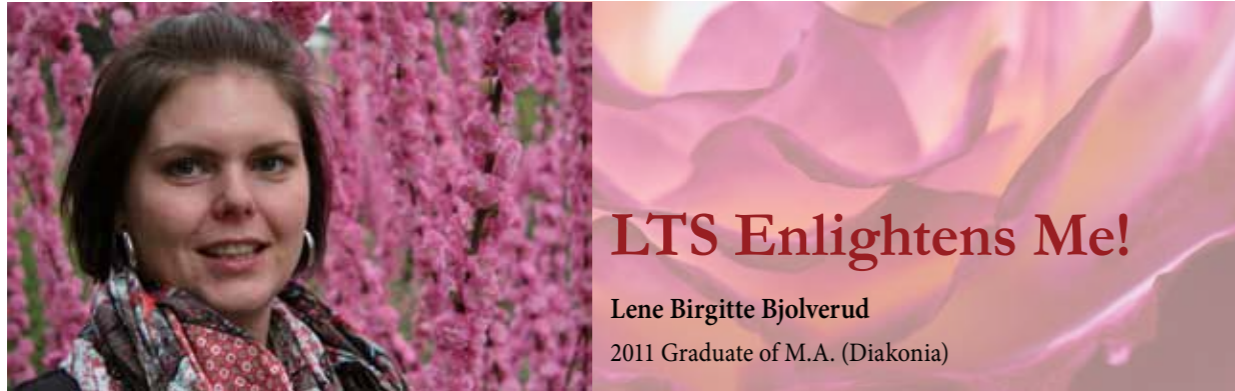
## LTS Memory

San Sros Sarin and Chang Yasson Sara (Cambodian and Chinese)  
Both are 2010 graduates of M.A.

We thank our Lord for richly blessing us with a special and warm experience at LTS. We have fond memories from the inspiring teaching & life examples of the faculty members, mind-opening group discussions, the loving care and support we received during Sarin's knee operation and recovery, the wonderful diversity we tasted through the local &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delightful family group activities...

One more thing that we cannot forget is the spiritual nourishment when we joined the morning chapel and Friday communion. We felt very close to God and are drawn to worship God with all of our soul, relaxed and freely.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of Norway and most of my family members were Christians. When I was 14 I was baptized in the Pentecostal Church we went to in my hometown.

In my teens, I began to ask questions of faith and Christian life and why things were done the way they were. Some of the answers I received I did not agree with, and I often felt that I could not quite get what I learned in church to match with what life actually was like. I'm probably a little of the rebellious and stubborn type, which does not take an answer for an answer, but it was important to me to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At that time I felt that there was no room for my thoughts and me 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Besides, I was in the middle of adolescence and there were many other things I thought were more fun to do, like going to youth clubs and parties with my friends. When I was 16 I stopped going to church and was no longer active 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 left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for 10 years after this, but I never lost my faith in God.

When I was 25 years old, I decided to give faith and Christian life a new chance. I prayed a lot and experienced many answers of my prayers and an intense feeling of love that I have never known before. I felt that God really was there for me and that he had a plan for my life. Today I'm studying

for a master's degree in Diakonia at the Norwegian School of Theology in Oslo and at the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 Kong. I have totally different feelings about Christian community today, and am happy to study theology and learn more about God and how people have expressed their faith throughout the times.

This fall (2011), I was on a mission trip with other students from LTS. I'm glad I joined the trip to China; it was an informative and interesting weekend. For a while now I have wanted to work in or related to China after I finish my studies and this trip really made me want to do that even more. I have been to China before, as a tourist, but this trip was very different. It was amazing to see the work CWF does in Jiangmen and how this has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these young high school girl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de a big impression on me was the visit to the children at the orphanage, to play with them and learn about their life stories and how they ended up in the orphanage. They were strong stories, it touched my heart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it. I also found it very inspiring to talk to girls at the high school about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and hear about their thoughts around these issues and how they wanted to engage in this in different ways.

I want to live a life relating to God openly and without reservation and give Jesus and my faith the main focus in life. Recognizing this need for a power greater than myself was what first made me come back to my faith and inspired me to live an active Christian life. This has really changed my life and given it a new purpose.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d to study here at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se years (2010-2012), and it has been great to get to know the other students and the professors.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coming back in the fall (2012) to work on my Master thesis on diaconal work in China.

## The Best Religious Educators...

Helen Bok

D. Th. Student

The best religious educators I have known rarely talk about any theological view points or great educational theories. They hold no university positions, but they are two of the best teachers I've ever known. They were my parents who worked daily to nurture me with their faith and love. My first vivid memory is that of my two sisters and I sitting together each evening to listen to my father's praying and my mother's Bible storytelling. My parents served tirelessly their family, church and neighbors. Their faith has defined my understanding of discipleship, and has engendered in me a deep desire to study theology.

From a young age I taught Sunday school in my church. I experienced that religious education could lead people to be open to God's love, and enrich their spiritual and moral lives. That experience led me to education. I decided on a career as a teacher. My subsequent years of education experiences assured me that my role was to co-explore knowledge with learners. Learners have great potential in being capable of constructing their own learning. My work became the joy of my life. At that time, God reminded me, "I have called you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answered, "Here am I. I am willing to commit myself to your work according to your will." God prepared me to be a teacher; this is my vocation.

How do I, as a religious teacher, lead students' heads and hearts to be filled with a sense of amazement, connection, inspiration, and enthusiasm for knowing God? Fr. Pedro Arrupe writes, "What you are in love with, what seizes your imagination, will affect everything."<sup>1</sup> When we fall in love with God, our whole being is engaged with love which affects everything in our lives. Today, as I educate people in the

faith, my prime purpose is to lead them to find God and meaning in their everyday life. Unfortunately, for many Christians, religious teaching in the church seems to have no relevance to their everyday activiti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se outside the church to fill those longings that the church has not been addressing through religious education. I believe that religious education today must go beyond teaching just religious knowledge. It must also lead people toward spiritual wisdom and holiness of life. In such a challenging age as this present one, my hope is to carry out religious education in a practical and reflective way, a way which enables people as agent-subjects to know and think for themselves, to find meaning and value in life, and to commit their lives for God and others in the world.

I realize that in order to pursue my call, I need to renew the foundations of why and how I educate. I need to prepare myself with theological and pastoral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educational knowledge. My hope is that by engaging in the courses and writings of theologians at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 will be able to root my educational work more deeply in a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way.

*P.S.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my personal statement upon applying to study Religious Education.*

---

<sup>1</sup> Fr. Pedro Arrupe (1907-1991) was the twenty eighth Superior General (1965-83)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rrupe writes, "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finding God, that is, than falling in love in a quite absolute, final way. What you are in love with, what seizes your imagination, will affect everything. It will decide what will get you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what you do with your evenings, how you spend your weekends, what you read, who you know, what breaks your heart, and what amazes you with joy and gratitude. Fall in love, stay in love, and it will decide everything."

[http://en.ignatianwiki.org/Pedro\\_Arrupe](http://en.ignatianwiki.org/Pedro_Arrupe), (accessed November 1, 2012).



## Amazing Grace

**Kirany Leap (from Cambodia)**

2011 Graduate of M.Div.

2012 Graduate of M.A.

Thank God for His amazing grace that let me know LTS. I stayed there three years for the M. Div. program.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se I think that it would be too long to be away from home. I asked myself, how can I survive? A few months later, I got better from my homesickness because I felt warm hospitality from professors, students and staff.

Many friends told me that I am blessed to be there because no other place (in HK) is like LTS where the environment is so good.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I remember. I just want write a couple things. One is the classroom setting

where I could meet new and old professors and also classmates. Though I felt it was hard with the classwork and assignments sometimes, I was able to learn and grow in faith. Thank God for the professors. They show their attention to me as well as others, they always helped me to overcome my challenges.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this before as a student. In the classroom I made friends with those living outside and inside the dormitory and we had fun together. I loved the way that the professors treat their students that let me feel that we are not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The second thing I remember is Chapel time. Morning and evening prayer was important to me. I loved to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and beautiful songs -- most of the songs were new to me. The sermons and the songs comforted and refreshed my heart. I liked it so much. Moreover, I learned different styles of worship because this was different from my home church, I also loved to see a role play, music, dancing, etc. from fellow students. These encouraged me to do what I have not done before, for example the dance and sing a song at LTS (Founder's Day) even though I felt shy.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to show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 professors how I dance and sing. This was the blessed experience God has given me. He turns me better. Praise God for everything that I encountered at LTS.

## My Ten Months at LTS

Rita Wong Mei-lan (from Singapore)

2012 Graduate of MA (Spirituality)



Little did I know how coming to LTS would impact me. To be honest, I was very hesitant initially because of the thought of having to travel by air, the cold weather, typhoons and feeling homesick. With some encouragement from friends I finally fill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sent it off. Soon enough, two friends accompanied me to Hong Kong and saw to my setting foot on the campus of LTS. How blessed I was in comparison to the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travelled much further, some over mountainous country roads leaving their hom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o a totally foreign land and culture and not knowing much English,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for them at LTS.

GOD brought all of us to LTS for the specific objective of gaining theological and spiritual education. For those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were studying religion or philosophy, their five to six months in a

Christian environment w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of an adventure.

After settling in with the kind and welcoming touch of a couple of Hong Kong students and the group of students from Myanmar, I began my sojourn in the tree and flower lined hills of Tao Fong Shan, staying in the dormitory which would be my home for the next ten months.

I fell in love with LTS in the midst of adjusting to different mindsets, habits and languages. Dormitory and class mates, lecturers, administrative and other staff helped to make my stay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one which I will never forget. Creative worship at LTS, new knowledge from lecturers, finding my way around a most hilly and populated country – all these enriched my time in Hong Kong.

The impression that stands out above all others was when I attended my first Morning Prayer in Ming Chieh Chapel. The face of the sculptured Jesus hanging on the wall behind the altar was one which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before. The raised eyebrows gave a certain sternness to an otherwise open- arms welcome. Without realising it, this prepared me for a kind of spirituality that I had not been familiar with. My classes on *New Testament and Spirituality*, *Exploring Spiritual Directions* and *Paths of Prayer* introduced me to a perspective of GOD and the Bible that were new. GOD became someone much more than what I already knew. GOD suddenly became the transcendent One, the unknowable GOD that is beyond all names.

Spiritual exercises opened us to different ways and widened our 'repertoire' of communing with GOD. Class discussions revealed a hunger for something other than tradition and religion to help the 'unpeace' in some of us. We were exhorted to view GOD and life differently and to practise different forms of drawing near to the GOD of the beyond.

Our readings and prodding of our lecturers challenged us to a Christianity that questions how we view and use/abuse GOD's creation, that speaks up for those who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that views the realities of life in ways that are not so clear cut, that mission includes being socially involved for the sake of one's neighbour, that being a united church speaks a louder message than evangelism, that being missionary also means seeing GOD's presence in the world and that GOD is at work preparing peopl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ir own culture and conviction.

Being a community made up of people from at least 12 nations, LTS is a microcosm of diverse cultures, languages and differing Christian practices, with a few who are of different or no religious beliefs. Such a potpourri provided many opportunities for lessons in understanding, loving patience and extending and receiving grace. Organisational perspectives were weighed against individual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and vice versa. Living in close quarters fostered cross cultural friendships and team work.

The demanding process of attaining theological grounding necessitated the constant awareness of guarding against the danger of it all being purely academic with little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aking place.

However, LTS lives up to its reputation of being a centre of credible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It is blessed with a dedicated faculty and staff who give of themselves to the ethos of building up GOD's servants. The former shuttle bus driver retired after 17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The faculty comprises lecturers who were ministry workers in congregations (some were its own alumni) and those who have come from mission fields or other seminaries. They are well supported by the librar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together, they cared for us. Together with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LTS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ducing labourers for GOD's kingdom work near and far.

Nestled on an elevation that makes the place 2 degrees colder than the lower and more densely populated parts of Hong Kong, LTS provides a location that is suited for study, contemplation and neighbourlines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hills and valleys, sweet-singing birds, roof-climbing and tree-swinging monkeys, stray dogs, well-tended plants and good-looking kois all lend themselves to a seminary that is very appealing.

LTS was home to me for ten months. I experienced all four seasons, including a typhoon. The additional loving care of fellow dormitory mates, and prayers of family, friends and church members, including occasional visitors from Singapore, all lessened homesickness.

LTS left an indelible and tender impression upon someone who grew up not speaking much Chinese and with an outlook that is predominantly Western. GOD who sees the beginning from the end, brought me to a Chinese-speaking and Chinese-looking environment, that I may be reacquainted with things and people Chinese. Indeed, GOD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GOD's time.

May GOD be greatly praised!

## “The Living Fountain of God’s Grace”

**Helen Mun**

2012 Graduate of M. Div.



With much pure joy, I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in honor of the 2013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My fervent prayer is that God Almighty will perpetually pour out His abundant grace, favor, goodness, and rich blessings upon the Seminary.

My very first delightful impression that stays deep in my heart and mind till today is that this Seminary (LTS) in Hong Kong is a good seminary, and is endowed with an unusually rich heritage. I would gladly proclaim and describe LTS as truly “the Living Fountain of God’s Grace.” With its colorful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flavor of cultures,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hurch denominations and nations certainly marks LTS very own unique identity as an “ecumenical” Seminary. I am convinced that students in LTS enjoy a strong bond of friendship and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s the way I experience it as a close-knitted family and as a gathered community of faithful believers in Jesus Christ.

Each day, I give thanks to God in my heart for being part of this unique family of believers of whom I sincerely believe many have responded in obedience to the call of God for furthe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LTS. It is such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o witness local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like coming together for a sole purpose: to study,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in LTS as well as from one another, just as “iron sharpens iron.” Such is the grace and love of God that truly calls students in discipleship, to be better equipped, trained, and empowered in God’s Word in LTS. In addition, theologic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practical field education & missions work formed such a critical aspect of the train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erve the plans and purposes of God.

Today, when I reflect back upon the day when I promptly responded to a clear call of God that led me to LTS warms my heart. I enrolled as a full-time student for the Master of Divinity program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0. My initial experience during this first semester was one of wonderment and joy, when I delightfully witnessed how students of varied educational levels, background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pastors, ministers, missionaries, professionals, or even housewives), and different nations interact with respect for one another. They can simply gather with joyful anticipation and with the humility of learning together as course mates in the Seminary.

During my 2 years of seminary life in LTS, I have been observing how the kinship of brotherly and sisterly love, the joy, the support, sensitive care, strong bonding of fellowship, and friendships that blossom

as each new day dawns. Not only amongst students 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 of students with the Faculty members, and the team of dedicated excellent professors. Interestingly, I also recognized the genuine way how campus life is a wonderful extension façade of family life where students mingle amongst themselves and often times are seen helping one another. How it naturally shaped to form an amazing family of God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as students eat, talk, sing, laugh, play, pray, worship, serve one another, and even cry together as we sojourn in seminary life. Together with loc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am bless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contribution of blessed sharing, and generous giving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are in need (both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s). For instance, we gladly share meals (at times, taking turns to cook culinary meals of our own country for each other to sample and enjoy eating together), exercise and play games together to keep ourselves mentally & physically healthy, worship and pray together, extending emotional and moral support especially to those new-comers adjusting to seminary life away from their homeland. We enjoy sharing life experiences, and testimonies, theological debates, learning from one another regarding the varied traditions & cultures of our own churches in different nations. Also, we often gather together in study & discussion groups, inspiring and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as well as to help each other tremendously to study better, as well as in preparation of group presentation work and term exams. In this creative unity amongst students, we gladly reap the fruit, when we experience a higher level of achievement in our learning and spiritual growth. Moments such as this, I am gripped with pure joy, and overwhelmed with the fragrance, beauty, and ever-flowing grace of Christ-likeness amongst the seminarians of LTS as one body in Christ! Hence, I believe that LTS becomes the “living waters,” and a reality of the “life-giving fountain of God’s grace,” flowing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its boundaries, and beyond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LTS, I am richly blessed by the exemplary leadership of an admirable dynamic President, Dean of Studies, and the entire Faculty team serving with Christ-like love and care. Personally, I have witnessed how their ‘gracious actions ofte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lthough, they are always busy with many responsibilities, it is remarkable how they are always approachable, and often make themselves available to lend a listening ear, and willing to extend a helping hand whenever the need arises for students. I also thank God for the spiritual insights, experiences, and quality teaching of all our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ors (both local and from abroad). I deeply appreciate and highly respect their humility, patience, caring attitude, always encouraging, and inspiring, not to mention their wisdom and intellectual insights. And above all, I valued their modeling of true servant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ir consistency in demonstrating abounding grace and impartiality to every kind of students in LTS!

Personally, I have experienced and tasted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throughout my seminary life in LTS. Although I look forward to my graduation in June 2012, I refuse to say goodbye to anyone in LTS and instead plan to continue my next level of studies. I love being a student in LTS, “the mountain top” experience of learning, whilst receiving abounding grace and blessings of the Lord in order that I can be a blessing to others. As I continue to serve in my church in daily devotional writings, and as a Bible teacher of the Word, my desire is to keep on learning, growing, and to drink deep the providential living fountain of God’s grace in LTS!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anyone who is contemplating theological studies or who felt called by God to come and quench your thirst and you will never be thirsty again. Come quickly and drink the refreshing waters of continuous living grace of God ever-flowing in LTS! May God be glorified, and be praised forever more in His blessed fountain of living grace that He has indeed consecrated and gifted this unique Seminary!



## Lord's Grace Shines on Rugged Road

Jenny Tam Choi-fung

B.Th. Student

Translation: Wan Fook-gun



Horse riding in Likong

2012 is my third year in LTS. Since 1999 when I joined God's family, my life has turned more eventful, though filled with ups and downs, yet was full of the God's grace. Studying a theological program in LTS is particularly enlighte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it is opportune for me to review my life, looking back on how God's enormous grace has embraced me ever since I was born.

Although my parents were born deaf and dumb, they are really those parents who love their children most. Because they are Christians, they gave us three sisters the love of Christ since we were born. For some reasons, my parents stopped going to church when I was eight years of age, and I stopped going too. In 1999, my mother was diagnosed with terminal stage lung cancer and died within a month. When my mother went to our heavenly Father, I also joined the church again. This was also the time when I started to face a terrible wave in my life. A few months after the death of my mother, my father also died of lung cancer.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found my ex-husband was unfaithful to me. I felt suddenly falling into a deep valley, almost to the edge of death. I started to query if God would really protect his children. Why did I have to face one terrible incidence after another even before the previous one died down, and each later incidence was more harmful than the previous ones? Yet looking back on what had happened, the lesson that I have learned is that God's love and care were with me at each point of my life journey. I no longer feel lonely because He is my reliance.

It is really a gracious act of God for me to study in LTS. God's calling is reigning in my whole life journey. In 2005, I heard God's calling to me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Xing Jiang, China. So in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I applied to study a program in a certain theological seminary, but failed to get enrolment. I then wondered if I received a wrong calling. Yet, God made an alternative arrangement for me. I joined a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so that I had the chance of visiting the hill and farm districts of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to get a deeper knowledge of missionary work. In this organization I had worked for several years.

When I was then approaching fifty years of age, I could not imagine I could study a theological program. Yet He made a splendid arrangement for me to come to study at LTS to learn and to be equipped

for future services. This program enables me to know more deeply my “original self”, and the miraculous creation of God!

In the first year in LTS,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to me again. This time it was my two sisters. One sister inherited a heavy debt, and another sister faced marriage problem. As the eldest sister taking up the duties of parents, and also as an old-age student, the burden was too much for me. I could not control myself and broke out crying bitterly in LTS campus. At that time I thought: God Father, I wish I could lead an easier life; I have suffered enough; I could not endure so much bitterness! This storm was not easy to tolerate, the road was rugged and difficult to trek on. Fortunately because I was a student of LTS, I could get the support of my teachers, classmates and group members. They accompanied me to go through this terrible storm. God’s grace was really with me in this experience which got me to come closer together and more intimately with the families of my sisters. For this, I have to thank God.

In the second year in LTS, something happened to me. At the end of 2010,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my course assignments, I became very nervous. Initially I hoped that things would be over as soon as the course came to a conclusion. Yet things turned out to be otherwise. At the LTS Walkathon fundraising campaign, when I saw the crowd of people coming from different churches, I suddenly became very frightened. I immediately retreated to my room in the dormitory, hiding in it, not coming out for meals, not taking classes, and not seeing any persons. This lasted for almost one week. Really I cannot describe how serious the horror was like. Without the help and support of my roommate,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I really could not get through to the end of that semester. By then I had to make a difficult and mind-struggling decision of suspending a semester for getting myself back to normal. For this, I have to thank the President and Dean of Studies for their immediate response and approval of my application for

suspension of studies for a semester.

“God’s thoughts are higher than man’s thoughts”. It is unexpected that in the eight months during my suspension of study, there arose a series of rich mind-healing journeys! “Unless the Lord builds the house, its builders labor in vain; unless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city, the watchmen stand guard in vain”. Although I was deficient, inadequate, and staying in a land of waste, God opened up a fountain of help to me. The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which I had worked for permitted me to attach to its missionary outpost in China without the need to participate in its work so that I could rest while not being alone. Yet in the beginning, I was still afraid of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people although these people were my previous co-workers in China. Fortunately as time passed, my condition gradually became better. At this moment God gave me a chance to meet and accompany an ailing sister till she passed away. Her last wish was that her husband could be converted to Christian faith. Thank God, he was baptized a few months before she died.

The second journey was a volunteer trip to Yunnan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orphans whose parents died of AIDS. In the midst of the trip on March 10, 2011, an earthquake in Yin Jiang, Yunnan erupted and I felt the powerful convulsion though I just stayed in a peripheral area. The next day, a disastrous tsunami and earthquake occurred in Japan. From television, I saw frightening and heart-breaking scenes of the disasters. From what I saw I was induced to go to Yin Jiang to help the suffering people there. I visited and appeased those who lost their homes and stayed in tents and those who were injured and stayed in hospital. I hugged them and wept with them so as to allow them to express their inner sorrows.

In the third journey, I went to Cambodian, Vietnam and Laos, visiting former classmates of LTS. Had I not been a student in LTS, I would not have thought of going to these places. I stayed in their homes

so that I could experience the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 of the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It is really the grace of God who guided me to go there. The fourth journey was a spiritual journey. I went to the Pray Hill of South Korea. I prayed and meditated there, confessing my sins and requesting for God's mercy and forgiveness. In the few days of silence, praying and bible reading, I experienced God's revelation and close contact with Him. This trip was really good and full of blessings.

The final trip was going to America to visit my little sister. During the period, she was made redundant by the company in which she had worked for ten years. Also one of her best friends passed away because of sudden disease. She was very upset. God let me spend this period with her during her hard times, to share with her feelings and talk with her intimately. I also prayed with her and her husband, although they were not yet Christians up to now.

In conclusion, the aforesaid trips were not well planned beforehand, and I did not know why one trip followed so tightly with the previous one. This arrangement must have been made by God through His grace. Every person and every incidence that I encountered in the trips gave me a lot of inspirations which helped me understand that my panic syndrome that exposed in 2010 had its root in my young ages. But God's grace and love far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He accompanied me to face and tackle the syndrome. If I was left to my own device, I could never know how and why I had contracted this disease. Yet God in appropriate times revealed to me the reasons. God's grace is really great.

In LTS I have yet to go through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of my program. Maybe there will be more eventful incidences happening to me. Yet I believe that if these incidences are permitted by God, they can be shouldered by me and their occurrences are to my benefit. Hallelujah! Thank God!



Dr. Hsiao, Mabel & Kinsti Kena

## My years at LTS

Mabel Wu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TS

Walking up to the Pak Tin village, the LTS old campus, for the first time, I could not help thinking: "Oh! This is a primitive place." I was there for my interview to replace my friend as the piano instructor. Dr. Andrew Hsiao, the late President of LTS, welcomed me warmly and put me at ease.

After I had been the piano instructor for a couple of years, the Norwegian choir director, Per Tveit, had to return to Norway, and I was invited to be the new choir conductor. That was in the early 1980s. During those days I had only around 15 or more students in the choir, but they were all very enthusiastic. Many evenings you could hear them practicing and singing the choral music around the piano. It was like a family musical entertainment for the students after dinner. At each regular choir practice break, students would play Jianzi. The fun of the game and the joy of singing bonded their hearts together. Up to today, 30 years later, the students still play Jianzi during choir breaks. This really became an alternative culture of the LTS choir!

My life at LTS in the old campus was rather detached. I was there only once a week teaching from morning till evening. The person who influenced me most at that time was Dr. Hsiao. He saw the

potential in me and encouraged me to study Liturgy. He even put me to the test when Dr. Wu Ming-chieh, the Vice President of LTS, died in 1990. He told me to compose and prepare for his memorial service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moving experience for many who attended that service. At the service, there were times for the expression of sorrow over the loss of our dear Vice President, and there were times of hope for the Resurrection in Jesus Christ. Throughout the months before the service, the sickness of Dr. Wu and the struggles and worries of losing our campus had been like a dark cloud hanging over us, but the service with the powerful music and the Word of God gave us new energy and new hope in Christ. It united our hearts together at those moments of difficulties.

Dr. Herbert Schaefer was another important person who not only encouraged, but was also very appreciative of my musical and litur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eminary. Many wise words from him gave me confidence to go on. Another person was Dr. Thor Strandenaes. He was my true colleague, who allowed me to teach his worship class while he was away. The taste of teaching liturgy inspired me to further my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1983 my family moved to the house my husband's family built at 18 Tao Fung Shan Road. Ten years later in 1993, after getting through many trials and difficulties, LTS moved to the new campus at 50 Tao Fung Shan Road. The Seminary moved close to my home. My first reaction to this new campus was, "Oh! This is a very grand and beautiful campus! I'm not worthy to belong here." But God had His plan and in 1994 I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LTS faculty. What an honor! I was too afraid to accept the offer at first, but accept I did with the encouragement from many wise saints and friends of LTS.

At the new campus the choir has grown from 15 to around 70 students. Every year we have our Annual Sacred Music Worship held at some concert halls or churche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sung many cantatas like John Stainer's 'Crucifixion', John Peterson's 'No Greater Love', Andrew Webber's 'Joseph and, the

Technical Color Dream Coat', 'Psalm Festival', 'Stations of the Cross', 'Because of God's Love', 'Servants of God', 'Manifesting the Risen Christ' and many others by various composers. The LTS choir has gained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look forward to coming each year to worship with us as, they find these events very uplifting and moving.

Many of our graduates remember clearly those times and experiences of singing, listening and blending their voices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choir – everyone expresses their faith through anthems and various hymns by singing with one spirit, one heart and one voice – this corporate effort of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s a part of our Theological training. At times it may be hard for those students who do not like to sing, but in the long run they will learn the proper ways of singing and cultivate the abilities to appreciate good sacred music.

How do I feel about growing up with LTS in these past 30 some years? It has been like looking out from my office windows and, seeing the eagles: they are the only birds that can look directly at the sun, they sometimes soar up into the sky; sometimes dive down into the valley; and sometimes glide effortlessly with the air and currents. This is also how I survived all these long years at LTS: My eyes look upon the Lord, on His wings I soar up to the sky; sometimes I dive down into the dark valley, but I am not afraid, the darkness of the valley is not too dark when I know that the Lord is with me; there were times that I just floated in the air enjoying the moments with my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 The Morning Prayers and the monthly Holy Communion with the LTS community are the source of my strength. I am nourished by the Word of God and I am fed by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who allows me to partake in His grace, His strength, His righteousness and His Love.

May God's rich and abundant grace be upon LTS and guide her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to another 100 years!

## Humble and Stronger!

Enoch Wong

Assistant Editor, Publication Department of LTS



Oliva, Enoch, Shuk Hing & Mawi Vanro, 3 June 2011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fighter, footsteps even lighter...”*

The lyric comes from a song “Stronger” by American pop singer Kelly Clarkson who is also a Christian. It not only encourages the disheartened ones amid global financial turmoil, but also prompts me to reflect what LTS had gone through before her Centennial birthday in a tribulation which finally nourished her and made her stronger than ever.

When I witnessed devoted students, alumni, teachers and staff praying humbly and pleading to God

for forgiveness, mercy and holy cleansing in bracing for the tribulation, my heart was touched. When God-revering students and alumni who were being occupied by study and work spent extra efforts to care for the LTS and organized prayer groups to lift up LTS, they won my salute. They are like spiritual pillars of the seminary and their love moved by Jesus is an invaluable Centennial birthday gift to the seminary. When answers were not enough to explain why the unexpected trial happened ahead of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there is still Jesus who shepherds the seminary. LTS is really blessed!

LTS leaders caught my attention too as they had tried to do their best to uphold the truth and to accept humbly and publicly constructive corrections with self-control, no matter how provocative and unfair were the remarks they had received. Their spiritual courage strengthened by our Lord is a priceless asset of LTS which could keep the seminary moving forward. Though wrinkles resulting from the half-year challenge accumulated on their faces, these natural scars are only historical reminders telling that their efforts were not in vain. Their endurance and quality earn my respect!

Thank God for provid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at the LTS! Praise God for granting me with wisdom to observe the beauty in everything of the seminary. I learnt a lot from whole-hearted prayer of Ms Ruth Sun, lovely care of Mrs Po-chu Groenvold, straightforward kindness of Dr Peter Li, meticulous academic attitude of Dr Pilgrim Lo, together with caution and openness of President Dr Simon Chow. Thank God for surrounding me by a circle composed of some special students, alumni and former colleagues of LTS (like Grace and Shuk-hing). Thank God for LTS!!

